

## 序一：岁月长河里的一朵浪花

◎ 吕锦华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知青岁月”这个特殊年代的特定词汇，他们是完全陌生的。他们不知道这个陌生的词汇里究竟蕴含了多少人的甜酸苦涩无奈彷徨，更不清楚有多少人的青春岁月理想抱负梦想追求，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曾经闪光，曾经绽放出美丽的花朵，然后，又被时光烟尘悄悄地抹去。

马定海的这本描写知青岁月的书，正好弥补了年青人的这个空缺，向大家多角度地展示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是如何怀着一颗红心奋战在乡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的。他们起早摸黑风里雨里；他们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他们与当地的农民一样啃萝卜干却担起了队里繁重的体力活；他们忍受孤独寂寞在狭小的知青房里度着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我曾经也是一名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运动中来到农村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锻炼自己，因此在阅读马定海的这部书稿时，过去的岁月又像画卷一样一幅一幅在我眼前浮现。应该说，我不是一个最优秀的知青，在开头来到农村的日子里，我曾经也激动过兴奋过，也曾下过决心要一辈子扎根农村，做一个贫下中农欢迎的好

知青。但在后来艰苦的劳作中和寂寞的生活面前，我终于也动摇了，尤其是看到一些知青有的去了大学读书，有的进了工厂当起工人，我开始也在心里祈盼有一天能早日离开农村。因此与马定海书中撰写的一些人物相比，我是做得非常非常不够的。但不管怎样，三年多的乡村生活还是给了我太多太多的东西，这是一笔我一辈子都享用不尽的财富，比如当地农民的善良淳朴，比如在逆境中渐渐养成的坚韧性格和吃苦精神，比如……我后来有一些写乡村的散文得到好评，我想与我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生活是大有关系的。人太顺当了不好，尤其是年轻时吃一点苦，这对自己的成长是大有好处的，作为过来之人，这是我们的真切体会。

感谢马定海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这些年来做了大量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使这一段与我们已渐渐远去的生活，又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想岁月不会忘记我们曾经的付出，而历史更不会忘记我们谱写的乐章，战天斗地，播种耕耘，我们的青春年华虽然适逢一块贫瘠的土地，但我们在块贫瘠的土地上挥洒热血各显才华，从而使我们的生命里又多了一层别样的滋味。当然，作为回报，这块土地也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比如如何在困境中生存，比如如何不屈不挠去实现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目标，比如……

由此，我忽然想到了，人在年轻时吃一点苦其实真不是一件坏事，至少它会让人变得坚强，变得成熟，当然，许多知青回城后并没有获得理想的工作，后来在企业转制新旧体制改革时又过早地失去了工作回到家中，但作为一个时代的烙印，我们也只能这样了，我们只要把自己曾经有过的工作干好了，我们也就无愧于这个社会了，这总比那些整天生活在一种空虚茫然的无所事事中的人要好得多，要充实得多。

生活总是在向前发展的，我们现在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但我们不能忘了过去，不能忘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曾经有这样一代年轻人，他们朝气蓬勃，满怀理想；他们浴血苦战，挥洒青春；他们尽管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但他们辛勤耕耘，任劳任怨；他们的物质生活非常清贫，但他们的精神领域里永远充满阳光富有多彩。——而这种情怀这种精神，我想不管时代发展到了哪里，都是需要的，都是不能丢失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自豪、也是留给后代最珍贵的东西呵。

希望年轻的朋友能从马定海的书中读到一些东西，读到自己的父母曾经光彩夺目的人生，从而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好的把握；而中老年的朋友则能从书中读到自己逝去的岁月，从而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有更好的一份设计；珍惜光阴，好好生活，这就是我在读了马定海的这本书后的一份感受、也是送给大家的一个美好祝愿。

以此为序。

2009年7月于吴江正大家园  
(序作者系苏州市文联副主席，散文家)

序二

○俞 前

去年,我把我的《生涯的午后——人生五十纪实》送给定海时,他说,他的人生中也有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有他洒下汗水播撒的青春记忆,有他饱尝辛酸苦辣的生活记录,那就是他十年的“知青”生活。在这段生活里,他也遇上了各种人物,那些人的形形色色的行为和截然不同的命运遭遇,至今不时地展现在他的脑海里,他说他要写出来。一年时间,他果然把这本《回望激情岁月——下放知青面面观》拿到了我的桌子上,嘱为写序。

当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多少青年，怀着在广阔天地炼一颗红心的雄心壮志，上山下乡干革命。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伴随着共和国坎坷的步伐，走过了它兴衰跌宕的历程。至 70 年代末结束时，已有近 1800 万城镇知青被下放到农村。它不仅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还牵动了亿万城乡居民的切身利益，定海是其中的一分子。当年的知青现在全部回到了城镇，然而这段历史多少人还记得犹新。

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人面对不同地域、不同自然

环境的认知所得。我与定海交往很多年了，他是个有心人，写作很勤奋，积极参加市作协和垂虹文学社的活动，不时地来我这里交流文学创作。他发表了不少作品，有文学作品，也有人大工作的文章，出过一本集子，而本书的十几万字，与以前的书不同，是下放知青的写照。我没有上山下乡，我的生活中就缺少了这么一段经历，读了定海的书，书中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件件活脱脱的事，让我犹如亲临其境……我深深地被其中的故事吸引住了。

作家叶辛说过这么一段话：“知青史反映了整整一代年轻人和我们共和国的成长，读者对知青题材作品的热爱其实没有减退过，所以关于知青的作品是写不完的。”去年是知青上山下乡 40 周年，全国各地出了不少反映知青生活的书。定海的这本书，也是反映知青生活的，不少人和事是当时日记中的记录，是他当时的所见所闻。我想，这也应该是吴江文学艺术的一个特殊的成果，虽然本书词语并不华丽，但从朴实无华的叙述中，经历过这段生活，或没有经历过这段生活的人读了它，均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时代，了解当时一代人的不平凡的人生，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也能引起人们对社会和对人生的一种思考，我想，这也是定海写这本书的意愿吧。

是为序。

2009 年 6 月 22 日

（序作者系吴江市文联主席）

## 目 录

序一：岁月长河里的一朵浪花 吕锦华 / 001

序二：俞 前 / 004

### 1、得到培养的知青

广阔天地显本领 锻炼培养成栋梁 / 003

### 2、上调进城的知青

上调回城多努力 各有途径和幸运 / 031

### 3、自学成才的知青

艰苦环境刻苦学 坚持自学终成才 / 069

### 4、病退回城的知青

病退回城作舟楫 有真有假假亦真 / 129

### 5、学当“五匠”的知青

天下三百六十行 学当“五匠”闯四方 / 159

### 6、留守农村的知青

激情岁月下农村 广阔天地留守人 / 203

后 记 / 228

公元一九六八年开始及以后的若干年间，成千上万的学校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农村接受再教育。

下放知青在农村的生活是一部丰富而厚重的大书，至今虽时隔多年，但却难以忘怀。随着回忆之门慢慢打开，让我们从多方面来回望当年下放知青在农村的情景……

# 得到培养的知青

——记“五七”干校的知青

## 得到培养的知青

广阔天地显本领 锻炼培养成栋梁

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年轻热情、头脑聪明、反应灵敏、充满青春活力，又有一定文化知识，接受新事物能力强。其中有一部分知青不仅能很快进入角色、适应农村艰苦的环境，而且学有所用，表现突出，成绩斐然，深受农民欢迎，在农村经过锻炼培养，成为各级、各类、各方面的人才或领导骨干。他们是下放知青中的佼佼者。

A 知青就是下放知青佼佼者中的一个。他来自 H 城市一所中学的学生。父母都是工厂工人。A 知青自小就勤奋好学，爱动脑子，学习成绩优秀。父母虽只有他一个儿子，十分爱他，但从不溺爱他，从小就教育他多动脑，爱科学，爱劳动，家中许多家务活都叫他做，他总是干一样像一样，干得有头有尾，爸妈很是满意。

A 知青下放农村后，很快就适应了农村生活环境。虽然农村生活要比城里家中生活艰苦多了，而且样样事情都必须自己做主，自己去干。但对于 A 知青来说并非十分困难。一是他对自己在农村的生活充满信心。二是他自小就会做家务，到他下放农村时，家务活中许多事情他都会干了。A 知青爱动脑子，爱学习，劳动积极。他虽人长得并非高大魁梧，肩阔腰粗，力大惊人，他很普

通、很一般，中等身材，甚至是细胳膊细腿。但他在农村却生活得滋滋润润、如鱼得水，使自己在锻炼中得到茁壮成长。他虚心向农民学习，时时琢磨农业知识、钻研农技，很快掌握了许多知识。他记录的天气、农作物生长、土地结构、农田水利等各方面的日记本有 20 多本。农民们称赞他，就连许多老农民也佩服他。他成了“农业通”。他看天气十有八九地准，仅看天气的技术知识，“雾露深、跳落井，天上满天星、明天天气晴，蚂蚁搬家、天要下雨……”就记录了好几本日记本。他看土地就知道是什么土地结构。最适宜种何庄稼，他看庄稼就知道什么时候可浇水了，什么时候该灭虫了，什么时候该上肥了。A 知青学会这些本领，是来之不易的，是付出许多艰辛，克服许多困难才获得的。他曾记得刚来农村时，重活干不动，队长就常常派他干轻活，常常让他在生产队公场、生产队仓库里干轻活。但他常常抽空到田里去走走、去田头看看。他不管干任何活，也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听到有关农业生产技巧、看天识天气的技巧或谚语，他都要认认真真、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夜深人静，人们早已进入梦乡，他却还在煤油灯下整理资料，这样持之以恒，日积月累，积累了许多有关农业生产各方面的技巧和知识。起先，他这样做许多农民对他经常写写划划，不理解、不明白，认为他是个书呆子，有的取笑他是大知识分子、教授，有的嘲笑他是专家、大科学家，他都一笑了之。为此，他的师傅、生产队长都分别地问过他，和他谈话。当了解到他虚心好学，立志要为农村、为农业生产出力作贡献时，队长感动了，师傅感动了、农民感动了。大家从起先的不理解他、嘲笑他一下子转变成为关心他、支持他。即使这样，他勤奋好学也并非顺利。有一次秋季双抢大忙即将结束，乡亲们接连辛苦劳动了好多天，于是队长问他，

“明天天气怎样”，“明天又是个晴天。”A知青昂头看着天上明月和星星不假思索地回答，“而且不仅是明天天气晴，就是近几天也不会有雨”。A知青又肯定地这样加了一句。“好！”队长听了突然高兴地边用手拍着A知青的肩膀，边说好。第二天全生产队农民休息一天，队长特地还杀了头母猪分给每家，犒劳农民。因为队长心里想，全生产队自秋季双抢农忙以来已连续没日没夜的劳动好长一阶段了，农业生产进度较快，因此想让大家好好休息一天，以更利于下阶段的农业生产。至于田里还有一部分稻子没有收上来，因为连续天气好，推迟一天，不会有问题。队长对A知青的天气预测丝毫没有怀疑，因为此前A知青预测天气已有多次，次次都准确无误，队长相信，农民休息的这天肯定会是好天气，近阶段的天气肯定晴天。但是当队长通知所有农民都休息的这天，事与愿违，秋天的天气变化多端，早上还是天高云淡，晴空万里，快到午饭时，天空忽然堆起了乌云，而且很快便刮起了风，队长一看天气不妙，立即通知农民，组织人员下田抢收田中的稻子时，接着便是劈哩啪啦地下起了阵雨。这场雨足足下了有半个多小时，这场雨下得真不是时候，半个多小时的大雨，已把田中尚未收尽的稻子浮在了水面。A知青见了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队长和农民见了，急得是怨声连连。农民们在队长的指挥下冒雨挖沟排水，捆稻、挑稻、装船、叠堆，运往公场，稻子运到公场上因公场上全是水无法晾晒，只能在公场地稍高处叠成大堆。经过半天时间的奋斗，田里的稻算是全部抢收完毕，但收下来的稻已全部湿透。这时有些人就埋怨起A知青来。说是因为A知青对队长说明天天气晴，而且近几天不下雨，队长才叫大家休息一天的。又有一些人赞同这说法，你一声、我一声地附和着，并且责骂起A

知青来。A 知青呢，只是一言不发，默默忍受，拼命干活。可是第二天，天又下了阵雨，第三天也还是下雨，这样连续几天，由于堆在场上湿透的稻子没有得到及时的晾晒，以致后来许多稻谷全成了“黄糙米”，有人提出这笔账要跟 A 知青算，这个损失要由 A 知青来承担。也有人说以前 A 知青看土地看植物看天气看得准是靠运气、碰巧，实际上，他是个骗子，现在露真相了，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了。这些人经常在队长面前唠叨、挑拨，怂恿队长去跟 A 知青算这账。但是队长虽嘴上也狠狠地责怪 A 知青，实际心里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件事自己也有责任，是自己做出决定让农民休息一天的。再说 A 知青是个好知青，他学到的农技知识完全靠刻苦自学而成的。这种精神可敬可佩，至于这次他看天气预测不准，这是学习道路上的必然经历，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不失误的。于是，队长专门召开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会上他首先就此事向大家作了检讨，紧接着却大大地表扬了 A 知青一通。还公开表示不论对 A 知青的以前的学习农技精神、或者现在的掌握农技状况还是今后的学习农技的历程，他都会全力支持，并且希望大家都支持 A 知青。队长的一番话，使 A 知青深受感动。他边流泪边表示一定以此事为教训，要更加刻苦学习掌握农业知识，更好地为农村服务。队长的一番真诚话，A 知青一番真心话也深深感动了全体农民，乡亲们不但原谅了 A 知青而且比以前更关心、更支持 A 知青学习农业知识。农民们不但在生活上关心起 A 知青，家中有好吃的东西总要送给 A 知青尝尝，而且还主动地接近 A 知青，把自己知道的农谚、农俗、农技知识告诉 A 知青，尤其是老农，他们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在田野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天天背负蓝天、面朝黄土艰苦劳动，黑黑的脸上布满沧桑印记，但

他们积累了许许多多宝贵的经验，现在见 A 知青如此有心、十分认真地虚心向他们学习，都十分高兴地毫无保留地把经验全部传授给他。在 A 知青的家中，每天晚上，总有三两个老农在与 A 知青促膝交谈，这种交谈是真诚的、是随和的、是轻松的、是实实在在的，他们边聊天边谈农技，边互相探讨，更多时候是老农口述、A 知青记录。老农民和新农民、老经验与新经验的交融在随和中进行。在随和交流中探讨，在随和探讨中互相提高，每天都交谈得很晚很晚。而且这种交谈、交流、学习，可立即付之于现实实践中去认知、论证和提高。而 A 知青从此更是全身心地投入了学习掌握农技知识之中了。每天晚上，A 知青和农民交谈、交流、探索、记录、整理农技知识，每天清晨，A 知青在田头转来转去，手中拿着记得密密麻麻的本子一会儿看看农作物、一会儿看看本子，一会儿看看天气，一会儿看看土地，一会儿站起，一会儿蹲下。回到家中，A 知青就把田头了解掌握的农技记在本子上。日子一长，A 知青把自己生产队整个的农田、农作物情况都一一详细记在 10 多本本子上，又把具体情况制成图纸挂在墙上，一目了然。渐渐地 A 知青重又成了农民的知己者、农技通，特别是经过后来的几次经验预测，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帮助，农民们很是受益，不但更增添了 A 知青的信心，也增添了农民们的信心。这年全大队有几个队农业歉收，有几个队与往年持平，而 A 知青的生产队却获得大丰收。年底生产队分红，平均每户农户要比往年增收 100 元，全队每家每户，每个农民都高高兴兴，过年时人人都喜气洋洋。在生产队的农业生产丰收中，在农民的分红中，在人们的喜气中，饱含着 A 知青的辛劳和汗水，乡亲们人人心知肚明。这年过年，有许多农户都请 A 知青做客吃饭。队长更是乐得合不

拢嘴，常在人前背后称 A 知青是个好青年，是生产队的福星。

A知青刻苦好学，一心为农的优秀事迹被生产队农民广为传说，很快全大队、全公社都知道了A知青的优秀事迹，不久便被大队部领导聘任为大队农技员。A知青虽身为大队农技员，但没有忘记自己生产队的农业生产。他还是与原先一样，每天都要抽空去自己的生产队田头转转看看，把自己的看法告诉农民和队长。当然，他现在担子重、责任大，要对全大队农业生产负责。因而他没日没夜地在各生产队田间忙碌着，及时向各生产队提供农技知识，也由于A知青掌握着丰富的农技知识，为全大队农业生产丰产丰收夯实了基础。许多时候，A知青站在大队部广播室，通过广播，向广大农民讲解当前农业生产情况，需要注意哪些环节，做好哪些方面工作。全大队每天的天气预报也是A知青在县气象台预报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预测亲自播报的。农民、干部看到全大队的农田庄稼都长得油绿油绿、茂盛茁壮，心里都乐滋滋的，这年全大队农业生产都大丰收，大家都夸A知青农业技术高、有本领。A知青得到越来越多的人尊敬他、关心他、支持他。他的先进事迹越传越广，他的名声越传越远，越传越响。时不时地有公社干部来找他交流农技知识。公社及时选拔人才，在A知青任大队农技员半年后被抽调到了公社当农技师。现在A知青肩上担子更重了，为了使他充满信心去面对未来，公社党委书记亲自找他谈心，谈了很久，表扬他在农村大有作为，感谢他对农村做出的贡献。最后语重心长地鼓励他，祝愿他好好干，使事业有成，为农业生产、为农村多作贡献。A知青自在公社当农技员后不但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办公桌，而且可经常性地去图书馆阅览许多有关农技知识的书。更让他高兴的是在办公室边的连着的一小间

房内搭有一张床，办公休息都很方便，办公室装有电灯，整间屋都亮堂堂的，看书写字十分清楚。A知青去公社报到那天，全生产队老老少少都来到村口相送。师傅、队长、大队干部一直把他送到公社。A知青临走，什么也不带，就带了劳动工具和书籍及记得密密麻麻的几十本本子。农具是他到公社工作在农科试验田里干活要用的，本子记载的既是全生产队农民的生产经验又是A知青辛勤学习积极探索的结果，更是他今后工作的好帮手。A知青自公社上班后户口迁入镇上，开始拿工资，而且享受的是干部待遇，自然生活要比在农村时要舒服许多。如果他把工资全用在改善自己生活上，也无可厚非，他所以有他的今天，完全是靠他自己奋斗得来的，那他过的生活肯定是蛮优越的。但他没有这么做，他还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把钱省出来买了许多有关农技书籍、许多练习本和笔。这些他自有妙用。A知青的确很忙，他经常背起背包带上干粮、书籍和本本，走这村赶那村，饿了在田头吃口干粮喝口水，累了在田埂上歇歇再继续干，他每到一个村就把包里拿着的有关最新农作物防病治病书籍和本子，送到大队农技员手里，并且和大队农技员一起商量研究目前农作物生产情况，当前应注意什么，应做好几项工作等，并全都记在本子上。除了跑乡，A知青还要经常给大队农技员上课，讲授他学到的许多农技知识。到了夜里，他常常在办公室不是挑灯夜读农技书籍，就是为上课备课或者整理当天下乡掌握农技信息、农作物生产情况。他还在自己办公室、公社会议室内墙上贴着“全公社各大队农作物生产情况及当前应采取几项措施的实施情况”，这样不但自己而且所有公社干部见了都做到全公社农业生产情况心中有数，以便把主要干部力量放在后进大队。公社农技站由于A知青的到来增

添了不少活力，农技队伍加强了力量，农技工作有声有色，农业生产按季按时按部署进行，为全公社农业生产丰收创造了条件，这一年全公社粮食总产量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A 知青被任命为公社农技副站长，并且被评为县级先进生产工作者。此时的 A 知青不但在农技知识上不断得到提高，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也由于他经常风里来雨里去地忙在田间，常常是一身泥巴一身汗，皮肤也因此晒得黑黑发亮，与农村小伙子一模一样了。父母见了很心痛，劝儿子，现在已是城镇户口的国家干部了，何必再像以前那样东奔西走、没日没夜地忙，况且已到了找对象结婚成家的年龄，而晒得黑乎乎的脸给找对象带来困难。A 知青心中却想，自己虽下放农村后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为农业生产、为农村出了一点点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农民没有忘记我，支持我，培养我，使我从一个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成长为一名城镇户口、拿工资的国家干部。我不能只图自己舒适和享受，而忘了自己工作职责，忘了本。A 知青耐心地说服了父母。公社领导劝 A 知青要注意休息，做到劳逸结合。他总是笑了笑说自己休息得很好、劳逸结合得很好。农技站的同事劝他多休息，他总是说自己是农技站领导，肩负着全公社农业生产的技指导重任，自己应该冲在前面带好头。他如是说，也这样做，始终尽心尽责、勤勤恳恳地奋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干部、农民都暗暗敬佩他。

A 知青在公社农技站工作的第三年，这年开始在各地推荐工农兵上大学，A 知青所在的公社有 3 个名额，其中 1 个名额被安排在农技站，公社领导的意思是推荐 A 知青上大学，理由是，A 知青当公社技术员虽很优秀，当了农技站副站长也有一定的领导才能，但文化程度只是个中学生，如送他去上大学提高了文化知

识，那他学农技更是如鱼得水，回旋有余，当农技站领导更是领导有方了。但 A 知青的想法却不然，他认为名额来得不容易，坚持要让比他更年轻的农技员或者让默默无闻地在农村干了多年下放知青去上大学。无论公社领导再三找他谈话总说服不了他，又听听 A 知青所说也确有道理，最后这个名额还是安排给了下放的知青。A 知青不上大学并不是说就无法提高文化知识。他凭借着公社里有图书室，图书室内有许多各种各样图书，借图书还图书都十分方便，他工作的确十分忙，但他硬是利用早起床、晚睡觉，在图书馆借来了许多书，硬是啃了一本又一本。同时将几年来学到的、听到的、见到的具体农技实例分门分类地记录整理起来。夜深了、人静了、月高了，人们早就休息入睡了，A 知青还在灯下努力着，他似乎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黑夜、忘记了睡觉、忘记了休息，在他身上似乎永远精力充足、不知疲倦。他写出的农业生产农技知识都是活生生的材料，本乡本土的具体例子，写出的也就生动丰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辛勤耕耘总有收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日积月累，两年下来，在公社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县农科所的指导下，A 知青竟然写成了一部书、一部活生生的本乡土的农技书。这是他的第一部处女作也是他多年来的劳动结晶。是符合本地实况的承上启下的农科书。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受到广大农村干部、农技员、农民的欢迎，纷纷写信向他祝贺。这本书很快被县农科所当作农艺学校或组织农村农技员培训的教材。一些农校、公社、大队都派人前来请 A 知青去上课，传授农技知识，有的公社、大队干部干脆就组织农技员带着笔和本子前来取经、学习。A 知青名声鹊跃，优秀事迹广为传颂。

两年后，A 知青被抽调到县农科所工作，不久还当上了农科

所领导，他虽官做大了，但他仍和原来一样，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农技员。常常忙碌于农村、田头，忙碌于图书馆，忙碌于办公室。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一本正经地答：人生在世，学无止境，多作点贡献，多一点价值。

F知青也是下放农村知青中的佼佼者。他在下放前是X城市里一所中学的团支部副书记。他自小就有突出的组织领导能力。进小学读书他是第一批加入少先队，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毕业一直品学兼优，当班长，有好多次学生夏令营活动、学雷锋活动、帮助困难学生、后进学生活动都是他倡导和组织实施的。升入中学又是第一批加入共青团，半年后任学校团支部委员，一年后任团支部副书记。他担任团支部委员和副书记，出谋划策，积极主动发展团员，开展团员活动，把全校团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当学校开始掀起知识青年下放农村运动时，F知青就立即报了名，在他的鼓动和带动下，他所在的班大部分同学全都报了名。学校知道他有组织发动能力，请他参加了由驻校军宣队、工宣队、学校领导和学生干部组成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以自己的实际例子去发动、鼓励、说服更多同学报名下放农村。一是由于国家政策的硬性规定，二是由于领导小组的积极工作，全校很快就顺利地完成此项运动，最后，除了极少数同学继续留校读书和进厂当工人外，全部报名下放农村。奔赴农村这天，F知青在全市下放知青表决心大会上，第一个跳上台，举起手臂，雄心勃勃地作了发言，宣读了誓词，表示一定要在农村大有作为的决心。会后所有下放知青在一片锣鼓声中、爆竹声中、口号声中匆匆地坐上长途汽车奔赴农村。F知青胸戴大红花，手握毛泽东著作自始至终地走在队伍前列。在下放农村的知青中，F知青

的威信较高，大家都称他为“大哥”。F 知青下放农村后，虽环境变了、条件变了，而他的组织领导能力没有变。他主动联络全大队下放的知青，了解生活、劳动情况，组织召集全大队下放知青开座谈会，以此加强联系，互相了解、互相帮助、共同克服困难，他自己也经常积极主动参加农业劳动，虚心向农民学习，掌握劳动技术。农村的农业劳动，许多是靠重体力的，长得身高一般、体力一般的 F 知青虽不能样样农活胜任，尤其是罱河泥、犁田、挑秧等重体力劳动没法胜任，但他谦虚好学，主动学、认真学，使他的师傅和农民很是感动，于是乡亲们经常鼓励他，手把手教他劳动技巧。F 知青平易近人头脑灵活、能说会道，他时时关心国家大事，他下放农村时带来的一只小巧的半导体收音机，常常带在身边。他经常把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时事新闻讲给农民听。他还自订了报纸，经常把报纸带到田头，当农民劳动中暂休一会时，就读报给农民听。他还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认真阅读毛泽东著作，他可以把毛泽东著作中的许多文章背出来，运用于实践之中。因而他与别人争辩起来既有逻辑性又有哲理性，辩得人家口服心服。F 知青的特长很快被队长利用起来，协助队长做社员思想工作，甚至于谁家有何家庭纠纷也请 F 知青调解。F 知青做工作也一心一意，十分卖力。凡经他调解的农民都会说他调解到大家心里了，让人从心里佩服。日子一长，村里原先一些人经常争吵、赌博的风气明显好转。农民都夸 F 知青作用大。F 知青心里明白，要使全生产队长期保持良好风气，安定团结，单靠几个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动员更多的力量来维持好风气，同时还要树立起各种各样榜样人物和丰富多彩的有益活动，他的想法得到队长的大力支持。队长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要在生产队先树立五

好家庭，即：农业生产是好榜样，家中是好家长、好夫妻、好儿女，家庭是好家庭，取得经验再在全生产队推广。于是队长立即召开了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宣布这一活动，希望家家参加，人人参与，半年后进行总结评比。这活动当场受到广大社员的支持和响应。不久一轮农业劳动竞赛展开了，争先进、赶先进，比、学、赶、帮、超活动在全生产队轰轰烈烈地开展，农民们热火朝天地投入生产劳动之中，而在家庭中，敬老爱幼，夫妻互敬互爱的良好行为蔚然成风，家庭和睦相处，全队安定团结。同时为丰富社员业余文化生产，队长让人在生产队公场仓库边专门辟出一间约 10 多 $m^2$ 的房子作为书报阅览室，由 F 知青义务管理，阅览室内有亮堂堂的电灯，自己砌的砖凳和木板凳，书报架上有几份报纸和几份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刊物，阅览室虽设备简陋、书报简单，但这是生产队农民们自己的阅览室，在这里阅览书报不仅免费，免除借阅手续，而且门敞开，全天候的，不论谁，无论何时来都可随时阅览。这里成了农民们消闲、学习交流的好去处。每天傍晚，这里常常聚集着许多农民，有的在看报，有的在阅读杂志，更多的在交谈，农民们交谈内容虽大多是生活琐事，家庭杂事，但都是与五好家庭相关的，谈得是那么的倾心，如此的热烈和真诚。通过交谈，不仅增加了交流，加强了联系，增进了了解，巩固了友情，而且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帮互助，达到共同提高目的。慢慢地，生产队图书阅览室也成了队长和 F 知青调解农民家庭纠纷的地方了。农民家庭一旦发生纠纷往往就说，“去，到阅览室说理去。”生产队轰轰烈烈地开展各项活动时，当时正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斗私批修。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大队部，大队干部知道后立即找队长谈话，谈得很久，从当前国内外形势谈到当前阶

级斗争新动向，从阶级斗争新动向谈到当前的任务，特别是要做的政治工作任务。接着又从全大队的形势谈到生产队形势，从生产队的形势谈到队长所领导的生产队目前状况，并直截了当地对队长说他领导的生产队目前状况很糟，“封、资、修”有所抬头，只管生产不问政治的问题很严重。要队长立即取消劳动竞赛、争创五好家庭等活动。最后拍了拍队长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要时时刻刻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和人民的培育和信任，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取消各项活动还是坚持开展，取消吧，全队农民积极性高，而且已初见成效，受益多多，不取消吧，这是政治任务，是斗私批修、是批封、资、修的需要，况且自己年纪轻、出生于贫农家庭，是革命接班人，是红苗苗，刚当队长时，大队干部曾明确对他说：“好好干吧！当好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为此事，队长接连好几天思想斗争。他找到了F知青商量此事怎办？F知青也拿不定主意，最后，他们决定让全生产队农民决定。在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上，队长把此事前后经过和大队干部意见详细地向全体农民作了汇报，农民们的意见明确坚定，劳动竞赛不能取消，书报阅览室不能取消，五好家庭不能取消。队长很为难，农民坚持不取消，大队干部明确要取消，怎么办，大家思来想去，最后想了一个办法，生产队书报阅览室改为生产队社员政治夜校，劳动竞赛改为学大寨见行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争创五好家庭改为争做社会主义新农民。各项活动顺顺利利地按部署开展着。而各项活动中，F知青既是发起者，又是带领者，更是参与者，始终走在前列。在学大寨见行动活动中，在F知青建议下建立了青年突击队，这支突击队朝气勃勃，雷厉风行、战斗力强，哪里有困难冲到那里，哪里需要出

现在那里。这支队伍人见人爱，人见人夸，而凡被 F 知青在生产队书报阅览室调解家庭纠纷的人，都是怒气冲冲地到阅览室，心情愉快地走出阅览室。农民们都喜称 F 知青为“老娘舅”。

很快，半年时间过去了，按照预定目标和要求，要对活动总结和评比出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典型榜样。为表示公平公正，队长特地召开了全生产队社员大会，让全体农民来评选。会上 F 知青虽没成家，但大家一致地首选了队长和他。接着又评选出了另外 5 家。会后，队长和 F 知青把这些被评选出的榜样写成材料，在生产队黑板报和大会上进行宣传和推广，后来，大队部知道后也引起了重视，决定借鉴经验，在全大队推广。这些榜样材料同时在大队部广播室向全大队社员宣传。不久，F 知青被聘为大队人民调解员和团支部副书记。F 知青的优秀事迹很快传遍了全大队每家每户、每个下放知青，许多农民都来祝贺他，向他道喜。F 知青戒骄戒躁，依旧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一位普通的下放农村的知青，在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他更加努力地工作了。他常常一方面走东家串西家，哪家有纠纷去哪家。一方面，经常参加生产队劳动。还要常常抽出时间来开展团支部工作，晚上，往往是匆匆忙忙地吃过晚饭就在煤油灯下学毛泽东著作、学习调解知识，写学习心得。每天工作得忙忙碌碌，一段时间过后，经过 F 知青拼命地工作，各项工作虽也开展得顺顺利利，但他太累了，累得他似乎要垮下来了。他经过认真总结，意识到自己工作的不足之处在没有充分培养积极分子、青年团员，应该发挥他们的力量。他的建议详详细细地向大队团书记、大队书记提出，团书记、大队书记听后大加赞赏，并鼓励他要大胆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开展好各项工作，团书记还表示要和 F 知青一起

干好各项工作。在大队领导的全力支持下，在 F 知青大力鼓动宣传动员和组织下，大队团员青年生产突击队成立，通过这支突击队，使每一位团员青年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接着 F 知青又把青年农民中、下放知青中能歌善舞、爱好文艺的人组成了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自编自演本乡本土剧本，到生产队公场、田头去演出，慰问农忙中的农民。利用大队部办公室边一间屋子建成图书馆和政治夜校，图书馆里有 10 多种报纸和各种各类共 1000 多本图书。报纸是大队用钱去邮局订的，1000 多本图书中一部分是下放知青和一些农民捐的，一部分是来自大队部中学学校的，一部分是大队部用钱去新华书店买的。为了充分利用图书馆内的报纸、图书，和大队部中小学校资源共享，师生可随时随地去图书馆借阅报纸、图书。F 知青还组织人员力量编写乡土教材，请大队干部、大队农技员或贫农代表在政治夜校里为青年农民上课，这里也是大队干部和 F 知青为农民家庭纠纷调解的阵地。各项工作搞得热火朝天，蓬蓬勃勃，一年下来，取得明显的成效，宣传队不但在本大队演出深受欢迎，而且还被邀请到外大队交流演出，还到公社汇演并得到了奖状，青年团员突击队农业生产处处冲在前，特别是在帮助后进生产队抢收抢种和冬季农田水利建设中充分发挥了重大作用，得到群众的交口赞扬。团员工作有声有色，青年团员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发挥模范榜样作用，团员中有两人加入了共产党，有 6 名青年加入了团员，F 知青即是两位团员加入共产党中的一位。政治夜校使广大农民得益。由于教材就地取材，自己编写，教员又是本大队的，上课既成本低，又上得生动活泼易懂，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踊跃参加。年底全公社各大队评比各项工作时，F 知青的大队多项工作出色，一下子得了好几块奖牌，许多经验

在全公社大为推广。而最为高兴的是 F 知青的所在大队一年中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农民榜样和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F 知青被评为全公社优秀下放知青的代表，优秀的青年干部榜样，被公社里敲锣打鼓欢送到县里去参加表彰大会。在表彰大会上，大队书记和 F 知青分别作了经验介绍。没隔多久，F 知青又和许多知青代表一起参加了全县下放知青代表大会，会上他也作了发言，交流了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的作为、体会和经验。F 知青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艰辛付出，艰辛付出才能得到发展，锻炼中得到组织对他的培育，艰辛付出得到丰硕成果，在下放知青眼里他是优秀知青、佼佼者，在领导眼里，他是好苗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农民眼里，他是好青年、好领导、好干部、好党员。F 知青成长路上是一帆风顺。由于他的业绩突出，领导能力较强，在大队担任团支部副书记和大队人民调解员一年后就被公社党委调任到全公社最穷的一个大队任党支部书记了。

F 知青调到这个大队，人生地不熟不要说，交通闭塞、经济十分落后也不说，更主要的是一些大队干部无所事事且私心重又不懂领导方式和方法，一味的用强硬霸道高压手段去领导，因而引起群众不满。这是 F 知青未去这个大队上任前就了解清楚的，怎么办？更重的担子摆在 F 知青的面前，为此，F 知青想到自己去这地方开展工作虽然困难重重，但这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领导、好同志，再说越艰苦越困难却能磨练自己意志，越能锻炼和发挥自己的能力。自己不但要全身心地干好工作，而且要干出成绩来。于是他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背了铺盖，带着毛泽东著作和几本笔记本走了半天的泥路去这个大队上任了。一到大队部，他既没有参加大队干部为

他专设的欢迎宴，也没有好好地休息几天。而是一铺好床，就背上背包，带上干粮，立刻赶往最远的生产队去走访每家每户农民，去田头详细了解情况，经过一个阶段的走访调研，既加强了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又掌握了大量的实情。在民主生活会上，F 知青把大量实际情况，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群众需求和应重点做好的工作提出了要求。会上，大家开展斗私批修，批评和自我批评。各自认真总结了以往工作正反两面的经验。思想认识统一以后，大家一致认为必须立即改变以前工作方式方法，改善干群关系。而后在 F 知青带领下，每个大队干部蹲点一个生产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农民排忧解难，能为农民当场解决的问题，决不推诿扯皮，不带回大队解决，如不能解决的问题带回大队后再研究解决。全体大队干部蹲点生产队后，为农民解决了许多困难，深受农民欢迎，更重要的是改善了干群关系，改变了不良工作作风，全大队呈现出安定团结、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接着，在此基础上，F 知青倡议各大队干部蹲点的生产队之间展开一轮学毛选、看行动、学大寨见行动的活动，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党员、团员必须走在前列，起模范带头作用。F 知青还让大队里订的报纸杂志送到各生产队里，让大队干部读报给大家听，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要随时听取农民对自己工作方法意见，同时要把新人新事、先进人物，先进事迹随时向大队推荐汇报。这样一来，的确见效，干部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一心一意为群众服务，政令畅通，各项工作蓬勃开展，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新人新事，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培养了一大批党员、团员干部。后进大队经干群齐心协力奋斗，一年下来，一下子跃入了全公社的先进大队的行列。F 知青在干部群众的心里威信也越

越来越高。成为全公社青年领导干部中闪亮的星星，事业日上，前途无量。公社年底召开三级干部大会，会上着重介绍了 F 知青先进事迹，把 F 知青树立为公社干部学习的榜样，全公社下放知青学习的榜样。

F 知青任大队书记的第二年，公社里安排下放知青上调回城名额时考虑到他。公社党委书记特地找他谈话，并明确表态，F 知青虽是十分优秀的年轻领导干部，但考虑到他可以在城里更好地发挥才能，因此决定推荐他上调回城。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下放知青知道后都来向他道喜，祝贺他调回城，但 F 知青出乎大家的意料，他坚决地表示说，自己虽是城里人，是下放知青，在农村经过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这完全是依靠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培育的结果，这里是自己的第二家乡，自己和农民已结下深厚的感情，经思虑再三，还是把自己上调回城的名额让给比自己更需要的下放知青。多么谦虚的品格，多么坦荡的胸怀，使大家深受感动。看他这么坚决，最后这个上调回城名额给了另一位下放知青。此事作为人们美谈，广为流传。而 F 知青仍像往常一样，辛勤地工作着。

不久，F 知青被送到 X 市党校学习两年，取得了大专文凭，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党校学习回来，他又回到原来他领导的大队继续担任大队书记。一年后，他被群众选为乡长，到乡里任职这天，许多大队、生产队干部、农民和下放知青前来欢送。F 知青又开始了他的新的工作，他将肩负更重的担子，更努力地去开展工作，他将带领全乡干部群众去争取新的更大的成绩。

F 知青，作为下放农村的一名知青，在广阔的农村天地里，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通过自己艰苦努力，使自己才能得到

充分发挥，在党和人民培育下，茁壮成长，他是出色的青年，是下放知青中的佼佼者。

G 知青与 F 知青都是从 X 城市同一所中学下放到同一个公社的，G 知青比 F 知青小两岁，低一个年级晚一年下放。G 知青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中学老师，父亲教语文，母亲教美术。G 知青从小就喜欢文学和画画。他个子不高，瘦小的身体，常常生病。虽不算大病，但父母总是有些担忧。G 知青下放农村后，父母把这一切都如实地向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交待得十分清楚，希望对 G 知青另眼看待，关心照顾，如 G 知青不能胜任或难以干农村农活，父母愿意省吃俭用，在年底拿出钱来为儿子买一年的柴米油盐。G 知青报到农村这天，是父母一起陪着下乡的，他除了铺盖、生活必需品外，就是许多文学书和画夹，颜料和画笔，G 知青这年 17 岁。G 知青年龄小，人又长得瘦小，站在队长和农民面前，大家都认为生产队里来了个孩子。G 知青重活是明显的干不了的，队长就常常派他干轻活。队长在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上明确了自己是 G 知青的师傅，并希望大家在 G 知青生活上、劳动上去多关心照顾，G 知青身体弱不论干任何农活，觉得累了什么时候都可休息。这样一来，G 知青可惬意了，他干轻农活时，常常随身带着书或画夹，一有空就掏出书来阅读，或拿出画夹画画，或用纸和笔写写文章，他看了许多文学书，爱讲故事，讲的故事非常动听，常常是围着许多人，有老人、有孩子、有农民、有下放知青，大家静静地听着，大家听他讲故事都觉得这是一种享受。G 知青不仅故事讲得好而且画画、写文章都精彩，凡看到 G 知青画的画，写的文章的人都赞不绝口，G 知青会讲故事、会写文章、会画画的消息很快流传开来，大队干部虽曾听到过 G 知青父母介

绍过他的这些情况，没证实过，现在听大家都是这么说也就确信无疑了。但到底画得怎样、写得怎样，这得让他当场来试试。当时，各地都盛行在黑板报、墙上、宣传橱窗画大海航行靠舵手、工农兵、知青下放农村等等宣传画和宣传标语，于是大队干部请 G 知青到大队部办公室内当场画画，写标语，这任务当然难不到 G 知青。写横幅标语，他只用了近 1 个小时，同样画一幅宣传画也只用了一个小时，虽然写的字有些大小，画的画不是很逼真，但他动作流畅，写画熟练，速度之快，令在场的干部都啧啧称赞。大家都称他为书画家。很快 G 知青是书画家的传言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为了充分利用 G 知青，让 G 知青很好发挥作用，大队部也需要一名宣传员来负责全大队的政治宣传。大队领导请 G 知青脱产专职在大队部干宣传工作。明确全大队黑板报宣传都由 G 知青负责，全大队张贴的标语也由 G 知青负责，G 知青当然一口答应。就这样，G 知青开始了他一直向往和爱好的写字、画画了，而且更乐意的还是，可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和写文章了。而更舒心的是他不用干农活，可整天在大队部办公室里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爱做的写字、画画的工作。G 知青立即将这一好消息写信告诉了父母。父母立即给他回信，鼓励他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要努力工作，干出成绩。G 知青没有辜负大队干部的提拔培养，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他起早贪黑地扑在工作上。他不但把全大队的宣传橱窗、黑板墙紧跟形势发展内容搞得丰富多彩，期期内容不同，每期都引来许多人围看，而且书写标语从不在墙上或纸上打格，而是拿起笔直接书写。大队干部看他工作认真出色，都表示满意。没几日，公社有一个农业生产现场会安排在 G 知青所在大队召开。为制造大会气势和浓烈氛围，大队部领导要 G 知青马上写出大会会标和

标语，黑板报、宣传橱窗立即换上与大会相关内容。G 知青领到这任务离大会召开仅隔两天时间。时间紧、任务重，而且丝毫不容草率。尤其是会标横幅，大队干部明确一定要写得端正、整齐、美观。为完成好任务，G 知青说干就干，立即动手，他从先易再难入手，先是找资料，从报纸上、从杂志上、从公社下发的材料上认真地找到了许多资料，然后挑选出认为最贴切的材料作为这次大会宣传资料。仅半天时间就写好了许多标语，马上请人去显眼处张贴。接着又去每个宣传橱窗、黑板报写上新的内容。黑板报要求较高，不仅要有报头画，有漂亮的字，而且要有丰富生动的内容。这一工作一时也没人能帮上忙，只能靠 G 知青自己逐个地认真完成。为了按时完成任务，G 知青吃饭时间都用上了，当人们在家吃着热气腾腾的饭时，他只是啃着个冷馍馍。当全大队宣传橱窗全部写好，已是第二天中午时分了。写大会会标只剩半天时间，时间十分紧迫，会标一定是写好提前悬挂，明天早上一定要按时召开大会。对此，大队干部在边上为 G 知青干着急。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 G 知青抓紧、再抓紧时间。“来得及，别紧张，别慌。”G 知青边安慰边上的大队干部边加紧着手中活儿。手中写着的字一笔一划丝毫没有潦草马虎，时间一分一秒、一小时一小时地流过，大会会标大字好不容易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成，但会标全部写好，横幅悬挂起来时已是深夜了。G 知青虽连续工作两天，丝毫没有休息，十分疲劳，但看到自己的辛勤劳动完成了任务，心里十分愉悦和舒畅。第二天，会议照常按时召开，当公社干部看到贴满标语隆重热烈的会场气氛，端庄、整齐的横幅会标、丰富生动的墙报内容时都纷纷称赞 G 知青的才能。G 知青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和许多人对他的夸奖时，心里真比吃了蜜糖还要甜。

这次公社现场会后，G 知青能画会写，短时间出色完成任务，一心为工作的精神受到了公社干部、大队部领导的表扬，从此，G 知青是书法家、画家的名声和他的先进事迹在全公社广泛传扬。G 知青受到了表扬并没有骄傲，相反，他认真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总结，看到工作中主要是措手不及，没有充分准备，差点完不成任务，延误了大事等不足之处。他吸取教训后，注意时时做个有心人。开始经常关心新形势的发展，注意积累各种资料，并且利用空闲时间提前写好准备好各种文字，一旦需要，只要从许多文字中挑选出组成会标，就可节约许多时间，在短时间内较好地完成任务。这一办法也真灵，自这次公社在这里成功召开农业生产现场会后，以后又接连地开了几次，G 知青接任务后都能轻松地完成了任务。于是大队干部对 G 知青的才能和工作更加信任和放心了。

公社里连续几次把大型的会议放在这里召开，会议的新闻报道都是公社里派来的通讯员写的，而自己大队里的新闻报道，从来没有人写过。特别是农业学大寨中出现的新鲜事，很需要有人去总结、报道。大队干部知道 G 知青会写文章，但想到他现在的工作量已较大，再叫他担任全大队通讯报道工作，担子太重了。而当 G 知青知道大队干部想让他增加通讯报道这一工作时，却立即满口答应。并表示出色完成这一任务。于是，从此，G 知青工作更忙了。他不但要负责大队召开的各种会议会标，做好黑板报、宣传橱窗宣传工作，还要经常到各生产队，到农民家里、到生产田头去采访。他的第一篇通讯报道的文章是《××大队打响春耕第一仗》，文章寄出，第二天就在公社宣传橱窗里、黑板报刊登，广播里播出。大队书记知道后握住他的手连声说“好样的”。

G 知青真是好样的，他的才能在农村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对自己严要求，不断进取，在他干好写会议会标、宣传橱窗、黑板报、通讯报道的同时，还想方设法地挤出时间，在写出新人新事通讯报道的基础上认真进行创作，改编成小品、快板等文艺节目，被公社宣传队一一录用。G 知青年轻有为，有这么多才能得到公社领导的关注重视和培养。不久，G 知青便被抽调到公社文化站工作了，G 知青离开大队到公社工作，大队领导依依不舍。G 知青到了公社文化站，生活条件、工作条件都比在农村优越多了。使他的才能进一步得到充分发挥。他知道公社里文化站的工作量大，担子更重。更需要去干好工作，G 知青向文化站领导提出建议，为每个大队培养一名特色宣传员。这个建议不但公社领导欢迎、大队领导欢迎、文化站领导也欢迎。通过大队干部推荐、公社干部、文化站领导物色，很快各大队落实了一名宣传员，全公社一支宣传员队伍建立了起来，为全公社宣传工作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为使各大队宣传员胜任工作，公社文化站专门召集组织他们进行培训，专门聘请县文化馆、大学教师来为他们辅导上课，结合实践，理论培训。文化站领导常常带领大队宣传员到农村到农民中，去田头直接采访去写去画去创作，这样既让学员掌握了理论知识又提高了实际工作能力。一个月培训结束，在欢送时，公社书记亲自到会作了发言，他提出要求大家以 G 知青为榜样，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宣传工作搞得生机蓬勃、有声有色，干出非凡成绩，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这批大队宣传员回到农村后，立即投入工作，使全公社的宣传工作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也使文化站开展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G 知青虽工作很努力，写字、写作、画画又是样样皆能，但

他毕竟不是专业学校毕业的，不具有专业水平。他只是一名中学生，一名很普通的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写作画画业余爱好水平的学生。虽他从小在父母的培育下，掌握了许多知识，但现在要负责在全公社开展好宣传工作，总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为了使自己的工作能力进一步提高，使自己工作得心应手，同时也为全公社宣传工作负责，他把自己的想法向文化站领导、向公社领导汇报，要求为他提供机会去大学培训学习，学成后仍将回到他的第二家乡效力，为全公社的宣传工作出力流汗。文化站领导、公社领导认为G知青反映情况实在，他要求学习深造的目的明确，是一个很好的年轻有为的文艺战线的好干部，为使他更好掌握本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应该为他创造条件提供机会继续深造。就在G知青调到公社文化站的第二年，作为公社里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到X城市一所大学里学习写作、学习画画等知识，在大学的两年期间，G知青学习刻苦，并把自己的学习情况通过写信向公社党委、文化站领导汇报。G知青的父母得知自己的儿子被公社推荐上大学后，万分欣喜，经常到大学去看望儿子，他们为有这样一个又有才又争气的儿子感到骄傲，逢人便说自己的儿子如何如何的有才能，如何如何的争气，现在大学又如何如何的努力学习。

时光如箭，日月如梭，一眨眼，两年时间过去，G知青即将大学毕业。G知青在校学习成绩优秀、表现突出，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离校前，校领导找他谈话，想让他留校工作，留在大学工作，这让多少人羡慕，令多少人振奋啊！G知青的父母曾多次恳求他，答应留校工作，因为留校工作一来使自己艺术水平进一步提高，二来这是一个好单位好工作，是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更何况这学校与父母家同一座城市，照顾父母十分方便。但G知

认为留校工作机会难得，当然很好，但自己上大学前是曾向文站、公社领导作出回文化站工作的承诺的，要言而有信，何况己才艺的根基是在农村，那里十分需要他去努力，去开创，去更好地为农村服务。他婉言谢绝了校领导，再三说服了父母，毅然决然地背起铺盖，满怀信心地回到了农村，回到了公社文化站工作。公社领导、文化站领导知道G知青将要回文化站工作，特意派专人开着机船去X城市接，还组织人员敲锣打鼓地在公社门口欢迎他。

G知青回文化站后立即投入到工作中，他尽心尽力地把自己学到的知识通过帮、带、教传授给文化站同事，教会许多需要学习的大队宣传员。他深深地知道工作的力量、创作的源泉，在生活、在基层、在群众中。G知青经常每到一个大队就和该大队宣传员一起写墙报，一起搞宣传，一起到农民中到田头去采撷素材，收集材料，一起研究探讨，一起创作，因此，一篇篇脍炙人口的通讯报道，一期期丰富生动精彩的墙报，一部部戏剧小品，甚至于一篇篇短篇小说写成，被电台宣传、报道、各级报刊录用。甚至于，G知青回公社文化站两年后，他的第一部来源于农村题材，反映农民情操的长篇小说《我们村里的新农民》创作成功，出版发行。作品一问世，立即受到农村干部农民的欢迎。大家亲热地称他为“农民作家”、“农民的贴心人”。

G知青的才能人人夸，G知青的工作业绩大家有目共睹。不久，G知青被任命为公社文化站站长。当上文化站领导后，他更加大胆地开展工作，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先后办起了图书馆，农民夜校，在巩固公社宣传队的基础上，在好多个大队都成立了宣传队，把许多具有一定歌舞才能的下放知青吸收进宣传队。培

养了一大批文艺爱好者。全公社宣传工作、文艺工作开展得富有成效。有多篇通讯报道、多部文艺作品和文艺演出分别获得省、市级表彰。公社文化站被评为市级先进文化站。G 知青也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县级劳动模范。

G 知青在公社文化站工作三年后，被升任县文化馆当副馆长。报到这天，公社干部、大队干部一起把他送到文化馆。G 知青到县城后不久便找到了爱侣，于是结婚成家。但他虽在县城工作，仍要经常抽出时间去公社、大队，去农村田头，体验生活，寻找创作灵感。他仍要经常到他下放的农村去走走看看，去公社文化站指导工作。

G 知青是一位优秀的下放知青，由于他把自己全部才能倾心于农村广阔天地，才使他的才能充分发挥，他是文艺战线的好领导，是农民的贴心人，因而他领导开展的工作充满生机，他创作出的作品会源源不断，充满生活气息和强大的生命力。自然地会得到广大农民、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当然，G 知青在成功的道路上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这也正说明了聪明来自勤奋，丰硕收获来自辛勤耕耘，这就是真理。

在广大的下放农村知识青年中，在农村广阔天地的锻炼中得到培养的知青有许多，涉及到方方面面，有培养为赤脚医生的、大队、生产队会计的，有培养为人民教师、学校校长、社办厂厂长、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生产队长等等。他们为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在各条战线上努力着、奋斗着，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甚至于后来，上调回城工作后，他们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也同样地发挥着同样的重要领导作用。

# 上调进城的知青

——记山西长治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情况

## 上调进城的知青

### 上调回城多努力 各有途径和幸运

上调进城工作，这是许许多多下放农村的知青的希望和祈求。下放农村，接受了考验，经受了艰难和困苦，在锻炼中磨炼了意志，磨炼了毅力，亲身感受和学到了农民勤劳、俭朴、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诚实善良的优秀品质，在农村劳动生活一个阶段后上调进城工作，把许多好的思想、作风、品质用在工作中、生活中，甚至影响了一生，是得益于浅的。而在许许多多上调进城的知青中，表现出各种形式，通过各种途径上调进城工作的，其中在农村表现积极上进，茁壮成长，大家公认且获得一致好评的知青是大部分、是主流，也有依靠“后台”、背景上调回城的，也有靠“走关系”、“开后门”上调回城的，也有靠幸运机遇或表现很差不受农民欢迎而上调回城的。

下放农村的知青都是刚从学校出来，尚未走上社会，直接到农村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他们年纪轻、精力旺、学习劲头足、接受能力强，因而很容易地把农民优秀品质学过来，充实自己、滋养自己，使自己茁壮成长。年方19岁的M知青来自H市，黑黝黝的皮肤，小方脸，肩阔腰粗，中等身材，不知他身份的人，初次见面，都以为他是位出生在农村的农民。M知青性格直爽，

说话不多但办事总是风风火火。由于身强力大，干活利索、卖力，因此，很受队长和农民的欢迎和赏识，都说他是一位农业生产的好劳力，现代农村的新农民。队长是农业生产的好手，虽已 50 多岁了，但干起活来生龙活虎，一点也不比小伙子差。M 知青拜队长为师傅，队长很乐意，毫不保留地言传身教。M 知青虚心好学，很快就掌握了生产技能，他身强力大加上掌握干活技巧，如虎添翼，干起活来，挑担健步如飞，垒地梨田轻松自如，叠稻囤既牢固又美观……不仅如此，他还学会了扎柴囤、做草鞋，搭瓜棚，搓草绳……农民见了一个个称赞，队长更是笑口常开。大家都说 M 知青是好样的，说他是知青的骄傲，是生产队的骄傲，是队长的骄傲。M 知青好胜要强，在他下放的这年冬天，农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队里的主要男劳动力都在挖渠开沟，妇女劳力都在做菜田麦田，农业生产是十分注重时令节气的，秋季稻收后马上接着是挖渠开沟做田种菜种麦。而其中挖渠开沟兴修水利是确保农业旱涝保收的重要环节。正当大家甩开臂膀干得正欢时，忽然有人提议来个劳动竞赛，立即迎来众人响应。M 知青毫不示弱积极参与。生产队会计立即拿来卷尺为参与者各人量了 20 米长的地段，明确挖沟深度，参与者在同一起点同一时间开始挖沟，谁第一个挖好，谁获胜。而在场劳动的农民都是挖沟比赛的见证人。随着队长的一声“开始”，个个小伙子都生龙活虎地甩开臂膀，随着一次次的手起脚踩锹落，一大块一大块泥块便从沟里掘起被整整齐齐地堆放在沟边，观看比赛的农民有喝彩的、有鼓劲的、有围观的、有评论的，比赛没有多久，有些人便已被落下，慢慢地距离越拉越大，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被落下了，且开始有人主动退出比赛。好强的 M 知青一声不响地闷头挖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啊，虽说他年纪轻轻，精力旺盛，身强力壮，加上下放农村后向农民向队长虚心好学，掌握了许多劳动技巧，但不管怎样，他毕竟下放农村才一年呀，他原是生在城市里，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与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在农村滚爬跌打长大的小伙比，基础条件要差得多。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脚下开挖的沟越来越长，比赛规定挖沟的距离越来越短，领先的人越来越少。M知青的汗水不停地从脸上、从全身冒出，衣服全部湿透，倔强的M知青干部脱去上衣，光着上身干活，而身上突出的强健肌肉引来许多农民的啧啧称赞。比赛结束，农村小伙根土早2分钟完成挖沟得第一名，M知青得第二名。但综合评价下来由于M知青挖的沟要比根土挖的沟整齐笔直，挖出的土堆比根土放得均匀且加上脱衣服用去的时间，大家一致认为M知青应得第一名。劳动竞赛，使得M知青让人刮目相看，队长更是看在眼里爱在心里，夸M知青是好样的。这次劳动竞赛掀起了全队生产热潮，这年M知青所在的生产队冬天农田水利建设保质保量地提前完成，多次得到大队部领导的表扬，并且在全公社各大队生产队推广经验。但根土对M知青的突出表现，尤其是大家都说M知青挖沟比赛应得第一名时，口上虽不说，心里却十分不服。根土和M知青同龄，从小就饭量大，力气大，7、8岁一顿就能吃半斤米饭，到17、18岁时已长成大人，黑黑的皮肤，又高又大的个子，强壮结实的身体，如座黑铁塔一般，他一顿能吃一斤米饭，挑二百斤重担，轻松自如，队里人称黑金刚，根土因为家里穷，小学毕业就辍学在家干农活，几年下来，农活儿样样会，是村里出名的农业生产能手。这次挖沟比赛，大家评他得第二名，心中闷闷不乐，自然不肯认输。于是自这次比赛后不久的一天，许多农民都在挑河泥浇菜浇麦上肥时，根土

主动向M知青挑起比赛，比赛规定以1小时挑多少河泥浇多少田为标准，挑河泥多、浇田多者为胜。要知道厚厚的、满满的一担河泥可要200多斤重呢，要连续一小时不停顿地挑河泥，而且是自己在担子里装河泥，挑到田里又要自己浇河泥，这样连续不断地干1小时是十分累的，何况是比赛，须争分夺秒地抢时间抢速度地干，才能赢得。对于根土的挑战，M知青当然不会躲避退却，他一口应允、主动接战，两虎相争，自然又引来了许多在场农民的围观、评判。于是两个人约定同时拿着空担，各站在相邻一处的河泥塘边，队长一声令下，二人立即行动，熟练地掏河泥装担子、挑担、浇河泥，一趟又一趟、一担又一担，大家看着他们两人在田埂上飞快地来来回回，见证着他们两人劳动比赛的过程和结果。在农村这种劳动竞赛很多很普通，竞赛是自发的，是简单的，是相约而成的，又是自愿和诚实的，竞赛没有水分，不作半点虚假、没有丝毫欺诈，竞赛结果没有奖状、没有物质奖励，有的只是大家的赞扬和钦佩的目光，竞赛目的是增强劳动热情和掀起生产高潮。现在根土和M知青劳动比赛，实实在在。虽两人都十分好强，都迫切想争第一，但在比赛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半点弄虚作假。他们掏的一瓢瓢河泥，装的一担担河泥都满满的实实在在，挑担一路上河泥没有流漏、滴、淌，浇河泥也没有舍远就近，贪图省力，这是在场所有农民见证的。劳动工具在他们手里是如此熟练地运用自如，沉重担子在他们肩上都轻松自如，时间在不断流逝，泥塘中的河泥在不断减少。一小时过去，比赛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在嘈杂的叫“好”声中结束，根土和M知青两人各自面前的河塘正好按时挑完，应该说比赛结果两人不分胜负。但大家看到根土装的最后一担河泥在规定时间内尚未来得及浇，而M知青的担子

中的河泥已浇得干干净净，于是大家一番热烈的议论后，最后队长宣布，这次劳动比赛，还是M知青得第一名，这次比赛，根土不得不承认自己输了，输得是心服口服。后来，根土又与M知青比赛过几次，但比赛下来，绝大多数总是M知青赢。从此，根土不得不彻底佩服M知青了。但也奇怪，经过多次劳动的比赛后，根土对M知青却消除了以前的不满和矛盾，至后来，他们两人的关系竟如亲兄弟一般。更让根土和大家佩服M知青的是有几次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中，为了确保颗粒归仓，避免粮食受损，在天气变化前协助队长带领大家冲在前面，不分日夜地干活，使粮食全部安全归仓。而M知青竟然自己累倒在了田间。

M知青不仅在劳动上表现出色，在生活中，在处事待人上诚实善良，乐于助人。在他下放农村的几年中，谁有困难，乐于相助，经常帮助孤寡老人干家务或农活，每次到镇上或H市里顺便帮农民代购物资，实事求是，从不多取一分钱。他有许多次对村里生活困难户悄悄地给予物资或一些金钱援助。一次村里有位老汉是“五保户”，生病住进了医院，无人服侍，尤其是夜里无人照顾，M知青知道后，马上买了些水果去医院看望老汉，当得知老汉在医院无人照顾时，M知青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收工后，匆匆吃了晚饭，立即走到镇上医院去服侍老汉，第二天一早又匆匆赶回参加劳动。这样每次早晚来回一趟都要走上好几里路，天天如此，连续一个多星期，直至老汉病愈出院，又是M知青把老汉接回了家。感动得老汉流着泪，一边不停地说谢谢，一边硬是要塞给M知青10元钱，M知青坚决不收，婉言谢绝。全村农民对M知青的行为个个都称赞不已。M知青真诚善良待人，乐于助人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全村。但相对来说，由于他与农民亲切相处，打成一片，因

而农民们把他当作自家人，他也常常得到农民的关怀和照顾，经常有农民送菜送米给他，当他不论遇到任何困难时，农民都乐于帮助他。曾有几次，M知青生病，都是生产队农民送他去镇医院治病，都是生产队农民服侍到他病痊愈。M知青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在M知青下放农村的第二年，大队里开始有一位知青上调回城工作了。其实，当生产队里知道上面分配本大队一名知青上调回城工作的名额后，队长和好多位农民曾多次向大队部领导反映过，极力推荐M知青上调回城。大队部一些领导也同意生产队的意见。但经过再三衡量，最后一致认为推荐的另一位知青在农村表现也同样出色，且年龄要比M知青大好几岁，该知青即使已有女友马上谈婚论嫁也是晚婚的年龄了。与M知青相比，也应让他先上调回城工作。而M知青上调回城工作被考虑安排在下一年。

果真，在下一年，M知青被大队推荐到公社，后不久便上调回城工作了。M知青的上调回城，对队长和农民来说是既高兴又依依不舍，高兴的是M知青来农村后培养成优秀的知青，以在农村取得优秀成绩受到大家赞扬，上调回城工作是对他在农村再教育的充分肯定。依依不舍的是这么好的青年，是农村好劳动力，现代新农民不说，主要是和农民已建立的深厚感情，M知青一下子离开农村，使农民心中依依不舍。M知青上调回城工作报到这天，队长和许多农民一直把他送到H市后才分手。M知青上调回城后，进了一家厂工作，他没有辜负农村乡亲对他的期望，他工作积极热情成绩突出，不久便当上车间主任，三年后又当上了副厂长，但他没有忘记曾劳动生活过的农村的队长和农民，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总要有几次抽出时间去农村看望他们，至今仍保持着亲密的

联系和情谊。

M知青是好样的。

E也是H城市下放来农村的知青，他和M知青是同一所中学不同年级的同学，他比M知青高一个年级，大一岁，他们同一批同一天下放同一个公社同一个大队，被安排在不同的生产队。E知青长方脸上架着副近视眼镜，白白的皮肤，瘦长的身材，一副书生样子。他虽身体瘦弱，力气不大，但他头脑灵活，聪明，干活主动积极，待人热情真诚。因此，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中也同样表现出色，获得干部、农民的一致好评。刚下放农村那阵子，E知青就表现得很好，不论队长派他干啥活，他总是第一个出工最后一个收工，重活干不动，他就主动挑干得动的活积极干，每天他比别人干得勤、干得多。队长和农民见他身体瘦弱，书生气十足，干活也常常照顾他，总是安排他干轻活，而每当全生产队开会，对每位劳力评给工分时，他总是对大家说，自己力小，劳动差劲，应得低分，于是迎来大家的交口称赞，每当队里给全队农民分东西，他总是很平心，有一次过节日，生产队里杀猪给全队农民分肉，分到最后轮到E知青没有了，队长说让每户农民让些肉出来分给E知青，E知青却坚决不要，说平时农民辛苦，生产贡献大，应该多得。最后E知青只拿了副猪小肠。而农民有困难求助于他，他却都乐于帮助。前年住村东头张大妈的儿子当兵去了，两年来大妈与儿子的通信都是E知青写的。李大爷夫妻没有儿女，E知青把他们当作爸妈，李大爷有哮喘病，常服药，这些药都是E知青跑镇上医院去买回的。一次，住在E知青隔壁的五保户周大爷半夜里心脏病发作，是E知青和队长一起连夜背起周大爷奔了好几里路，送到镇医院求治，由于抢救及时才保住了周

大爷的命。而 E 知青自己却由于全身冒汗湿透衣服着凉感冒，生了一个星期的病才痊愈。E 知青的数学极好，每当队里开会为每户农民评工分或年底分红前，总有许多农民找上 E 知青请他帮助算计算计，E 知青从不推辞，总是认认真真地为每一农民算计得很清楚很准确。因而农民都把 E 知青当作亲人、知己朋友。队长见 E 知青文质彬彬，头脑聪明，农民都信任他，也赶巧，队里原来的会计年龄大了，脑袋瓜不灵了，曾有几次算错账，于是在生产队领导班子会上提出让 E 知青当生产队会计的建议，一下子就得到大家支持和赞同。并报大队部批准。一天傍晚，队长来到 E 知青家，远远的就大声嚷嚷地说要告诉 E 知青一个极大的好消息。当他跨进 E 知青屋子见有许多农民时，就当场宣布，E 知青从今后就是生产队会计了。队长这突如其来的宣布使 E 知青感到惊喜，而对于农民来说却不感到惊奇，似乎认为这本来就是顺理成章之事。第二天生产队开会，大队部领导果真宣布 E 知青任生产队会计。于是大家纷纷向 E 知青祝贺。E 知青确实机灵和聪明，他当场表示感谢大队部领导感谢队长的培养，感谢农民们的信任，他一定不负众望，干好会计工作，对每一位农民对每一位农户负责。E 知青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做的账不但清清楚楚，实事求是，而且账目分开，尤其是每户农户、每个农民每季度、每半年、每一年的收支情况都给予公开，更可贵的是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来问询和核对自己的账目。这样公开生产队会计账目，随时查询农民自己收支情况，这在当时全大队、全公社都少见。这种做法获得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支持，同时深得农民的尊敬。因为农民辛辛苦苦劳动，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切身利益和收支情况。E 知青不仅如此，还主动打破了生产队会计

只要算好账目，可不参加劳动的常规。自他当会计后，往往是白天仍坚持劳动，夜里静静地在煤油灯下算账。于是更是受到了农民的热烈称赞和尊敬。农民们都清楚，生产队会计也是生产队领导，当生产队会计也是当官，官虽小，总是官，更何况会计，主要工作职责就是算好账，是可以不参加生产劳动的，外面的生产队会计如此，自己生产队里历任的会计如此，上一任干了近 10 年的老会计也是如此，不比不知道，有比较才有鉴别。现在 E 知青任会计后，一点都没有官架子，不凌驾于农民之上，他很讲民主，不但账目算得一清二楚，公开账目，而且还不脱产经常参加劳动，把自己作为农民中的一员，这是全队农民的福气。E 知青是个好青年，是个一心一意为民服务的好知青，农民们都这样说。

E 知青当生产队会计是他下放农村第二年的事。而在他当的两年时间中，他也曾经受过多次考验的。有一次在秋收季节里的第一天早上，队长当着许多农民的面指着一块正要收割的稻田，要 E 知青测算出多少斤谷子，E 知青二话没说先是拿起皮卷尺丈量了这块田的大小，然后从这块稻田的不同地方摘了几棵稻穗，数出粒数，最后用纸笔很快就算出了这块稻田谷子的总量。结果，农民把这块稻田稻子割下又脱粒后称了称，与 E 知青算出的分量竟相差无几。还有一次队里分给农户小麦，队长要 E 知青算出船舱内满满的一舱小麦的分量多少，应分给每户农户多少。E 知青手里拿着竹竿在船舱内左量右量，然后在纸上计算，算出的结果与分给农户的结果竟只差几斤。诸如此类的考验有多次。次次 E 知青都做出了令队长和农民们都满意的答卷。

E 知青计算的账目清清楚楚，这是大家公认的，其实，E 知青做账也遇到过很困难很特殊情况的时候。那是 E 知青当会计的

第一年年底，生产队分给每家每户稻柴。整整分了两天而且每天晚上都加班才分结束。E 知青边干活边记账，两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夜里竟衣服也没换就倒在床上呼呼入睡了。第二天，他一早起来，立即换下脏衣服洗了，然后吃了粥匆匆出工去。收工回来才发现被洗的衣服口袋里放着前天生产队分柴所记的账单已被洗得十分模糊，无法辨认。虽第一天生产队分给农户稻柴的账已登记在册了，但现洗衣服洗坏的是第二天分柴账单要涉及全队近一半的农户。怎么办？没有了凭证如何记账，况且现在已是年底，农户要分红，每户农户账目要公开，这是十分要紧的迫在眉睫之事，此事如向队长汇报，这严重失职定会迎来大家一片责怪声不算，还有可能大家不再信任自己了，怎么办？E 知青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个办法，E 知青也确实聪明和机灵，一方面由于队里分柴至今时间不长，凭着自己记忆较好，对尚未登记的农户所分得柴的分量一一记在纸上然后立即去这些农户一家一家去串门，每户农民都十分欢迎 E 知青的到来，都热情招待，让座沏茶，问寒问暖，都和 E 知青热烈的聊起家常，在聊家常中，E 知青有意提及分柴之事，问到每户农户分到队里稻柴的分量后立即记下，最后回家与自己所记账单一一核对，结果竟一一相符。于是他做好账后，又主动地向队长汇报了自己失职之事，队长在第二天召开全队农民会议，E 知青在会上详详细细地把此事说了一遍，并进行了检讨。出乎 E 知青意料，队长和农民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大大地表扬了他一通，说他工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说他有过失立即就改是好同志，还鼓励他放心大胆地工作。大家表示一定支持他，相信他一定能把会计工作做得更好。E 知青也确实努力，这年全队农户账目不但清清楚楚还按时让每户农户分了红。其实从这件事中，

E知青也看到了农民的诚实宽容和关怀他人的优良品格。

E知青下放农村三年后，也就是E知青当会计的第二年底，上调回城工作了。E知青离开农村，队长和农民是很依依不舍的。但大家说，E知青这么优秀，现在有上调回城机会，这是不能耽搁他的，到城里工作更能发挥出他的作用。队长和农民也只能“忍痛”割爱。E知青是顺利上调了，但生产队会计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于是只得暂时仍由原来的老会计来干会计工作。

E知青上调回城后在一家大企业当会计，他把在农村学到的优良品质融合在工作中、生活中，待人处事中。由于他吃苦耐劳，工作认真积极负责，待人诚实，办事诚信，很快就被领导任命为财务科长，成为企业中的中层干部，中坚力量，他官当大了、地位高了，但没有半点官架子，始终和职工打成一片，始终把自己当作职工中的一员。同时，他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下放农村的农民们，凡农民进城来看他，他总是热情招待，他也多次去了农村，他和农民的感情没有变，始终如亲人一样。

D是位较M知青晚一年从H城市下放来农村的女知青。她与M知青生长在同一座城市，但不在同一所学校上学。D知青是家中的独生女儿，她长着一张瓜子脸，一对小眼睛很机灵，高挑身材，她的父母都在H城市里当官，当学校刚开始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父母就领着女儿去学校第一个报了名，表了红心。当时学校的领导是军宣队和工宣队，D知青父母再三地向驻校的军宣队、工宣队领导提出要求，一定要批准D知青下乡锻炼，接受再教育，为新农村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D知青也再三表明了自己要下放农村的决心。她们一家人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的言行赢得了大家的热烈赞扬。在以后学校的上山下乡动员活动中，D知

青和父母被邀请在学校学生大会上、学生家长会议上作报告，介绍他们积极思想和先进事迹。这样为顺利开展学校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开了个好头。上级为了满足 D 知青下放农村要求，很快就做出批准的决定。D 知青下乡去农村报到这天，胸挂大红花，身背大背包，嘴里高唱革命歌曲，走在下放知青队伍的前面，俨然像远征军一样雄纠纠气昂昂地在当地革委会领导、学校军宣队、工宣队领导、学校领导、老师、各界群众代表及亲戚欢送下坐上了长途汽车奔赴农村。D 知青是由父母陪着一直送到下放的生产队的。把女儿的住房安顿好，D 知青的父母分别去了大队部，生产队和领导都谈了很长时间。提出了要给他们的女儿多给机会、多锻炼，让她尽快在广阔的农村天地里成长起来。并也说明他们的女儿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从小生长在红色家庭，根正苗红。但女儿身瘦力弱，从小至今没有离开过父母，从没干过重活，更没到农村生活过，现在到了农村，而且要在农村劳动、生活，肯定困难不少。因此，请各位领导一定多多关心，多多照顾。“现在我们把女儿完完整整地交给你们，希望不久便能让女儿平平安安地上调回城。”D 知青虽根正苗红，生在红色家庭，长在红色家庭，但她从小到大直至下放前，从未离开过父母。一直在父母温暖的关怀下，在温暖的家庭中生活着。现在下放农村了，要一个人独立生活，而且是农村中较艰苦的独立生活是的确较困难的。虽说来农村前已作好了充分准备，带了较多的罐头食品和罐头熟菜。但不久便会吃完，那吃完后呢，那是一定要自己煮饭烧菜的，还不只如此，在农村繁重艰苦的劳动后换下的脏衣服是必须要洗的，还有床被要洗，等等，总之，D 知青需要独立完成的事太多了。况且，许多事情她是不会干的，尤其是 D 知青的母亲对 D 知青在

农村的劳动和生活很担忧，于是思考再三后，决定留下来照顾女儿，教会女儿做饭烧菜等等家务。说到做饭烧菜，农村与城市截然不同，城市是在煤炉上烧的，而农村是砖灶用稻柴烧的。D 知青的母亲自己也是第一回在砖灶上做饭烧菜，自己也不会怎样烧，怎么去教女儿呢，早知如此，女儿下放时应带只煤炉和带些煤球来的，正在母女为难之际，机灵的 D 知青想到了自己带来的罐头食品，于是母女靠这些罐头和熟菜支撑了几天。再说自 D 知青下放来农村后，大队干部、生产队领导对 D 知青的革命干部家庭是了解的，尤其是 D 知青的父母和他们一席长谈之后，更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但为 D 知青安置了住房，配齐了劳动工具、指定了师傅，而且在生活上也不放心，几次来看望 D 知青，了解她生活状况，当得知几天来母女一直靠食品罐头生活时，就立即请来了队长的母亲亲自来教她们。队长母亲是个热心人，当她知道生产队里安排她教 D 知青家务时，当即一口应允。队长的母亲是个热心人，不仅全生产队知道而且全大队的人都知道。不管是本生产队还是外生产队，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有人求助于她，她只要做得到，总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地去帮助人家。也的确，全大队曾得到过她帮助的人有许许多多。而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是有一次外生产队有一寡妇拖着两个孩子，生活过得较困苦，当家中穷得揭不开锅时，她知道后，二话不说，把寡妇和两个孩子拉到家里，特地烧饭煮菜给她们吃个饱，从此又多次地背柴背米接济她们。像类似这样的事有许多许多。队长的父亲原是个孤儿，家中一贫如洗，16 岁时生了一场大病，无钱医治在快不行时，是队长的母亲用板车拖着他去几里路外的医院治病，捡回了条命。病愈出院，她在许多流言蜚语中又把他接到自己家中精心服侍他，

使他的病彻底痊愈。后来他俩有了深厚感情，两年后二人结为夫妻，结婚后，夫妻俩互敬互爱，感情笃深，他们在家里是模范夫妻，在生产上是劳动模范，生活过得很幸福。几年后，丈夫当上了生产队长，他们多年来却从没生过孩子。虽他们多次去医院医治，也服了不少药，终不见效。于是夫妻俩合计后就去福利院领了个孤儿。时光流逝，春去冬来，年复一年，孩子已长大成人，而且也成了生产上的一把好手。去年父亲因年纪大了从队长位置上退了下来，大家一致推选他儿子当队长。即是现在的生产队长。

队长的母亲见 D 知青母女俩每顿都吃罐头食品时，就把她们请到自己家中吃晚饭，饭后手把手教她们如何捆柴、卷柴把、用火钳、烧旺火、烧文火、吹火筒，在锅内下水米、熬油锅、煮菜等等。一直教到她们母女俩基本掌握为止。队长的母亲热心地对母女俩说她们愿意的话，还可教会她们做各种糕点和各种针线活儿。并说，今后 D 知青尽管把这里当作自己家里，可随时到队长家里来吃饭。D 知青和她母亲对队长一家人热心帮助十分感激，把自己带来的一些食品罐头送给队长家。队长家人从没见过罐头食品，觉得很新鲜，知道这是只有城里才有的高档商品，不舍得吃，左看右看，不知道如何打开盖子，也不知道如何吃。直至后来 D 知青发现再三提醒他们快些吃掉，否则过了保质期后不能再吃时方舍得吃，而且是 D 知青帮助他们把罐头盖子打开的。看到队长一家人对女儿如此热心照顾，D 知青的母亲放心地回到 H 城市家中。从此，D 知青与队长家越来越亲热，队长的母亲也常常帮 D 知青去干些家务，家中有好吃的菜总要想到送些给 D 知青吃。这样，D 知青在农村的生活较刚来时要舒服多了。

农村的劳动是繁重的，虽然 D 知青热血沸腾地下决心，高唱

革命歌曲，作好充分准备来农村的，然而，当时农村的劳动还较原始，主要是靠简单的劳动工具和体力来完成的，尽管，生产队队长派工时尽量照顾她，尽量安排她干轻活，农民照顾她，让她干活中多歇歇，但一天劳动下来还是很累的。当时农村大搞积肥运动，队里妇女常常要摇船到别处去割草，农民一天要割几大筐草，而D知青一天下来只割到一小堆，而且还把手割破了，流了许多血，队长、农民心疼她。队长于是让她为农民割的草称重记数，但称草也有困难，一筐草要有几十斤甚至于近百斤重，D知青怎么也抬不起，于是农民们为了照顾她，只得在筐内少装些草，或有时干脆帮她抬着让她称。这样又明显地减少了割草积肥数量，而倔强的D知青总硬是用尽全力抬筐称草，一天下来，腰酸臂痛她没吭一声。晚上收工回家换衣服时，被队长母亲发现D知青手上全是水泡，臂膊又红又肿时，心痛地帮她洗衣，要求她休息几天，让手上水泡，胳膊红肿消退后再劳动。队长知道后，就派D知青跟着张大娘学当生产队饲养员，喂牛喂猪食。当生产队饲养员除了煮猪食喂牛草喂猪食外，还要挑着茶水到田头让农民解渴。而挑着一担茶水，分量不是很重，但百步无轻担，而且是要在狭小的田埂上走，也是不易的事，D知青很努力地，第一天挑着茶水担小心翼翼地送到了田头，但脚踝扭伤了。第二天送茶水，张大娘见她走路一瘸一拐的，知道D知青昨天送茶水扭伤了脚，于是不让她送，要自己送。D知青哪里肯呢！她想自己在农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但队长和农民却时时事事照顾自己，经常让我干轻活，已是十分过意不去的了，如果我连这点小事都干不了，那怎么行呢！最后张大妈拗不过她，只好让她送了。D知青虽然下放在农村，许多活不会干、许多重活干不来，但她吃苦耐劳，

不甘示弱，勇于坚持的精神，受到队长和农民的大力赞扬。她的事迹多次在全大队知青中表扬和宣传。没多久日子后，D知青被抽调到大队部办公室工作。主要是搞文字工作。说是搞文字工作，其实她许多工作都做，写标语，布置会场，誊写材料，寄信，分发报纸，张贴宣传专栏，写黑板报等等。那时候，斗私批修，学《毛选》，生产队长、会计、贫农代表，青年团员、大队干部、党员都要写学习《毛选》的心得体会，还要选出学《毛选》积极分子写好先进事迹的材料到外大队、公社里去交流，因而工作较多较忙。D知青自抽调大队部工作后，每天三顿常在队长家里吃，有时实在忙了，由队长母亲把饭送到大队部。虽D知青抽调大队搞文字工作是暂时的，但这是许多知青、许多农村青年想要都要不到的工作，因这活儿比农活轻松，且每天得工分，有报酬，工分是全大队一等劳力的一年平均工分，而即使要写文章，当时的文章类型、内容报纸上都有，尽可以参考、参照。大队部的领导很是关心和照顾D知青，经常对D知青说不要太忙，要注意休息，有一些报告领导尽可能自己写，还不时地在各种会议上表扬D知青热爱农村、热爱农民、热爱工作，干一行，爱一行，就像革命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这年冬天，也是D知青下放农村第一年的冬天，D知青被大队部推荐为知青代表参加了全公社的下放知青代表大会，几天后又去县里参加了全县下放知青代表大会。其实D知青从抽调大队部工作至当上县知青代表并非一帆风顺，起先有人说她干农活拈轻怕重，只是做做杂差，重活干不来，轻活也干不像，活儿调了又换，换了又调，抽调至大队部后写文章写不来，都是从报上抄来的。后来当上公社知青代表、县知青代表就轻飘飘地头重脚轻脱离基层、脱离群众，凭啥，她的事迹优秀，

凭啥当上知青代表。种种言语都有。D 知青自县里开了知青代表大会后，当听到这些流言蜚语后也不争辩，她认为无需争辩，既不激动也不低调，一如既往地去工作去生活。她细细想来，自己从下放农村至今日子也不算长，尤其是真正在农村干农活的日子真的很短，而且是在特别照顾下过来的。而下放农村的知青成千上万，就与自己一个大队的下放知青就有几十个，这几十个知青中在农村中表现比我优秀得多的有的是。而且文化知识学得比我多，文化程度比我高，文章比我写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凭啥就只有我抽调到大队部搞文字工作呢？凭啥就可当上公社、县里的知青代表呢？她想不明也搞不懂。但文字工作的轻松，知青代表的光环不是我自己要来的，是大家给我的，我应当仁不让。想到这，她坦然多了，仍像往常一样地工作着。D 知青在县里参加下放知青代表会议回来不久被抽调到公社里搞文字工作，到公社工作了还不到一个月，也是 D 知青下放农村第二年的春天，D 知青便被上调回城工作了。D 知青是她下放这个公社里属于第一批上调回城工作，有人说她幸运好，命好，机遇好。也有人说她碰到了赏识她的干部，才顺利地抽到大队工作，又当上知青代表，更有人说她是靠“开后门”、“走关系”才上调回城工作的。

后来几年后，在一位公社干部嘴里说出的话才知道，D 知青下放农村后，是 D 知青父亲身边的秘书曾几次到公社里去要求多培养、多关照 D 知青，让其早些上调回城工作的。

U 知青与 E 知青是同学，是从 H 城市中同一所中学同一批同一下放农村的。U 知青与 E 知青下放在同一个大队相邻的生产队。U 知青的父母都是医生，一家四口，爸妈哥和他。哥哥比他大 8 岁，已在部队当兵 10 多年了。对 U 知青下放农村，爸爸和哥

哥是积极支持的，妈妈却反对，理由是父母年纪已大，需要孩子照顾，况且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当兵去了多年，家中就只有小儿子可以照顾父母。但小儿子自己也要求下放农村，并说知青是按国家政策要全部下放农村的，哥哥是军人，自己决不能逃避或拖知青上山下乡的后腿。妈妈没法，也就只得同意了。U知青下放农村报到这天，因哥哥部队里忙没法抽身来送他，他当然谅解，他在父母的陪同下，身着绿军装，胸戴大红花，背着背包到农村的。当时社会上流行男男女女都爱穿绿军装，特别羡慕当兵，谁家有人当了兵，全家都光荣，特别受社会上尊敬。U知青在未下放农村前，还在学校读书，有一次征兵，征的是空军，他积极报名，而且顺利地通过了初验第一关。同学和老师都来祝贺他，都说他不简单，为父母争光，为学校争光，有些女同学主动接近他，有的甚至于写信给他，大胆地说她爱他，他就是她心中的白马王子。但事与愿违，当U知青参加县里体检复试后被告之不合格，落选了。他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中，怎么也想不通，在父母和老师的接连几天劝说下，心中才平静了下来。虽当兵不成，但他十分热爱解放军，平时也很爱穿军装，现在他下放了，他穿着一身新的绿军装背着背包和铺盖，戴着大红花，就像新兵入伍去部队报到一样。父母特地请了假一直把儿子送到生产队，安置好一切后又陪了儿子几天后才回城里上班。农村与城市不同，农村的生活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城市里样样东西有买，U知青下放的农村没有商店，没有东西可买，全靠自己做或煮的，城里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人多拥挤，热闹非凡，农村较冷清，尤其是一到晚上，村里人家，早早熄灯入睡，更显寂寞冷清。况且，全生产队仅在公场上，仓库里，知青家有电灯，其余的甚至于队长和会计家都没有电灯。

但冷清和寂寞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繁重的劳动和具体的一天三顿的生活。U 知青与 E 知青是同学，彼此很熟，刚下放农村时的一些日子是 U 与 E 知青一起住的，吃住都在 E 知青处，后来慢慢地学会了烧饭煮菜就自己独立生活了。生活是学会了，但劳动既艰苦又讲求技巧，甚至于有的看似很简单的劳动也不会。队长安排他拔秧苗，他总是把秧苗拔断根，队长派他去稻田拔稗草，他却拔掉了稻，队长叫他去割草，他去割掉了麦苗，人家挑担稳稳当当地走在田埂上，而他挑着担站也站不稳，走起路来踉踉跄跄地。他虽向队长为他指定的师傅认真地学习，但一时间难以掌握。越是这样，他劳动起来越困难。每当 U 知青劳动时出了“洋相”，引得农村哈哈大笑，但这笑是善意的，笑过之后即是对他的同情和帮助。大家热心地手把手地教他。他感到惭愧，自己堂堂男子汉，难道连这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吗。连这点难道也学不会吗，惭愧过后是认真和努力。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决心，铁棒磨成针。在师傅的帮助下，在大家的帮助下，U 知青很快掌握了这些劳动的技巧。为此，他还特意回 H 城市一趟亲自告诉了父母，他还兴奋地写信给哥哥，称赞 E 知青如何帮助他，他下放的生产队队长有多好，他的师傅有多好，农民们有多好，他现在已和农民们打成一片，而且自己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中如何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掌握了许多农活的技巧。他为此感到骄傲，请哥哥为他骄傲。哥哥接到弟弟 U 知青的信后，十分高兴，他感到有这么一个弟弟而高兴。于是立即回信给弟弟，鼓励弟弟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成绩。信寄到了 U 知青下放农村的大队部，于是，大队部领导便请人捎信给 U 知青，队长、U 知青师傅还有一些农民知道 U 知青的哥哥从部队里写信来后，都十分关心地围着 U 知青拆信阅看。

当大家看到 U 知青哥哥信中感谢队长、农民对弟弟的关怀和表扬哥哥鼓励弟弟虚心向农民学习，努力接受再教育，争取更大成绩的激情洋溢的豪言壮语时，都纷纷表扬哥弟俩思想好，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此事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在全大队传开了。此事后来作为动人的先进事迹，在全大队宣传，专门请 U 知青在大队部会议上介绍。

第二年春天，农村开始春季征兵，U知青立即报名，并把自己报名想当兵之事写信告诉了父母和哥哥，U知青很兴奋，因为当兵一直是他的理想，现在机会来了，这机会让自己实现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自己家庭出身好，父母都是医生，哥哥已当兵多年，更有利的是这次征兵是正逢全大队宣传他和哥哥的事迹时，而自己下放农村前在学校参加当兵体检时虽身体没合格，没到视力标准的要求，落选了，但那时是征空军，身体要求特高，但这次征兵是征步兵要求可能比那次低一些。想到此，U知青信心十足。

U知青要当兵的事很快在知青中传开，很快在全大队传开。有两位女知青，也就是U知青在读中学时报名当兵的那次起先追求他把他当成心中的白马王子，后来当知道U知青没当成兵后立即销声匿迹的女同学。现在她们知道U知青又要当兵了，就千方百计地追求他。因为她们清楚地知道了知青当了兵，几年后复员就在城里工作了，与他谈朋友就等于是与城里人谈朋友，与他结婚就等于与在城里工作的人结婚。这样，将来自己上调回城理由足些，甚至于结婚后生下的孩子户口也是城里的了。要知道女知青在农村不但十分艰苦，而且要找在城里工作的男朋友也较困难的。因而她们一有机会就主动去见U知青，几乎是天天都要去U知青家中，帮他烧饭煮菜洗衣服做家务。和U知青聊天、谈心里话，

时不时地向 U 知青暗送秋波。U 知青因为在中学那次征兵时已领教过她们，因此，现在始终对她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防与上次一样重蹈旧辙。U 知青越是与她们不冷不热，保持距离，她们越是认为机不可失，越发的热情与主动。有几次她们甚至于主动地向 U 知青表爱心。其实，她们俩暗下早已商定，不论谁与 U 知青成为一对情侣，那么谁就要想法要求 U 知青为另一位在部队里找男朋友。她们对 U 知青抱有很大的希望。

U 知青在公社里参加了征兵体检的初检，结果全部合格。这天，这两位女知青一直把 U 知青送到公社体检站门口而且一直在门外等到 U 知青体检结果出来。当她们得知 U 知青已通过初检时，硬拉着 U 知青的手到馆上请 U 知青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之后，她们还拉着 U 知青的手硬是去照相馆三个人一起拍了张照。此时的 U 知青对她们已很感激和兴奋的了。

几天很快过去，明天是 U 知青去县里参加征兵体检复检。如复检身体合格，那就当兵合格的了。这天他们三人都很兴奋，尤其是这两位女知青更是兴奋得几乎一夜都没合眼，在朦朦胧胧中做了个美梦，在梦中见到 U 知青和另一个英俊男人都穿着军装英姿飒爽地每人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正在笑嘻嘻地向她们走来，然后把她们抱上马背、骑着马一起向城市走去。第二天她们又送 U 知青到县征兵体检站门口，并且一再劝 U 知青在体检时不要紧张，精神放松，大胆地参检。两个小时过去了，参加体检的青年几乎都出来了，就是不见 U 知青。又等了好一会，才见 U 知青手中拿着纸儿垂头丧气地出来了，一问才知道这次 U 知青征兵体检复检与上次一样又不合格，征兵希望又一次落空了。起先她们不信，当她们看了 U 知青手中的体检报告，U 知青又是由于眼睛视力稍

差而体检不合格后，她们深信 U 知青当兵的希望确实无望，她们的希望也落空后，于是就连再见也不说，一声不响地立即离开 U 知青回农村去了。U 知青追上她们要请她们去馆上吃饭，她们理都不理。

U 知青十分无奈地又不甘心地重新返回征兵体检站隔了好久才出来。

一星期过去，U 知青却接到了录取新兵的通知。在公社门口、大部队显眼的墙上赫然贴着新兵入伍光荣榜，U 知青名字也列其中。U 知青当兵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这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的，这两位女知青知道后，简直不敢相信。几次想重新接近 U 知青，讨好 U 知青，U 知青却再也不理睬她们了。

欢送新兵入伍这天，U 知青穿着崭新的绿军装，胸佩大红花，英姿勃勃地在父母、哥哥、E 知青、队长和一些农民欢送下，来到车站，U 知青心潮澎湃。这时，这两位女知青也来了，不，是早就来了，但她们只是远远地站着，U 知青只是看了她们一眼，一言不发地登上了列车，他朝着父母、哥哥、E 知青、队长和农民久久地挥着手去远征。

后来，有人说 U 知青当兵原因是他复检不合格后，向征兵领导诚恳地要求再三后，感动了征兵领导后录取的，也有人听当时征兵体检站的人说，征兵领导是 U 知青哥哥的战友，是 U 知青的哥哥亲自来征兵站与征兵领导打招呼要求后录取的。不管怎样，从此 U 知青开始了新的生活，军队大学校的生活。

在上调回城的知青中，也有个别的女知青是通过“献身”后实现上调的。起先我认为这种事只是道听途说，不可相信，直至后来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人们面对着一位女知青公开指责她，辱

骂她，她承认这种事后，才确信无疑。

那是在我下放农村 5 年后秋季农忙结束后的一天，阴蒙蒙的天气，像要下雨的样子。当时我下放的农村交通十分落后，外出全靠坐船，从村里坐航船到县城，一天来回一次，而且是要一大早就开船的。我们这里的所谓航船是在木船露天船舱上用芦苇搭成弯弯的棚，涂上一层又一层浓浓的桐油，棚内两侧搁上专供客人坐的厚厚的舱板，中间剩下一条空间方便船手船前船后行走。客人坐在棚内可挡风遮日避雨，这就是苏南水乡的航船。这天天尚未放亮，我就起床了，匆匆忙忙就出门，去村口码头坐航船去县城。一到码头就听到嘈杂的人声，到了船上见早已坐了许多的船客。船客大多是老年农民，也有两位是女知青，船客分坐在船舱内左右两边。船上有两位船手，都是本村农民，黑黑的皮肤，中等身材，一个在船头撑篙，一个在船艄掌舵，当我上船刚坐定，站在船头的船手手举螺号，“嘟——”一声长鸣，沉闷的螺号声划破了静寂的天空，然后他放下螺号把手中的竹篙向河中一点，船就缓缓地离岸起航了。于是船艄的船手划动船橹，划开了平静的河面，引起道道水波，由近而远地慢慢散开去，船身随着船橹在水中一摇一划而一侧一晃，如此不断重复，然而船在一摇一划一侧一晃中前进。船舱内船客用很浓的乡土音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主要谈的是村里新闻，今年收成，家中琐事。而两位女知青之间谈论的是国家大事、知青政策，最近某某上调了，某某人下放了，某某人病退了……。我呢，船上所有人都不认识，搭不上讪，只能坐在舱角落里洗耳静听。今天航船乘客多生意好，两位船手都很高兴，船头上的船员“啪嗒啪嗒”地抽起了水烟，船艄的船员哼起了乡村小调。

航船从村里出发至县城要走几十里水路，其中经过近 10 个村，每个村都要停船靠岸上下船客后再前行。

船在河中慢慢地行，起先河面不宽，惊动了许多浮在水面不知名的水鸟，“扑哧哧”地一声声接连从水面飞起沿船边飞过去。慢慢地河面越来越宽，转了个弯后河面又窄了起来。隐约见有一村庄，站在船头的船手立即拿起螺号吹了起来，这时村中勤恳早起的农民，已在河边漱口洗脸或淘米、提水，船客远远遇见熟悉的人就主动粗着嗓门打招呼，于是村子随着航船的到来而热闹起来。船过了这村后河面渐渐变宽，此时的河面上也开始热闹起来，来来往往的农船开始多了起来，河边两岸的农家屋顶烟囱上炊烟袅袅，一些农民扛着农具，牵着耕牛正向田间走去，远远望去，就是一幅现实的秋季江南水乡晨景图。见无乘客，船继续向前行了约 20 分钟，前面又是一个村，船手又拿起螺号吹了起来，船靠岸，有两位老大娘下了船。这两位老大娘也健谈，见舱内许多熟悉的人也一一打过招呼。坐定，这时船舱内的座位刚好坐满。由于船舱内又多了两只话匣子，谈话声更是十分地热烈。船离岸又继续前行，又转了个弯，行不久便进入了很宽阔的荡。天气更加阴沉，风比刚才大了，此时，宽阔的河面碧波万顷，百舸争流，远处白帆点点，河面上有许多野鸟，由于航船的到来，不时地惊起，边叫边飞向远处，又落下，浮在水面，一动不动地顺着水流飘着浮着，好一派湖光水色。航船顶着碧波，在淙淙的水声中前行，两位船手齐心协力使劲地摇着橹，摇啊摇，努力地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航船终于驶过河荡，很快进入了小河，眼前又是一个村庄，船手立即吹起螺号，船靠岸，等了一会，没有乘客，于是船离岸继续前行。这样，船连续停靠两个村庄都无乘客。当行

到再一个村庄时，船靠岸，有两位老妇在船手的招呼和搀扶下下了船，农妇下船后与船内认识的人不停地打招呼。船舱内的人有礼貌地很快主动挤出两只座位让她们坐下。这时，忽地从岸上又下了一位女乘客。到船上，无人招呼无人搀扶，这位女船客的到来，忽然使船舱内一直热烈的谈论声一下子静了下来。无人肯挤出位子让她坐。尽管船手再三要求大家讲求风格，再挤出一只位子给她坐，但大家不理不睬，始终不肯挪位。女乘客只是呆呆地站在舱外，两手抓住棚竹，一言不发。这时我忍不住问了坐在我边上的女知青才知道这位女乘客原来是位N女知青。因为座位已满，且无人肯相让，船手要女乘客上岸改日再坐船去县城，可女乘客说今天是非去县城不可的，无座位也要站到县城，船手无奈，只得让她站着。船继续前行。这位女知青是否与所有人都素不相识，她为何平白无故遭受如此冷落和歧视，她要到哪里去？要去干什么？一连串的疑问在我脑海出现。细看这位女知青身材中等，上身穿件红格子图案两用衫，下穿蓝卡其布裤子，脚穿双白跑鞋，白嫩的皮肤，漂亮的脸上一双大眼睛，眼里透露出十分疲惫的样子。颈部、眼角、额头爬满许多细细的皱纹，似乎告诉人们，她已是一位成熟的家庭妇女了。起先大家见到这位N女知青全不做声，完全是对她的到来意料不及，感到突然。不是不认识，有许多人是认识的，特别是和N女知青一起下船的两位农妇，对N女知青“知根知底，了如指掌”。其实大家突然平静，只是很短的时间，不一会儿，便有人交头接耳，刚才下船的两位农妇对着舱外的N女知青指指点点。很快一些人凑了过去交头接耳说着话，听后也对N女知青指指点点起来。N女知青仍一言不发，我心想她不会是聋哑人吧，否则，怎么会毫无反应呢。如不是聋哑人，涵

养功夫再好也不会好到如此无反应的程度。船在小河里前进，小河弯弯曲曲，船也在弯弯曲曲的河道中艰难行进。站在船舱外的N女知青几次在船转弯时摇摇晃晃差些摔倒，船手见了着起急来，站在舱外的N女知青多危险，万一站不稳掉在河里，这可是生命关交的危险啊！于是坚决要求大家相让，让这位N女知青坐在舱内确保安全。大家毕竟是有同情心的，在无奈中终于让出了船舱角落里的一点儿地方，这位女知青见有地方坐，毫不客气地终于坐进了船舱内。N女知青坐得很紧很窄，但的确安全了，现在这位N女知青与大家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而且坐得很近，更是使大家感到尴尬不安，厌恶和憎恨，而这位N女知青却对这场面毫无顾虑，一言不发地不理任何人，十分坦然地坐着，似乎船舱内就只有她一人。“喔唷，还装清高呢！”“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货色。”先是有人不指名的污辱她，她不吭声，但大家都知道在说她。因为说这话的人是眼睛对着她说的。N女知青毫不在意一言不发，似乎大家说的并不是她。见N女知青没反应，说她的这个人就更来劲了，“呸！装啥正经，装啥高贵，还不是贱货一个。”边瞪着双眼边一口唾液吐在N女知青脚边，大有要一口吞下N女知青的气势。见N女知青还是不动声色。和N女知青一起下船的两位农妇按捺不住，开口了。“啧啧啧，装正经，一声不吭，不吭也没用，谁不知道谁呀。表面装正经，暗下是荡妇。”直接对着N女知青骂，“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于是引来大家嘈杂的一片兴灾乐祸追问声，有不知情的人睁大眼睛真问，有知情的人明知故问。但一声声的追问激起了大家的浓浓兴致。特别是有人接连辱骂N女知青，见N女知青毫无反应一言不发后就更来劲了。唯独只有我和坐在我边上的两位女知青不附和、不搭腔、不表态，只是静静地看着、

听着，两位船手在船艄一心一意使劲摇橹，自然也没有附和、搭腔。这时刚才下船的两位农妇中的一位毫无顾忌地干脆用手指着N女知青说，“就是她，就是她，也算城里人，长得白白嫩嫩，漂漂亮亮的，高贵、美丽，却是垃圾、荡妇，是个专偷男人的女人。你说，你说，已和几个男人睡过觉。”和她一起下船的另一位农妇马上接着说，“不要脸的婊子，贪吃懒做，和男人睡上一觉钱就来了，钱来得多么容易啊！”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用鄙视的憎恶的眼光齐刷刷地望着她。见大家同心合力十分憎恨N女知青，这位农妇进一步揭穿N女知青的“丑恶”行径。用手指着N女知青的脸直截了当地说：“以前的事就不要说了，就在前天夜里我亲眼看见一个大男人溜进她的屋子再也没有出来，她又和一个大男人睡了觉。”“你们大家看，看看她这脸，这张漂亮脸的模样就是用来专门勾引男人的，年纪轻轻的满脸皱纹，说明不知睡了多少个男人，再看看这张像十年八年也没睡过觉的疲惫的脸，说不定昨天夜里也刚睡过男人呢？”她的话在大家“喔喔”的附和及耻笑声中结束。接着大家纷纷地说荡妇是如何地垃圾，如何地不要脸，而且举了一个例子又一个例子。引来船舱内一片又一片附和声爆发出一阵又一阵耻笑声。船在河中慢慢地行，过了一村又一村，河慢慢地变得越来越窄，转了一弯又一弯，前面忽然出现了一段河道又弯又窄又浅，原来一起在船艄摇橹的两位船手中的一位船手不得不去船头撑篙，以免船撞岸搁浅无法前行。但需要增加一位帮手在船艄搓槧。大家推来推去，竟无人肯去船艄帮忙。两位坐在一起的女知青嘀咕着说，“我们坐航船又不是不给钱，船手师傅收船钱时一分也不能少的，凭什么要帮他们摇船呢。”见有人说，正合大家心意，于是引来大家的轻声齐口附和。“请大家帮

帮忙吧！如无人帮忙摇船，这船就没法过这段河。”两位船手近乎恳求大家的语气这样说。无人应允，大家僵持着一言不发。“我来试试看。”忽然从船舱角落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它打破了静寂的僵局。大家循声望去，见说这话的是N女知青，这是N女知青自上船后至今的第一句话，是在船行遇困难时说的一句话，也是在大家都默不作声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很有分量，说得大家都愕然了。都感到惊奇和疑惑。刚才大家还都纷纷指责她、辱骂她，现在却愕然着都对她流露出不敢相信的眼光。N女知青见大家都这样不相信地望着她，她立即付诸行动站起身走到船艄握住橹绳，二话不说，搓起橹来，搓得很卖力，于是船顺利地在弯弯曲曲的河道里前行。转了一个弯又一个弯，过了一个浅滩又一个浅滩。两位船手对N女知青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见此状，船舱内也终于有人打破了僵局，说，“想不到她搓橹搓得这么好。”“倒也多亏她帮忙搓橹，否则的话，我们也不知要到何时才能到县城呢。”也终于有人凭良心说了一句感激N女知青的话。但附和赞成这话的人很少。更多的人则仍然不吭声。

在两位船手、N女知青的努力下，船好不容易终于驶离了又小又窄又弯又浅的河道，进入了又宽又深的河道。于是船仍由两位船手摇着，N女知青重又回到船舱内坐下，还未坐定，又开始有人对她双目怒瞪，斜着白眼，轻轻地斥责她刚才是“做秀”。N女知青听了也怒睁着双眼，但一言不发。见有人又开始奚落侮辱N女知青，刚才参与耻笑辱骂N女知青的人也渐渐“苏醒”，没有忘记继续附和耻笑辱骂N女知青的责任。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又开始辱骂起N女知青来，船舱内不时传出一声声辱骂声，随之引来一阵阵附和讥笑声。重又回到了N女知青下船时坐在舱内被

大家侮辱的一模一样的情景。而舱内两位女知青再也看不下去了，劝大家不要这样，这是侮辱她人格，她也是人，她也要自尊。于是大家暂时又停了下来默不作声。时间在不停流逝，船在不断前行，快到县城了，船手开始向大家收坐船费，当收到N女知青时，船手坚决不要，边上又有人对船手说，为什么不收她的船费，她年纪轻，刚才帮帮忙搓搓槟难得做做好事是应该的。再说她来钱容易，只要和男人睡一觉就有钱了，收她船钱是应该的。而N女知青根本不领会这些话，她有她的主张，她坚持把船费给了船手。于是船手千谢万谢。

船终于到了县城，靠岸，N女知青第一个走出船舱，第一个跳上岸，只见她回过头来，大喝一声，“刚才耻笑辱骂我的人听着，你们摆出一副人样不断地侮辱我，我承认，我是荡妇，我是垃圾，我是睡过几个男人，又怎么样，你们有没有站在我的处境想一想，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不这样，我今天能去县城报到上调回城吗？不过，从今后我会记住你们所有辱骂我的话的，我一定会在新的生活中好好活着，好好做人。”说完，她痛苦地“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然后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而船上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一声不响地望着她远去的身影许久才醒过神来。

在上调回城工作的知青中也有极少数是在农村因表现很差，农民见了都头痛的。C知青即是其中的一位。C知青是位男知青，长得人高马大，五大三粗，黑黝黝的皮肤，就像一座铁塔。乍看，就知道他力大无比，刚下放农村时农民们人见人爱，个个夸他是知青中的佼佼者，是农村劳动的好劳力。农民夸奖他，尊重他，欢迎他。但出乎大家的意料，C知青却枉为长得一身好肌肉，不但贪吃懒做，而且在农村经常惹事生非，让农民对他头痛不已。

C 知青来自 S 市，家中三代只有他一根独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宠他，从小就溺爱他，只要能办到，他要啥就有啥。至于家务劳动，却从来也没叫他、没让他做过。C 知青从小就养成了好吃懒做的坏习惯。C 知青劳动不行，读书也不行，小学读书就留了两级，17 岁才升初中，不久开始文革，文革结束，C 知青要下放农村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千方百计找借口想让他逃避，没用，结果还是下放了农村。刚到农村时，是奶奶和妈妈一直和他生活了一段时间在生活中照顾他，当他学会烧饭煮菜洗衣后才离开他的。但是 C 知青虽学会了烧饭煮菜洗衣，生活上可自己照顾自己，当奶奶妈妈一离开，他便贪吃懒做起来，不但懒得做，一天也没劳动过，而且开始偷东摸西起来。C 知青刚到农村时，他长得高大粗壮的样子很受农民的欢迎。队长第一次和他见面就紧紧握着他的手激动地鼓励他好好干，干出成绩来，为知青树立好榜样。并对他父母说，感谢他们为他们生产队送来一位好劳力。但事与愿违，C 知青到了农村非但没有成为好劳力，反而贪吃懒做，养成许多恶习。起先 C 知青总是睡懒觉。队长派工时，他正呼呼睡觉，沉浸在梦乡中，等睡醒起床漱洗好后已是午饭时候，等他烧饭煮菜吃过饭后又到了下午了。这个阶段，C 知青生活得很轻松、自在，一天三顿只要烧饭，小菜是奶奶妈妈给他带来的许多熟菜。天天睡睡懒觉、吃吃玩玩，潇洒自在。后来，没多天后，熟菜吃完了，就得自己买菜煮菜，自己买菜又尽挑贵的好吃的。很快钱花完了就向父母要，父母是百依百顺的，只要 C 知青开口要，每次父母都满足他。日子一长，C 知青不仅好逸恶劳，而且还结识了一些赌棍，慢慢地沉迷于赌博之中。父母给他的钱因他的赌博如同塞进了无底洞一样，一下子就没了。钱没了怎么办，他可以暂时忍

一忍不赌。但无钱买好吃的菜是不行的。他想自己来农村已是很苦的了，生活上不能苦自己。生活上不苦自己，身上又没有分文，怎么去买好吃的菜呢？他思来想去最后想到了向生产队里借钱。他第一、第二次向生产队借，队长是同意的，并再三劝他好好做人，好好参加队里劳动，后来见他不但不劳动而且还结识一些赌棍经常赌博后，就不再借给他了。现在连生产队也借不到钱了，怎么办，于是他想到了偷。他第一次偷东西，是偷了邻村一社员家的一只鸡，是在一个风大天黑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摸着黑一脚高一脚低地去偷的，鸡偷来了杀好洗好烧好已是快天亮了。这几天 C 知青嘴里吃着鲜美的鸡肉，但心里十分害怕浑身打着哆嗦，一直至一个星期过去了，也无人问起偷鸡之事，他才定下心来。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便有第三次……。C 知青见偷东西来得容易，于是接二连三地偷，偷鸡偷鸭偷鹅，偷了吃不完就去乡里集市偷偷地卖掉，有了钱后又去赌掉。一次两次没发现，时间一长，偷的次数多了，纸包不住火，终要被人发现。一次，C 知青在乡集市卖鸭子，被生产队农民发现，农民立即将此事告诉了一起来集市的队长，队长和几位农民一下子出现在 C 知青面前，再三追问鸭子是从何来的，C 知青见偷窃之事被发现，于是丢下鸭子拔腿就逃，逃到家中闭门不出，不管队长怎么敲门请他出来说清事情真相，他自知做了坏事理亏，干脆躲在家里两天不出门半步。但时间一长，见无人追究，他又继续干起偷窃勾当。很快，C 知青好逸恶劳、贪吃懒做、偷鸡摸狗之事在全生产队、全村、全大队、全乡流传开来，大家见了 C 知青要么提高警惕时时防备，要么早早地躲他避开他。为此，队长和大队干部也主动找他谈了几次话，要他好好做人，好好表现。C 知青到了这时仍不思悔过，干脆破

罐破摔，表面上他老老实实，虚心接受大队干部、队长和农民的批评教育，实际上，他反而变本加厉地疯狂偷盗和赌博，说他疯狂偷窃，是他见是值钱的东西几乎什么都要偷，偷鸡、偷鸭、偷鹅、偷猪、偷油、偷衣服……什么都要偷，并且常常和一些二流子混在一起酗酒打架。白天他躲在家睡觉，夜里出门偷盗。有几次偷窃被抓，被农民打得鼻青脸肿，也有几次被农民把他抓到大队写了检讨书、保证书，而往往又是事过饰非，没有丝毫触动，仍然坏事照做。

C知青下放农村后始终没有干过一天的农活，到了年底，不但分红分不到一分钱，而且还透支，甚至生产队里要他向队里出钱买他的一年粮柴米油。于是，他去队长家去会计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说自己来农村如何如何的苦，生活是如何的艰苦，现在连粮食都不给，就是把人往绝路上赶，队长见他这模样，听了他的话后，动了怜悯之心，几日后粮柴米油就照数全称给了他。并苦口婆心地告诫他，劝他趁年轻一定要在农村好好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锻炼自己，努力干些成绩出来，队长对他谈这番话时是对他充满希望的，因此语气十分地诚恳。C知青当即一口应允，并承诺，以后定在农村好好地表现，努力劳动，干出成绩。但当C知青粮柴米油一旦拿到手后，又和以前一样，贪吃懒做，专干坏事。生产队，全大队的干部农民只要一提起C知青，或一看见C知青就会摇头叹气，愤怒、憎恨。原想，咋一眼就认为铁塔般结实的C知青到农村来一定要干出一番业绩的，谁知道，他虚有强壮的身躯，却是一条“寄生虫”。队长见了他奈何他不得、农民见了他奈何他不得，这“寄生虫”还不算，还专干坏事，扰得全生产队、全大队，人心不安，许多人家不得安宁。起先，因为S

城市离 C 知青下放的农村较远，C 知青的父母对他在农村的所作所为全然不知，相反，每当 C 知青回家，父母问及他在农村的情况时，他总笑着回答一切都好，父母也真以为自己平时一贯宠着的儿子真的在农村生活好、劳动好，一切都好，很是放心。后来，偶然遇到和儿子一起下放的一位熟悉的知青告诉他们 C 知青在农村干的一些坏事，甚至被人抓住挨了打后，父母才开始有些醒悟和着急，于是匆匆赶到农村，找到队长问清情况后不但没有责怪自己的儿子，反而十分愤怒地责怪起队长和农民来，说是自己的儿子原本是个很好的孩子，而下放农村后怎么会就一下子变成了坏孩子呢？他们责怪队长对儿子照顾不周，关心不够，教育培养不够，而且，儿子干坏事走歪道，队长没有及时告诉家长，使儿子在泥潭越陷越深，歪道越走越远。尤其是 C 知青的母亲十分激动地边流眼泪边不停地责怪队长，任凭队长怎样再三解释，她却一句也听不进，当 C 知青的母亲说到最激动时，竟向队长要还她一个原先未下放农村时的听话的乖儿子。否则，她将与队长吵个没完。还说，儿子走上歪道是队长和队里农民逼出来的，从今往后队长要额外照顾她的儿子。闹得队长无可奈何地十分头痛。这还不算，更厉害的是，C 知青的父母这次与队长闹后没隔几天，竟还领了 C 知青的爷爷奶奶又去队长家里闹了一次，这次闹得更厉害，竟在队长家里大哭大闹拍台拍凳地骂了一通。最后，队长不得不借故避开才算收场。C 知青见自己的劣迹不但没有受到父母责骂教育，反而硬是为他开脱找理由。而且在队长家里大吵大闹，队长无可奈何后，干坏事的胆子更大了，偷了私人偷公家的，偷了小财物又偷大财物，一次，他居然拿了麻袋大模大样地去偷生产队公场上的稻谷，被当场抓住后大队干部将其送到公社里关了

一天，写了检讨和保证书后，才放出来。C 知青下放农村的第二年年底，又到农民分红分粮时，队里因 C 知青常年不劳动没有劳动工分，无红可分，而且因为上一年年底 C 知青分得粮油前是作出下年一定好好表现，好好劳动的承诺的，但一年下来，劣迹依旧，所以一定要他交钱才给他粮油柴米。C 知青见队里不分给他粮油柴米于是去队长家像去年底一样，一连几天天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哀求哭闹，这回队长是铁了心的，坚决不肯答应分给他粮油柴米。C 知青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认为自己所以分不到粮油柴米，全是队长在作梗，他凭着自己身高体大力大且又学会了些拳脚功夫。这次他一下子喝了一斤白酒，借酒壮胆，直冲队长家去，一路上他在路边顺手拾起一块砖头，一到队长家门口就把砖头狠狠地向门上砸去，接着重又拾起砖头冲进队长家，乒乒乓乓用砖三下两下就把一张好端端的桌子砸破了。队长闻声从房内奔出，C 知青二话没说就和队长打起来了。没一会儿两人都被对方打得头破血流，待邻近农民赶到硬是将两人拉开时，两人已都打得筋疲力尽，坐在地上动弹不得。两人都被送进了公社医院治伤，公社里立即派出干部和 C 知青下放的这个大队的干部一起对此事开展调查处理，公社里同时将发生此事的大体情况在电话里告知了 C 知青的父母，C 知青的父母知道后立即连夜赶到公社里，C 知青母亲在公社里又是大哭大闹，边哭边诉说着队长的许许多多的不是，是队长把自己原本乖巧的儿子逼得走上了歪道。任凭公社干部怎么劝说一句话也听不进去。而队长真是受了冤屈，许多农民为队长不平，对 C 知青及其父母不满都纷纷到乡公社里当面指责 C 知青的许多劣迹及 C 知青的不是。双方好久僵持不下，公社干部经过好长时间的劝解双方才平静了下来。接下来的接连

几天的调解，此事最后终于双方讲和。但队长的父母及妻子则表示，从今后，队长再也不愿当队长了，以免吃足了冤枉苦头。从此后，C 知青下放的大队生产队干部农民更是对 C 知青奈何不得，远远看见他就像避瘟神一样避开他。

不久，公社里开始有下放知青上调回城，C 知青下放的大队有 2 名知青上调回城的名额。C 知青下放的生产队的队长和农民多次去大队部要求让 C 知青上调回城，甚至于有些农民是哭着喊着向大队干部提出这要求的，他们强烈要求，就像送“瘟神”一样地要将 C 知青送出农村，没有多久，C 知青果真上调回了城。他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干部农民对他的评价如何，评语怎么写，大家不知道，但 C 知青是下放农村知青中属于上调回城很早的一个。C 知青很早就上调回城心中很高兴，农村干部农民也高兴。C 知青回城后在何单位工作，工作情况怎样，我不知道，也很少有人知道，但我祝愿他，改掉恶习，好好工作，事业有成，使人生闪光。

# 自学成才的知青

## 自学成才的知青

### 艰苦环境刻苦学 坚持自学终成才

在十分艰苦的农村生活环境里，有一些下放知青自强不息，坚持持之以恒的刻苦自学，有志者事竟成，最终成了栋梁。这些知青值得钦佩和学习，尤其是他们的刻苦自强的精神，值得学习，因为他们不仅在生活上很困难，根本没有营养保证，而且学习条件很差，既无辅导老师，又无足够的复习资料且缺纸少笔，甚至有的下放知青家里连电灯都没有，自学复习十分艰苦。但也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他们凭顽强的刻苦精神，一股韧性和钻劲，硬是克服重重困难，解一道道难题，破一个个难关，最终使自己自学成才，他们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慧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这是一个金色的秋季，天高气爽，连片连片的田里长满了金黄色、沉甸甸的稻子。M公社N大队，是地处全公社的最偏远的地方，这里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虽然农民们起早贪黑，一年到头勤奋地干活，但仍改变不了落后贫穷的面貌。

一天，从H城市里来了一批活泼可爱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很像是从部队复员来的，一式的穿着褪了色的黄军装，一式的背着铺盖和挎包。他们的到来一下子打破了平静的农村，让N大队

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大家感到奇怪，来看究竟的人成百上千。但没有多久，人们便都知道了，原来是从城市来农村的下放知青。下放知青的到来成了农民们关注的重点、谈话的中心。人们对他们的到来感到新奇，对他们的一切感到新奇。都想看看城里年轻人来农村是怎样劳动、怎样生活的。

T 知青和 V 知青他们在下放农村前是同一学校同一班级的同学，他们俩又是好朋友，这次下放来农村，俩人就同在一个生产队住在同一间屋子里。他们的屋子不大，是间 10 多 m<sup>2</sup> 的草房，草房用竹帘隔成两间，前间有一堵砖灶，灶边一张小木桌，桌上有盏小油灯，桌四周各有一条长板凳，后间用砖砌成两个砖墩，放上两张竹榻，就算是两张床了。整个的屋内摆设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这里就是他俩的家，是他们俩农村中劳动之后休息的家。

T 知青和 V 知青都爱好文学。他们来农村除了带上铺盖和几套衣服外还偷偷地带了几本书。这几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都是当时的禁书。而且是严格禁阅又极难借到的禁书。另外还有一整套的《大学语文》、《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写作知识》等课本。他俩把这些书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当时的农村文化娱乐很少，尤其在夜里，农民家里连电灯都没有，整个村里黑乎乎的，农民们早就入睡，根本没啥文化娱乐生活了。每到此时，他俩就偷偷地拿出书来，借着微弱的油灯光，阅读和交流体会，或者伏在桌上写写文章，做做题目。每每此时，他们完全沉浸在文学知识中，于是空闲时间就变得愉悦充实。日子一长，几本书看完了，但是除了自己带来的几本书外，再也没地方借阅到书看了。虽然乡里有一家小小的新华书店的，但店里出售的文学作品极少，全是革命样板戏和毛主席著作、语

录，只能是把自己带来的书看了又看。看时又得偷偷地十分小心。因为自他们下放以来，在这小屋开始生活以来，每天都有一些农民，有大人、小孩，男人、女人来玩，都是先是在门口远远地站着，见了T和V知青边微笑、边打招呼“在忙什么呢。”于是不请自进走进小屋看个明白。小孩呢，先在门口边不声不响地睁大双眼探头望着，见了T和V知青，不好意思地立即跑开，不一会儿又跑回来继续在门口边探头张望，日子一长，彼此都熟了，于是有时不打招呼就擅自闯进小屋和T、V知青聊天或玩耍。

T知青和V知青自小就是同学和好友，他们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长大，亲密得就如亲兄弟。现在他们同时下放在同一生产队又同住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二人互帮互助、和睦相处，但在讨论文学作品、语言知识上，当二人有不同意见时竟会争辩得喉响脖粗、面红耳赤。事后，二人都又和睦互敬，亲密无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一天夜晚，这是一个极平常的农村的夜晚，辛苦了一天的农民都像平时一样，早早地熄灯入睡了。有几名年轻人每人都神秘地戴着大口罩，急匆匆悄悄地来到T、V知青的家中，大家轻轻地互打招呼后，立即团聚在小桌边、在微弱的小油灯下，其中有一个年轻人悄悄地迅速从藏在胸口的内衣口袋中十分小心地拿出一叠厚厚的手稿纸，这些手稿纸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于是这些人立即有的传阅，有的抄写起来。原来，到T、V知青家来的青年全是下放知青。他们是与T、V知青在前几天刚认识的。几天前，T、V知青在乡里新华书店遇到他们，互作介绍后，就聊起天来，当大家谈到文学时，都流露出爱好但很困惑的心理状态，最主要又是最困惑的是很难买到或借阅到自己喜欢的文学

书籍，T、V知青说自己身边有几本好看的书，表示愿意将自己带来农村的书借给他们看，但必须在T、V知青家看，不能带走。他们也表示愿意将自己刚刚借到的文学作品《第二次握手》手抄稿拿到T、V知青家来，让他们观看。于是便出现了刚才的那一幕情景。为了让更多人传阅且永远拥有这本书。T知青提出用手抄将这本书手稿全部抄下来，这一想法，大家不谋而合，于是大家动手，各人分工，各抄书的一部分。大家在黑乎乎的小草屋里，在小小的油灯那微弱的灯光下，围着桌子，紧张地、悄悄地抄着《第二次握手》的手抄稿。“沙沙沙”、“沙沙沙”，静寂的深夜，深寂的T、V知青小屋内只有知青在纸上抄写文字的声音。这些年轻人抄写得如此专注，十分小心和详尽，不让一个字抄错，不让一个标点遗漏，字抄得既快又工整。“嘀嗒、嘀嗒”时钟一分一秒过去，年轻人抄了一页又一页。大家边抄边阅读，自己的思想完全进入了文字的意境之中。“喔喔喔”大半夜过去，鸡叫头遍，大家却并不觉得手酸、疲劳和倦意，每人手边已抄好了稿子一大堆。经过对已抄好文稿的汇总、核对，已达约全书的三分之一页数，见有如此成果，大家互相望望，满意地笑了。为了早日抄完全书，大家稍歇了一会又一鼓作气地继续伏桌抄写书稿起来，一直抄到天蒙蒙亮，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时，他们竟已抄好了近一半书稿，于是外来的下放知青匆匆离开小屋回到自己的生产队去参加劳动了。晚上，这些外来的下放知青仍像昨天一样，戴着口罩，偷偷地悄悄地匆匆忙忙走进T、V知青的小草屋，大家很快拿出纸笔，书稿，围着桌子，在小油灯下悄悄地静静地又伏在桌上“沙沙沙”地抄写起来，既熟练又快速。这次他们抄写准备得充分了，小桌上另外加了一盏小油灯，这样，小屋要亮堂多了，尤其是他们抄

写得更清楚了，而且他们还准备了夜宵，每人一大碗肉丝面。钱是平均分摊到每个人的。就这样，大家抄啊抄，抄到第三天深夜，终于全部抄成。知青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几乎喊了起来。

从此，T、V知青自结识了这帮知青后，他们之间把自己带来农村的或是暗底下借来的文学作品，互相传阅着，或是互相传抄着。是他们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心语使大家从不认识认识到认识文友。以后，T、V知青又不断地认识了一群又一群知青，于是暗下借阅、传阅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多，阅读到的书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世界名著、中国古代小说、现代名著等。随着接触爱好文学的人越来越多，T、V知青不但阅读到的文学作品多而且和他们交流辩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虽是有时辩论言词激烈，争得大吼小叫，眼瞪脸红，但不知不觉中学到了许多知识。T、V知青的业余生活丰富又充实。况且，他俩不仅是爱看文学作品，而且还自学着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大学语文、写作知识呢。学习中，虽许多知识模模糊糊，似懂非懂，学得虽是很吃力、辛苦，但凭借词典、辞海，硬是一个词、一个词地释义硬记，一句一句地反复理解，凭着刻苦钻研精神和持之以恒、坚忍不拔的毅力，终于使自己基本掌握了基础知识。从此他们阅读文学作品就更顺利了，尤其是阅读文言文时，要比原先来劲得多了。虽然当时能借到的书毕竟很不易很少，但他们的的确确地从书中学到了不少的文化知识。这些文化知识来之不易，是在十分艰苦条件下刻苦取得的。这真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T、V知青看书是有一定的风险的，特别是看一些当时还没开禁的世界名著。许多人都知道T、V知青下放农村身边带了禁书，而且常常借禁书阅看。时间久了，有人偷偷地去大队部报告，说T、

V 知青经常看“黄色书”而且到处在传播。大队部领导听了，立即警觉起来，暗下派了大队分管知青工作的干部，几次突然闯入 T、V 知青小屋查看核实，有可能是 T、V 知青早有防备，也有可能有好心人预先告知，这位大队干部虽去 T、V 知青小屋查看多次，但每次都落了个空，最后因查不到确凿证明后，而不了了之。但 T、V 知青还是被这位大队干部叫到大队部进行思想教育了几个小时，说是“打预防针”，以防他们受到香花毒草侵害，迷失政治方向。原来这位大队干部是要 T、V 知青写检讨的，但一是因为查无证据，二是理论论不过 T、V 知青，因而只能作罢了。从此，T、V 知青传阅书本更小心了。特别是这些被禁看的世界名著，向他借阅不是很熟悉了解的人是不轻易借出的。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把精力放在学习《大学语文》和《写作知识》上。两个人时而看书，时而讨论，进而解题，互批答案，学习场地是各种各样，有时在田头，有时在小屋，甚至有时在路上。由于看书、写字太投入有时竟闹出了笑话，一次 T 知青一人休息在家，他利用休息时间全神贯注地练习写文章。待文章写好已是下午，才知自己竟中饭也没吃。一次 V 知青田里干农活，收工，边掏出书目来看边在路上走着，由于看书太入神，竟不知不觉地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撞得满头满脸是血，最后去公社医院治疗伤口，被缝了几针呢。

T、V 知青还有一个爱好，即，喜欢记日记，虽没有做到天天记，但在农村的多年大部分日子是记日记的。不论大事、小事，自己事、他人事，私人事、公家事，已发生的事，正在干着的事，甚至于学习、看书、讨论、争辩的都爱记上一笔。当然，初来农村感受，初次在乡新华书店认识的那些下放知青，整夜整夜的抄写名著，大队干部对他们的教育都一一地记在了日记本里。而让

他们感到受益的是，日记记多了，写文章组词造句容易得多了。

T、V知青爱好文学，会写文章的名气早就被人们广泛流传。一年秋天，他们所在的N大队水稻丰收，全公社三级干部现场会在N大队召开，N大队在会上被公社党委书记大大地表扬了一通，大队部领导经过商量决定把全大队能写文章的人中挑选出善于写文章的人组成一个临时写作小组，T、V知青也在其中。T、V知青知道后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他们经过多年刻苦自学，这次正是他们施展才能的极好机会。担忧的是，自己一旦没能写好文章完不成任务，不但耽误了整体总结经验的文章进度，而且影响了向全公社推广经验的步骤和质量。T、V知青为此，思来想去，去各生产队调查了解，去大队部办公室找资料，听取许多大队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在掌握了大量情况后，然后再拟提纲，按提纲写初稿，初稿完成后再在干部、群众中征求意见，进行修改。这样的总结经验的文章有力度、有深度，有实例，有说理，并适当地穿插结合进历史典故，使全篇文章既有气势，又全面。既有高度，又具体实际。因而很快得到全体大队干部的盛赞，于是由T、V知青负责对其他人写出的各方面总结经验的文章进行统一整理，修改和提炼。最后在全大队干部会议上通过，被送到公社，让公社领导审视定稿。公社领导看后对总结出的N大队农业生产各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总结经验文章的文字运用大力赞赏。

T、V知青第一次为大队写总结经验文章就显示出写作才能，文章写得如此出色，令所有大队干部和群众刮目相看。于是他们的会写文章的名气更加响了起来，从大队书记一直到生产队队长，凡开会讲话的都来请他们写稿。他们忙得不亦乐乎。T、V知青慢慢地感到了自己刻苦自学的价值，同时，也加深了他们继续努

力刻苦自学的信心和決心。他們興奮激動中帶了些得意。但有一件事却讓他們感到十分的怨恨。在T、V知青下放農村的第二年，下放知青開始有上調回城，N大隊連續幾年有下放知青被上調回城工作，其中有兩次，T、V知青被生產隊推薦到大隊，大隊幹部經過商量決定後再推薦到了公社。但不知是誰去公社反映說T、V知青常常傳閱黃色書籍和禁書，毒害了不少青年。於是就這樣，T、V知青上調回城被擱淺，推薦名單被退回到大隊。為此事，T、V知青懊惱，有口難辯，又怒又恨。但他們始終堅信，自己沒錯，人們總有理解他們、正确认識他們的時候。

時間很快過去，星轉斗移，一年又一年，T、V知青一直等到全大隊知青就剩他倆，其餘的全部上調回城工作了，這時才輪到他們上調回城工作。

說來也巧，T、V知青上調後他們又在一起工作。被安排進同一家工廠同一個車間、同一個班組當工人。當了工人後，他們又一同進了職工夜校學習文化。他們學的自然是漢語言和寫作，這時，他們學習條件十分優越，時間充足，資料充分，又有專業老師指導，更讓他們高興的是工廠里、夜校里都有各種各樣十分豐富的文學書籍，他們完全可以放心大膽盡情地閱讀、欣賞這些書籍，而且他們可以隨時隨地向老師同學請教，互相探討自己提出的有疑問的問題。

自T、V知青進夜校學習後，文學知識掌握得更多了，寫作水平也有了進一步的提高。他們很快就成了夜校牆報、廠里牆報的主要投稿人。一天，V知青在看報，忽然想到自己既然愛好文學，愛好寫作，況且現在有了一定的寫作基礎，何不試着向報社投稿呢，一旦被報社錄用，登載在報上，自己不但可得到稿費而且對

自己写作水平的提高也有帮助。他把这个想法立即告诉了 T 知青，于是他们俩，就地取材，在自己上班的厂里找题材和内容，每人各写了一篇短文，主要是写厂里抓革命、促生产技改增效的内容。很快他俩的文章都被录用，登在报纸上。他们看到后欣喜若狂，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也是第一次重大的收获，况且是文章第一次寄给报社，第一次就被登载在大城市的报纸上，心里自然是十分地高兴的了，于是他们对今后的写作更增添了信心。有了第一次的尝试成功后，他们又接二连三地写稿投稿，有时是各写各的，有时是二人合作的，有时是与他人合作的。渐渐地，他们拓宽内容，拓宽方式，写的文章不但有消息、杂文、短评，还有通讯报道、散文和小小说等等，内容不但有车间班级的，全厂各车间的，本厂或外厂的，甚至还有社会现象的。这些文章中有大部分被电台、报社所录用。当然，他们每次从报上看到或从电台里听到自己所写的文章时，心里总有一股激情，兴奋和骄傲。

T、V 知青经过在夜校的一年学习后结业了，他们的努力得到了收获，他们所学的几门学科，通过考试，全是优良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他们丝毫不影响上班，工资待遇一样不少情况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后取得的。当他们接过夜校校长颁发的封面印着金灿灿大字的结业证时心里真比吃了蜂蜜一样的甜。其实他们这样学习是对提高他们文化知识水平大有帮助的，因为他们的学习虽是业余的，但他们是边学习边实践、理论知识结合实际知识学用结合，即是从认识到实践再到认识的结果。

T、V 知青回厂以后，厂领导对他们坚忍不拔、持之以恒、刻苦好学的精神大为赞赏，对他们接连在报刊发表文章，优秀的学习成绩加以表扬。并郑重地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厂里的所

有宣传墙报工作由 T 知青一个人负责，职工文化教育补习由 V 知青一个人负责。对厂领导的这一决定，大家都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一点也并不觉得奇怪。因为 T、V 知青是全厂年轻职工中自学最刻苦，语文、写作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现在厂领导叫他俩负责全厂宣传和职工教育，应该说这两项工作都是他们喜爱的，有一定基础的。当厂领导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决定后，他们就对自己的新的工作开始进入角色，着手认真准备起来了。于是很快全部由 T 知青设计编排书写的宣传橱窗和黑板报出来了，由 V 知青精心准备的全厂第一期青年职工文化知识补习班也开张了。他俩虽然现在可以不参加车间劳动，但工作还是很忙的，T 知青既要到车间班组采访，还要向全厂征稿、改稿，还要准备资料和下一期的宣传橱窗材料。V 知青既要上课备课还要批改作业。T、V 知青工作的最大特点是结合现实，贴近职工，贴近生活，这同时也是他们的最长处，因此 T 知青写出的宣传橱窗、黑板报，V 知青给青年职工上的课，丰富、生动、易懂，深受大家欢迎和赞扬。随着 T、V 知青的努力，随着时间推移，一期期丰富生动的宣传橱窗和黑板报刊出，一期期职工文化知识的培训，使职工思想文化知识明显提高。第二年厂里职工参加上级组织的文化补习语文、数学双考试，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职工领到了合格证。这年，由于厂宣传教育工作出色，得到县有关部门的表彰，T、V 知青也被提拔为厂里的中层干部，还破格地加到了一级工资。

恢复高考后，T、V 知青踊跃报名，厂里也大力支持，为他们都写了同意报考大学的证明。还明确他俩可休息一个星期复习文化准备迎考。但 T 知青正在忙于厂里写总结材料和明年工作计划安排，V 知青忙于为几名文化双考不及格的职工补考补习功课。

他们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一星期的文化补习。最后，厂里的工作任务出色完成了，自己考大学没考上，理想落空了。厂长知道后，把他们叫到厂长办公室，表扬他们为公忘私，还让他们休息几天放松放松。T、V知青虽考大学名落孙山，但他们坚持自学的意志丝毫没动摇过，他们刻苦学习的精神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后来，全国各地有了自学考试以后，T、V知青都报名参加了第一批的自学考试，报考的都是汉语言文学。这次考前，他们准备得很充分，每天天刚蒙蒙亮时，他们就已起床了，白天上班，工作之余，看书、解题、写文章，晚上下班回家，匆匆吃过晚饭，二人在灯下立即看书、解题、背课文、复习作业。不懂，二人讨论，再不懂，去夜校向老师请教。他俩日子虽然过得很辛苦，每天复习到深夜才休息，但过得开心，充实，有目的，有意义。这次他俩参加全国第一次自学考试，T知青一下子就顺顺利利地通过了三门单科，V知青一下子就顺顺利利地通过了两门单科。良好开端是成功的一半，T、V知青无比兴奋，信心更足了，更可贵的是他俩这时在全厂名气很响，声誉很好，但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而是马上又投入了为下一次自学考试作起了准备，复习起功课来。而且他们在努力复习的同时仍在努力地积极向电台写稿投稿。

时间一晃，很快三年过去了。T、V知青不但已很顺利地完成各科学业，都顺顺利利地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而且还双双当上了业余作家。这是对他们多年辛勤耕耘的回报，这是对他们努力的充分肯定。他们虽花去了许多宝贵的青春，但他们的生活却十分充实，他们的目标实现了，他们是许多自学成才知青中的一个缩影。

L知青来自于H城市一所中学的学生。他个子长得矮小，年

纪仅 18 岁就已高中毕业了。L 知青出生于极普通的一个家庭，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数学老师，母亲是没有文化、没有工作的一名家庭妇女。L 知青在父亲的积极引导精心教育帮助下自小学习勤奋，成绩十分地优秀，在小学学习时，曾连跳了两级，升入初中后，又跳了一级，他是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老师学生都把他看作是学习的榜样，是大家心目中的“天才”、“神童”。由于他在同级同学中年龄最小，又个子长得矮小，大家又都叫他“小神童”。

“小神童”上课学习有个特点，三天两头要迟到，有时上课要睡觉，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但他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这让许多老师和同学不得不另眼相看和佩服他。因此，大家就称他为“天才”。其实，L 知青并非一直懒散的，同学往往经常地看到他口袋里放着笔和小纸本，一有空就照着纸本上在背着什么或是在小纸本上解题，背了又背，解了一题又一题。夜里，当人们都在休息时，他正在灯下专心致志地认真复习着功课，一直到深夜为止，有时甚至为了解开一道难题，一直熬到天亮为止。应该说他优秀的成绩是来自于他学习的勤奋才对。

L 知青自幼的理想就是考上名牌大学，成为国家的栋梁是他的抱负。这和他的父母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因此，他学习勤奋。虽是暗下里勤奋，但却也得到很好的效果。他学习成绩优秀得到的奖状，贴满了他房间内写字台边上面的整个的墙，当然也包括了他参加的各种各样数学比赛获得的奖状。时间一年年过去，L 知青一岁岁长大，个子却长不高，他在同班级同学中一直是算矮小的一个。学习却越来越聪明，他很顺利地考入初中后几年中又很顺利地考入了高中直至高中毕业。正在他意气风发，满怀远大志向准备复习迎考，考入名牌大学时，学校宣告停课，文革开始了。

文革中狠批“封资修”，对一心一意埋头书本不问政治不认方向的人也批判。L知青自然是最典型的一个，不久他便被同学用大字报形式贴在墙上批判。批他是个十足的书呆子，批他父母一心一意培养他为封建文化的伪道士，是不认方向不管政治的修正主义分子。造反派要他写检查，不久又在班里开会批判他，要他当面向全班同学作深刻反省，批判父母的罪行，与家庭划清界线，批判自己的罪行，要让自己重新做人，从此，L知青再也不敢当着老师同学的面掏出口袋里笔和小纸本背文作题了。他只能在夜深人静之际，在自己家房间的办公桌上才放心地又悄悄地背文作题。

L知青学校的造反派原本是要抓L知青的父亲来学校受批斗的，但因他不与造反派一个学校，要抓先要通过他所在学校的造反派同意批准才行。L知青学校的造反派去L知青父亲学校找到造反派谈明来意后，竟遭到造反派的极力反对，并批评L知青学校造反派敌我不分。原来，L知青的父亲是自己学校参加造反派组织的一个小头头。见此状，L知青学校的造反派只得空手悻悻而回了。而令L知青更高兴的是后来造反派的注意力放在了批斗学校走资派身上，L知青慢慢地被淡忘。不久，全校师生干脆就停课闯向社会，投入到社会上的文化革命中去了。

两年后，L知青和许许多多的同学一样又重新回到了学校，不过，学生来学校不是来上课学习文化知识，而是表决心积极参加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对于许多同学来说并非知晓有何感受，更不知道上山下乡有如何的艰苦。但大家都明白所有在校的同学都将上山下乡干革命去。很快学校里召开了一个个动员大会，决心书一张张贴上了学校内宣传栏墙上。大张旗鼓地宣传董加耕这位下放知青的先进事迹，并在全校各宣传栏、黑板报，各种大小

会议上全面开展，接着是一批又一批同学们在会上举手高喊坚决响应党号召，作上山下乡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的誓言。L知青自然也是许多宣誓中的一个。很快一批批学生怀着一颗颗赤胆忠心奔赴农村去了。L知青也是其中之一。

L知青自小在家就受父亲熏陶，把时间大多用在勤奋学习上。父亲是数学老师，学习很勤奋，在家往往为解破一道题有时甚至竟要用上一整天。大有不解出答题不罢休的决心和韧劲。L知青也这样，遇到一道难题，解了好几次解不开，他不会就此罢休，而是坐在办公桌上几小时几小时地解下去，直至把题解出来为止。他和父亲一样，特别喜欢数学。他认为数学是个浩瀚的大海，解难题就如同驾舟在大海航行一样，非常神秘又非常有趣。解难题需要全身心地投入，知难而上，勇于拼搏，攻一个个难关。当最终终于解出时，那种激动、兴奋、满足的成就感，简直无法形容，就像在大海中架着小舟几经艰难几经拼搏终于到达彼岸一样。自己虽在文革中被批判过，但爱好数学没有变，看书解题没有间断过，只是偷偷在家里，在夜里干，现在下放农村了，去了一个谁都不认识，谁都不了解自己的地方，看看书解解题又有何妨。于是他下放去农村时，除了带很简单的生活必需用的用品外，特意带上了一套父亲上大学时用的数学书籍。父母知道儿子有一旦解起难题什么都不顾，一心专致地钻入解题之中恐怕连饭都顾不上吃的憨劲，以致拖垮身子。何况儿子从没学过烧饭煮菜、洗衣。怎么办呢？于是母亲在农村住了一个多月，专门教会了儿子洗衣、洗菜、煮菜烧饭等活儿，临回城里时还特意拜托生产队队长，请队长时时多关心儿子的生活、劳动各方面。

L知青的母亲离开L知青回城后，L知青就完全地靠自己过

起了独立生活。他此刻虽生活在人生地不熟离家很远的农村里，但他心里却感觉舒服、轻松和安全。因为在这里，他完全自由了，他一个人在农村家里，门一关上，什么人也不会来干涉他、打扰他，他尽管可以放心，大胆地学习数理知识，尽情地看书和解数学题了。为了省出更多的时间，看书解题学习，他采用早上煮饭煮菜煮得特别的多，煮一次吃上一天或两天。洗衣服也是如此，把换下的衣服放在一起，一个星期洗上一次。下田干活，L知青下过了，干过了，努力过了，由于自己长得又矮又瘦，拿着铁搭就觉吃力，许多农活是干不动的。他努力过曾试过几次重体力农活，往往是什么也干不动，只是引来农民们哄堂大笑。于是他主动找到队长。说明自己根本干不动农活，请示队长以后就让自己只干些干得动的轻活儿。队长笑着看了看他那矮小身材和摸了摸他几乎没有肌肉的瘦瘦的细细的胳膊后，爽快地同意了。同时对他说一切由待慢慢地适应，慢慢地来。于是L知青，在生产队劳动，是只干轻活的，当无轻活干时，他就干脆休息。要知道干轻的农活对于L知青来说也已相当于是干重活的了，他让自己尽可能地使出全身干劲干好轻活儿。农民们看了却只是满不在乎轻轻地笑了。因为这些活对于农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稍稍努力抓一抓紧就可以干好的。而只有当L知青回到家时，就舒服多了。因为这时他才是最轻松、最高兴、最能发挥能力的时候，伏在家中桌上才是他干得最有成效的地方。至于吃冷饭、冷菜也是无所谓的。他常常很快地吃完饭然后吃上一杯热开水后立即拿出书、纸和笔，立即做起了题目来。一坐就是半天，一解就似无尽头，一道数学题又一道数学题。这是非常动人的刻苦解题钻研文化知识的情景。尤其是在夜里，在光线微暗的煤油灯下，在认认真真地看书做题。

解题的纸用了再用，他先用铅笔在纸上解题，然后再用蓝墨水钢笔解题最后又用黑墨水钢笔解题，纸的正面写了再写反面，解题的纸只要能写字什么纸都行。有包食品的纸，有烟壳纸，甚至于已用过的练习本纸。由于 L 知青看书解题太投入，以至往往耽误了出工下田干活时间，有时甚至他想到要下田干活时，农民们已收工回家了。人们见他一天到晚手里捧着书，或看书或做题就叫他“书呆子”，“数学家”。队长见他这样，也真是对他哭笑不得，虽多次劝说他要干正事，好好劳动，常常提醒他时间到了，准备出工下田干活。但没用， L 知青仍然我行我素，老样子，常常是解好题要出工时，人们快收工了。最后只得旷工了。队长对他束手无策，只得随他去了。

一年下来，当全生产队农民高高兴兴地计算着自己的工分，领着一年的辛勤劳动所得分红数时， L 知青却透了支。他所在生产队分红单价高，按理一年到头，常在农村，自己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是完全可以的，由于他常常误工，又只能干些轻农活儿，所得工分很少，不但比不上农妇干活挣的工分多，而且，连一年在寒暑假参加农村劳动的中学生所挣工分也比他多得多。 L 知青虽透支，但生产队里全年的口粮、油、柴、盐是照其他农民样全给他的。到了年底过年时，大队里还特意给他 10 元钱的补助款呢。 L 知青心里当时的确是很不快活的，他想不管怎样，自己总是一年到头经常在农村的，虽干活很差，但我毕竟是一名大男人了，现在自己连自己都养不活，真丢脸。但他再一想，自己把许多时间都用在了看书复习解题时，想到自己那种驾驭数学知识、神游题海中的那种无法形容高兴的感觉时，心里也就平静得多了。 L 知青日子仍像以往一样地过，干活仍像以前一样地干，看书复

习解题仍像以前一样地投入。

日子飞快地一天天过去。由于 L 知青长期地喜欢一个人躲在一边静静地看书解题，很少与人交流，慢慢地和他一起下放农村的知青疏远了他，只是在碰见时轻描淡写地打个招呼后就各自分开了，慢慢地队长疏远了他，至后来，连同一生产队的农民也疏远了他，只是在一起劳动时才稍有些交流，即使交流也很简单。虽是下放知青，队长、农民和他在同一生产队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天天见面，但他们却像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样。后来，L 知青很孤独，其实他却很乐意，虽然许多人都不理解他这么做，因为这么深奥的数学题，对于农村中简单的体力劳动，单调的生活，根本就用不着：好好劳动，多挣工分才是正事，才最现实。但他太爱数学了，在 L 知青下放农村的五年时间里，他完全靠自学、顽强的刻苦自学，学完了《大学数学》。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虽说队长疏远了 L 知青，但有时也有队长需要 L 知青帮助，要求 L 知青帮他计算数学的时候。如全生产队每人分米 50 斤，用多少石谷去碾米厂轧谷。队里种了多少亩田麦，多少亩三生菜，按往年每亩单产数，生产队仓库内每只谷仓按往年容量算，要准备多少仓库等等。这些数学题目对 L 知青来说是很容易的。没一会儿，答案就准确地算出来了。队长很是满意的。一年秋天，公社核算，需要及时算出全公社粮油总产和各大队平均亩产。公社领导知道 L 知青是个算数学的能手，就临时抽到公社做统计工作。L 知青从没做过统计工作，好在不是他一个人在公社干统计，而是配合其他几个人干。L 知青一连在公社了几个月，他的算数的工作是很出色的，大家公认的，但他爱看书解数学题的习惯和在农村干活时一模一样，丝毫没有改变，

常常一个人躲 在一边，看书解题神游在数学题海里，也正因为这样，人们都看不惯他这种样子，都疏远他，说他轻视大家、冷漠大家。于是，这年秋天，全公社秋季水稻收成统计工作结束后，就此公社领导对其表扬一通后辞退还农村干活了。L 知青在公社做统计工作的阶段中，结识了一位也被临时抽调到公社帮助工作的一名乡中学的数学老师。这位数学老师是两年前刚从 Y 城市一所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也是十分爱数学的。虽人要比 L 知青高许多，长相外貌条件要比 L 知青强得多，生活条件也要比 L 知青好过许多倍。但他们俩人有着共同的爱好，都是单身汉，神游数学有共同的语言。L 知青在公社做统计工作时间是短暂的，仅几个月，而就在这几个月里，他俩常常坐在一起，讨论、探讨数学难题，常常交流、解题、探索难题的体会。而更多的时间是 L 知青去数学老师学校，他俩在学校图书馆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因为这里的学校图书馆有着许多图书，特别是很难找到的许多本数学书。虽然这些数学书中的内容都是与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密切相关，但与 L 知青所能带来农村的这几本十分陈旧、做题做得已是好几遍的数学书相比，已是很丰富的了。他常常通过这位数学老师向学校借阅，L 知青把自己带来农村的几本书也全部借给这位老师，俩人一来二往，时间长了成了好朋友。R 老师也是出生于 H 城市一家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也是一所中学的老师，但不是教数学的而是教语文的老师。母亲是商店职员。R 老师小时候就爱好学习，父亲希望他长大能学文科，当一名作家，想不到种瓜得豆，儿子从小就偏爱数学，父亲多次引导教育他向文科发展，但都没用。无奈，父亲也只得顺其向理科发展，谁料想，R 老师越学越得劲，成绩越来越突出，一直是班里的佼佼者，一

一直在班组里担任班干部，老师同学都夸他，父母也因有这样的儿子感到自豪和光荣。文革时，因 R 老师在小学读书，学习没受太大影响，复课闹革命后升入初中正常上课，那时学习讲的是学工、学农、学军三大革命实践活动，R 老师的勤奋学习和聪明，使他学习得心应手，初中二年后很顺利地升入高中，由于高中时自己暗下刻苦努力学习复习功课，父亲暗中在家里致力帮助辅导高中语文、历史、地理等文科知识。高考时，R 老师很轻松地考入了名牌大学学习理工科知识。R 老师在大学里的学习成绩也始终是优秀的，他照例担任班里的班干部，除勤奋学习外常常为同学服务，为班里干这干那，大家都说 R 是好学生、好青年、好干部，在大学里，R 老师入了党。这么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当然吸引着许多女同学的追求，有的向他不断抛媚眼，有的暗暗地写情书给他，有的干脆找到机会直接大胆地对他表白如何如何爱他。他都一一回绝了。由于 R 老师表现、学习政治条件都很优秀，父亲虽是知识分子，但爷爷是一名大企业的技工师傅，是工人，母亲是职工，家庭政治条件好，R 老师毕业后被分配到 L 知青下放的公社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他来到这里工作后，担任数学老师，可以天天沉浸在数学里，正合自己的意愿和爱好。他一直想找个也很喜爱数学的朋友，一起共同解题，共同交流、共同探讨，一直没找到，自从自己被公社借用于统计工作后才在工作的接触中发现 L 知青是个数学能手，由于二人在一起工作的方便，又二人有共同的爱好，二人一拍即合，都当即互出数学题目，都在纸上很迅速很老练地起草立步骤解题，又都很快地解出答案，二人都是又惊又喜，在偶然的工作机会竟很容易地找到了共同爱好的朋友。虽说 L 知青性格要比 R 老师内向得多，且 R 老师除特别爱好数学外还懂语文、

历史、地理知识，而 L 知青较单调，主要特长是爱好数学、解数学题能手。但这些并不影响他俩成为共同爱好数学的好朋友。

L 知青自从认识了 R 老师后对爱好数学解题更起劲，进步更快了，他俩有时在 R 老师学校图书馆、办公室、宿舍里，有时在 L 知青家里，甚至于 L 知青的劳动场所，他俩共同解题、讨论、争论数学难题，而双方在解题中、讨论中和争论中不断得到数学水平的提高。

L 知青常常沉浸在数学知识的海洋中，也常常影响了农业劳动，也因为自己的孤僻一味看书解题以致大家疏远他，认为他不但干不了农业生产重活儿，而且轻活儿也干不像样，在大家看来不仅是个书呆子而且是个白痴。因而他下放的大队有好多次下放知青上调回城工作，每一次都轮不到他，他也的的确确被人们遗忘了。

一九七七年，当在全国各地各大学开始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L 知青十分激动和兴奋。他虽已是大龄单身青年了，但还算是符合高考条件的，他一定要参加高考，上大学是他自幼以来一直的向往。当时已工作的青年参加高考是要单位出推荐或同意报考的证明的。因而，L 知青立即找到大队领导，说明心意，却当即遭到反对，理由是 L 知青从来没有在农村好好劳动过。后来 L 知青又再三地到大队部去要求，经大队部领导再三商量，认为 L 知青年龄大了，又全大队的下放知青绝大多数已上调回城，留在农村的也所剩无几了。还是给他一次机会为好。于是大队部最后同意报考大学的证明打给了 L 知青。于是 L 知青很快就报了名办好参加高考的手续。这时离高考日子仅一个多星期了。L 知青数学是他的特长，高考他胸有成竹，但其他科目，语文、历史、地理、

时事政治就是弱项，怎么办，时间离高考这么近，要补习的科目又是这么多，实在无奈，他只能求助于R老师。R老师知道L知青正准备复习迎高考要补习文科知识时，R老师义无反顾，立即从学校图书馆和其他老师处借来了许多复习资料，并且，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匆匆赶到L知青家一门一门的帮其复习辅导。L知青也十分的努力，废寝忘食地全身心投入复习中，不管R老师辅导得多努力，L知青复习得多认真，要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全面熟练地掌握多门文化知识是不可能的。最后，L知青高考后，数学得了满分，但语文、时事政治得分很少，总成绩没达到高考录取的分数线，落榜了。负责高考的老师对他表示遗憾，一起和L知青参加高考的同学也表示遗憾。遗憾归遗憾，没能改变L知青高考落榜的命运。对此，L知青很无奈。

一九七九年，L知青上调回城了，他被安排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干着简单的重体力活而且是三班制工人。后经他再三向厂领导提出调换了几次工种后，仍觉不能胜任工作。说来也巧，正当L知青在工厂工作上遇到烦恼时遇见了R老师，R老师现在已是中学校长了，当R校长知道L知青无法胜任工厂工作时，决定要帮上L知青一把。他俩经商量后，不久L知青辞去了工作进了R校长所在的学校，当一名代课教师教数学。这时候自学考试在全国各地开展。L知青于是一边上课一边参加自学考试。L知青上课很认真，自考又很努力。几年后，他不但转正，当了正式的公办老师，而且通过自考取得了大专文凭。L知青刻苦自学，几经曲折，毫不气馁，持之以恒，终于成才的事迹，感动了许许多多的青年。他是许多下放知青自学成才的典型代表，是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

在M公社N大队第六生产队有一位几乎默默无闻地暗底里努力自学，最终成才的下放女知青，她的名字叫Z。

Z知青和L知青一样来自H城市同一所学校同一年级的高中毕业生。她的家庭是一个极普通的家庭，父亲是商店会计，母亲是商店营业员。Z知青性格内向，做事总有条有理。人虽长得娇小玲珑乖巧，在圆圆的脸蛋上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很有精神。Z知青自从懂事起就立志长大要考上名牌大学，要成才，为祖国建设发挥聪明才智。她从小读书就很认真努力，但成绩却始终一般。当她读到小学快毕业时，文革开始了，于是她从学校回到家里，当许许多多同学都停课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中去时，她却默默无闻地在家里开始自学。两年多后，当大家回到学校坐在教室里开始复课闹革命，Z知青已基本自学完初中课程，接着便是上山下乡运动，但小学生不算知识青年，不受影响，不会上山下乡，仍在学校上课学习。Z知青很顺利地进入初中学习。Z知青在初中学习中始终暗暗地坚持着学习文化知识，不管学校有许多支工支农等活动，每一样活动她都是积极参加的，但一当有空闲或回到家后，她就抓紧时间认真自学。这时Z知青的学习成绩就明显在同学中凸显出来，后来Z顺利进入了高中。进入高中学习后，她的学习成绩竟越来越突出，由于她平时性格内向，不和任何人争胜好强，加上她刻苦自学只是不被人知道在暗下用功，因而要提上她“死读书”、“书呆子”等帽子不可能，她又每次都是积极地参加了学校的各种活动的，所以对于她的优秀学习成绩，大家都只能推测她为天生聪明的了。

Z知青在高中认真自学，不但无人知道，也无人批评她，反而，同学认为她为人踏实，又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政治活动，家庭出身

政治成分也好，所以被学校团组织吸收为共青团员。

Z 知青读到高中毕业后，和学校许许多多的同学一起下放农村干革命了。Z 知青因自小就会做各种家务活，所以到农村后就很快适应了农村艰苦环境中的独立生活。适应农村环境独立生活，并不是就无任何困难，实际上，Z 知青虽会做各种家务，人又聪明，即使有的家务不会，她也一学就会，但生活中，她防不胜防地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有时柴潮了或火柴潮了，有时没菜油或酱油了，更多时候是，收工回家，肚子早已饿得慌，可家里什么也没有。只能硬挺着，到饭菜煮好，农民已出工了，Z 知青只能匆匆忙忙地将就着吃急火煮成的夹生饭后出工了。类似这种种的艰苦和困难，Z 知青从没跟任何人说起过。每当父母写信来问她生活习惯吗？劳动习惯吗？与农民相处好吗？Z 知青每次给父母回信总是说自己在这里一切都好。父母知道女儿嘴上不说农村艰难困苦，为的是不让父母操心罢了。Z 知青因长得个子小，人又瘦，又是城里姑娘，队长每次派工总让她干些轻活儿。不管干何农活，Z 知青是从来都服从的。她常常是在身边带着书和小本子，或看书或写字。这些书都是她上高中时的所有课本和资料。起先，Z 知青看这些书做题作文是为了消遣、解烦闷，充实充实生活而已，当时的农村生活枯燥、单调，基本上没啥文化娱乐生活，尤其到了晚上更是全村冷冷清清，早就熄灯睡了。可这正是 Z 知青解闷解寂的最佳时间，她在家里伏在桌上正在灯下起劲地复习高中文化知识呢。这就是书中自有乐与趣，书有极大的吸引力。Z 知青这样做不但生活充实了而且越学越爱了。Z 知青虽然十分喜爱看书写文章解题，但她是悄悄地偷偷地暗下里干的，从不张扬，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很低调。有许多时，在晚上只要有人到她家里

来玩，她是绝不会拿出书来看书，拿出笔来做题的，直至客人离去才马上拿出书和笔来看和写。一旦这时，便很快地全身心地投入，因为这时，Z知青感到自己学习复习文化知识已不是为了消遣了，而为了熟练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不到深夜头遍鸡叫是不会上床睡觉的。但不管夜里有多晚睡觉，第二天一早一定早起床，按时和农民一起下田干活，从不耽误出工。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一年就快过去了。年底分红前，家家农民都计算着一年来辛勤劳动扣除队里分给的粮柴油盐和借支外还应得多少，这是农民一年的辛苦劳动所得，因而每个人都关心和盘算着。也有不少农民找到了Z知青，请她帮忙计算。Z知青当然满口答应，凡来者都不拒，都乐意帮助。农民十分满意。而Z知青自己也计算自己的一年工分所得，扣去队里分给的粮柴油盐已所剩无几，分不到啥红了。队长和农民们都认为Z知青作为一个城里姑娘能一年到头坚持在农村参加劳动已不易了，况且她又长得如此娇小瘦弱，干活从没叫过苦，应该鼓励她。于是Z知青作为生产队其他透支农户一样得到了年终补助15元。Z知青拿到这15元时，表现很平静心里却是感激，心想自己虽一年到头在农村努力过、辛苦过、勤奋过，但与农民比确实受照顾多了，干活尽是轻农活，队里年底还特地为自己申请困难补助，根本没有把自己当作是来农村与农民抢工分、分饭吃的人。这一年春节，Z知青过得较开心，整个春节除了亲戚、同学来她家玩以外她就一门心思地在家里看书写字。Z知青父母知道女儿好看书，正在复习高中课程，多次到新华书店去买些与高中课程有关的复习资料，没买到，没办法，最后找到Z知青读高中时的班主任，请班主任为女儿想方设法借几本书。这位老师费了许多周折才借到两

本书。Z 知青父母对这位老师很是感激。专门领了女儿去这位老师家里登门道谢。一晃，春节很快就过去了，Z 知青带着从老师处借来的两本书又回到了她接受再教育的农村。开始了又一年农村生活。

Z 知青不论在学校读书还是在农村复习，她是经过努力，各门学科知识都是全面掌握的，不论是数学、物理、化学，还是语文、政治、地理历史，各门知识学得都较好。这年，全公社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N 大队也不例外，学大寨主要是学大寨人艰苦奋斗发展农业生产的精神，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在农村，冬天、春天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狠抓小麦，油菜种植，夏天种植双季稻、晚稻，夏收夏种，秋季秋收秋种，收水稻种麦和油菜，双抢双收，农民一年到头几乎是天天在田里头忙碌着。Z 知青虽然干的农活中不是很重的，但一大早就出工到天黑尽才收工回家，身体已是疲惫不堪，有时就干脆从碗里剩饭中倒上些热水匆匆将就着吃了，洗了把脸，洗了脚，躺在床上就呼呼地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太阳已高高挂起，农民已将下田干活了。Z 知青只得立即淘米煮饭煮菜，有时竟连饭都没有煮熟因要出工干活了，就只好硬啃夹生饭后匆匆下田干活了。在这种情况下，Z 知青还是带上本书和笔，在劳动间歇休息时，分秒必争地抓紧看书或写字。Z 知青性格内向，与人交流言语很少。但有时候 Z 知青为大家讲起故事来却滔滔不绝，头头是道，绘声绘色，听得大家个个都出了神。自从大家听了一次 Z 知青讲的生动故事后，于是常常有人缠着她在劳动之余讲故事，让大家轻松一下，减轻疲劳。一回、二回、三回，慢慢地，Z 知青是讲故事能手，便很快传开了。Z 知青讲故事给人家听是有一条铁定的规定，她只是在白天讲故事，只要有空闲，也不论

在家里或是在田头，她都愿意。但夜里，她是决不肯为人家讲故事的。因为，夜里是她看书作文复习的最佳时间，是她吸取知识营养的最佳时候。

这一年全公社开展教育革命运动，N大队是试点。一天，公社里派了一位公社干部带着工作组来大队蹲点，蹲点就在N大队的一所联中（附近，几个大队联合办起的初中学校），蹲点的目的是总结N大队联中的教育革命经验和其他中学交流教育革命的经验。工作组蹲点写各种学习总结、交流材料需要善写能写的一些人帮忙。当时N大队还没有大学生，甚至除了几位下放知青是高中毕业生外全大队数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就是只有在联中读书的几名初中生了。不久，Z知青被抽调到大队部帮助工作组工作。Z知青的工作主要是写总结材料，和Z知青一起工作的除了公社来的工作组外，还有另两位下放知青。大家组成临时写作小组一起在大队部办公室内工作，这里有几张办公桌、有宽敞的会客室、有亮堂堂的电灯。这么好的地方决不能错过，Z知青悄悄把家中的课本资料全都带来，白天在办公室写材料，夜里就在办公室看书作文复习。随着教育革命的步步深入，工作组越来越忙，往往是天刚亮就出门，晚上很晚才回家，工作组走遍了N大队的农民家庭，一会儿到田头、一会儿到学校、一会儿开会、一会儿采访、一会儿交流、一会儿写材料。就这样，N大队教育革命的各方面工作经验的材料写出来了，接二连三地在全公社推广，接着又是写出联中优秀老师、优秀同学的经验交流材料，贫下中农驻联中代表的交流发言，学生家长、大队领导的经验交流发言材料。这许许多多的材料都是Z知青他们写的，主要是介绍N大队、学校和学生家长是如何把孩子培养成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又红又专的好

学生的。N大队为联中学生创造学习条件、良好的学习环境，贫下中农代表加强管理学校和通过忆苦思甜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学校领导和老师把同学作为朋友和革命同志，引导学生积极投入到科学实践，文化知识理论实践和生产实践的三大实践活动中。为当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努力掌握各种知识。Z知青整天为写好材料而想方设法，为写好材料而整天忙忙碌碌，夜里她就在大队部办公室里的电灯下埋头夜读或书写文章。后来，她为了利用夜里更多的时间，干脆把铺盖搬到大队部办公室，夜里就在办公室的办公桌上过夜。

Z知青他们虽是第一次写教育革命试点经验交流的材料，但他们写得很好，写出的许许多多的各方面经验交流文章不但篇篇按时完成，而且质量好。几乎是每一篇文章都在全公社会议上分发，许多篇文章被县、公社广播站宣传播放，公社宣传橱窗张贴，两篇文章被市级报纸刊登、一篇文章被省级报纸刊登。公社领导对N大队的写作小组和工作组工作表示十分满意，给予了肯定和表扬。按公社领导指示，不久N大队写作小组和工作组成员继续留在N大队写初中生用的教育革命学生教材。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许多人从没写过，其中也包括Z知青。公社领导专门请来教授为他们培训了一个星期，培训结束，大家按照各自分工着手写起材料来。Z知青是全能，既会高中文科又会高中理科。她成了写作小组中最忙的人。Z知青不管工作多忙，文章写得有多么的出色，她都是不大爱多说话，始终是戒骄戒躁，她总是努力地干好自己份内的工作。而她的才能，出色的工作很是受到公社工作组里一位大学生的喜欢。这是位刚从H城市里一所大学刚毕业的a大学生。a大学生的父亲是一名教政治的大学老师，妈妈是小学

老师，a 大学生自幼爱好文学，从小学到初中语文作文成绩一直优秀，但他的父亲在他升入高中后一定要他学理科，并举了父亲学校一些教文科的老师被批斗的例子。a 大学生拗不过父亲就改学了理科，考入大学后，a 大学生成绩一直是很优秀，是出了名的高材生，去年大学毕业后，被抽调到 M 公社工作组参加实践，才有机会认识了 Z 知青。a 大学生家庭成员优秀，学习成绩优秀，但长相并不优秀，矮个子，小眼睛，小鼻子，细胳膊细腿。工作组的人见了 a 大学生和 Z 知青，还以为他们是亲兄妹呢，因为他们俩长相很像。a 大学生一见到 Z 知青，就觉得 Z 知青与自己有缘，尤其是了解到 Z 知青是个高中学生，下放农村后仍坚忍不拔地努力学习，因而写出文章很精彩时，更加喜欢 Z 知青了。a 大学生多次主动地趁着与 Z 知青一起工作的优利条件，有话无话总要想方设法靠近 Z 知青说上几句话。Z 知青对 a 大学生的这种热爱一点也不知道。总是很简单、很平淡地完全同事工作关系的一问一答，而且常常是这样。一直到后来，公社大会堂难得有机会放电影，a 大学生壮着胆，红着脸，边献媚眼边邀请 Z 知青夜里一起去看电影，Z 知青竟一口答应。这天晚上，a 大学生特地换上了一件雪白的新衬衫，胸前别着某某大学学生章。早早地就来到大会堂门口等 Z 知青。不一会 Z 知青到了，两人只是很简单地互打了个招呼就走进了会堂。他们一走进会堂刚坐定就开始放映电影了，a 大学生坐在 Z 知青边上趁着黑乎乎的微弱的光线，壮着胆子向 Z 知青介绍了自己的简历和爱好、特长，介绍家庭父母的情况，最后说自己十分爱 Z 知青，也请 Z 知青介绍自己和家庭情况，Z 知青却全神贯注地看电影流着泪，理也不理他。见 Z 知青流眼泪，a 大学生误认为 Z 知青是看不上自己，不同意与自己谈恋爱。

想想自己长得这么矮小，虽 Z 知青也长得矮小但她一定是想找个高个子丈夫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的，以确保下一代新生儿的优秀个子。想到这，看看理都不理自己的 Z 知青，a 大学生只得强压下爱情的火焰，再也不吭声，也不单相思了。但 a 大学生的这种误解、这种错误的想法的确错怪了 Z 知青。

一个阶段后，工作组工作结束离开了 N 大队，Z 知青也回到了生产队，重新过上了原来白天在生产队劳动，夜里在自己小屋的煤油灯下看书作文的生活。a 大学生与 Z 知青分手后就再也没有与 Z 知青联系过。Z 知青心里也误解了 a 大学生，认为 a 是大学生，将在城里工作，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不论 a 个人还是家庭都很优秀，而自己呢长得又矮又小，下放农村，自己也难以养活自己，父母又是工人，自己样样都比他差，他是完全可以找个比自己优秀得多的姑娘，虽自己与他一起在工作组时他对我好，而且几次表示对我好感，但只是普通朋友而已，不然为什么他与我分手后就连一封信都没有呢。想到这里，Z 知青不由得悲从中起。

Z 知青被抽调到大队帮助公社工作组工作得出色，写的文章更出色，全大队的人都知道，N 大队联中的师生也都知道。于是当 Z 知青回生产队后，一些联中的初中生就主动地找到 Z 知青的家，要求 Z 知青当他们的家庭教师，为他们复习初中课程。Z 知青见这些学生活泼可爱，求知欲强，请教这么渴望诚心，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但只能是在自己家里在夜里辅导复习，因为白天 Z 知青要干活，学生要在学校学习，只有夜里才可能，才有条件复习功课。这样一来，Z 知青夜里的自学复习就又少了 2 小时。于是，Z 知青的家，由原来的冷清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Z 知青也真负责，真像资深的家庭教师一样，为每一学生辅导每一课、每一题、

每一页都认认真真，对学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尽量全面详细地解答。学生也学得很专心、认真。待学生复习结束离开后，Z知青又要为明天夜里的辅导而备课。等到备好课，时间已快接近半夜，而这时，Z知青还要坚持一至二小时的自学。时间一天天过去，一晃两个多月过去，迎来了中考，而得到Z知青辅导复习的学生都考到了较好的成绩，于是这些学生和家长都来答谢Z知青，有的给钱，有的送礼物，有的请Z知青到家里去吃饭。Z知青再三推却，没用，最后只得拿了下来。而这时，Z知青所在大队已有两年开始下放知青上调，但每次都没想到Z知青，自Z知青参加了大队部搞教育革命工作小组工作后，几次受到公社表扬，现在开始了今年的下放知青上调回城工作，大队干部考虑到Z知青已来农村几年了，且每年都经常在农村干活，虽然说她干的全是轻农活儿，但能一年到头坚持常在农村干活已不易，更何况她自抽调到大队部搞教育革命工作认真勤奋，取得可喜成绩，同时也显示出她那较突出的才能来。因而大队干部一致同意向上级推荐Z知青上调回城工作，更好地让她发挥才能。很快大队干部把下放知青上调回城的表格送到Z知青手里，当面让她填好后带回了大队部准备让分管领导签了意见盖上大队部公章后就送到公社去。Z知青知道后简直不敢相信，因为这幸运来得太突然，太快了，以致让自己什么准备都没有，甚至于来不及向父母告知一声，因为这上调表格要马上填好，由身边的这位大队干部带回到大队部的。Z知青兴奋得控制不了自己的手，竟是抖着手填好表格的。Z知青万分兴奋地很快填好了表格，由这位干部很快地带回了大队部。但这表还没盖上公章，大队部领导就接到了“群众”来信，有人举报Z知青自下放农村后一直在走又白又专道路，一直在偷

偷地埋头钻研文化知识，是个十足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封建文化知识的卫道士。更可恶的是，为联中一群初中生一天天地灌输知识，也要把他们培养成只读圣贤书，不闻窗外事的封建文化卫道士。而且还冒胆走资本主义道路，做学生家教挣黑钱。于是，这难得轮到Z知青一次上调回城工作的机会，很快被取消，成了泡影，Z知青知道后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好心无好报，有怨也无奈。最后也只好打消了上调回城工作的念头，依旧默默无闻地过着她白天劳动，夜晚偷偷地复习功课的日子。至于在家里帮助学生复习的事她是再也不干了。即使要干，也就得偷偷地悄悄地暗下里干。

日子一天天，一月月地很快过去，一转眼又到了下一年下放知青上调回城的时间，这次Z知青干脆想都没有去想，她知道自己是轮不到上调回城工作的。而每到这时候，也真让Z知青感到非常的奇怪，许多熟悉她的人，有下放知青、也有生产队干部，甚至于许多大队干部，平时见到自己总是笑嘻嘻很客气地打个招呼，现在竟像陌路人一样，见到自己只是或避开，或是不打招呼匆匆而过。就像自己是不在本大队生活的不熟识的知青，或是被人们遗忘了的人。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下放知青上调回城工作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与Z知青无缘，每一次都遗忘了Z知青。这时N大队的下放知青绝大多数被上调回城，仅剩寥寥几名还留守在农村，其中也包括Z知青。

一九七七年，全国第一次开始恢复了高考。这让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都想跃跃欲试，Z知青更是万分高兴，她似乎预感到自己进一步深造、施展才能的机会到了，这是期盼了多年的结果，是无数个梦想实现的期待，她时时关注着高考信息，她每天都要

跑到大队部去看报纸。她这时更是加倍使劲地抓紧着时间努力复习着高中的且早已复习得很熟的各门功课。在每一个夜晚，在小屋里，在微弱的煤油灯下，Z 知青专心致志地埋头看书、做题、作文，加倍努力地复习着，她不知疲倦地复习，常常是一复习就是大半夜，有时甚至是全夜，直至天亮为止。高考报名一开始，Z 知青去大队部打了推荐证明，去报了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Z 知青的父母知道女儿正在复习迎接高考，心里自然很高兴。特意去 Z 知青高中的班主任老师处去借了些复习资料，妈妈特意赶到农村，亲自把资料带给 Z 知青，留下来帮助女儿做家务好让女儿一心一意地复习。父母对女儿高考充满着信心，同时，他们知道，Z 知青至今也没轮到上调，只有这次高考才是女儿上调回城的希望。

很快，一星期后，高考开始了，Z 知青父母特意陪同 Z 知青一直到县城的考场。参加高考的青年真多，成百上千地涌进考点，“嘀铃铃”随着一阵清脆响亮的铃声后，Z 知青胸有成竹地跨进考场坐在教室里。仅隔一个小时不到，Z 知青就考好了，轻松愉快地交了卷走出了考场。这样 Z 知青连续考了三天，每次考试，她都考得很轻松。父母见女儿考得轻松，他们自然也就轻松。父母虽然不懂考试内容，但还是十分激动地问这问那。女儿知道父母不懂，但还是很高兴地回答父母，总是举几个考题尽量简单化地告诉父母，且尽量简单化地告诉答案，当 Z 知青一家人正准备离开考场回家时，Z 知青忽然远远地望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她努力地再定睛一望，嗬唷，她差点叫了起来，这不是别人，这就是 a 大学生呀。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呀，Z 知青虽然和 a 大学生分别后已有很长时间了，而且双方又再没见面也互不通信。但在

Z知青脑海里对a大学生的印象很深。她常常地想起他们在工作组一起工作的情景，a大学生时不时地和她谈话的情景，a大学生约她和他一起看电影的情景，a大学生平时常常关心她的情景。现在见到了a大学生而且是在自己参加高考的考场内遇见更是分外兴奋，Z知青边挥手边向a大学生走去。a大学生见Z知青这么亲热地与自己招呼，他也感到十分惊喜，经介绍后知道眼前二位老人是Z知青父母后亲热地招呼起来。a大学生心中暗想，自己与Z知青分手这么长时间，自己是十分喜欢Z知青的，今天忽与Z知青相遇，而且是与Z知青一家人相遇，这莫不是天赐良缘吗。于是双方相见分外亲热，当Z知青问及a大学生今天为何到考场时，a大学生一五一十地讲明原因，原来，a大学生自参加教育革命工作组工作结束后，便被分配到县城一所中学当老师，这几天是被抽调来当监考老师的。自与Z知青分手后日不思饭，夜不入眠，常常地想起Z知青，常常地回忆与Z知青一起的情景，Z知青是个好姑娘，虽言语不多，性格内向，但心里是热情奔放的，待人真诚的，a大学生尤其喜欢Z知青专心一意埋头解题作文的那股顽强的韧劲。许多地方是与他学习时的顽强刻苦精神一模一样的。现在Z知青终于有机会有希望施展才能，高考肯定能考上大学的。于是a大学生预祝Z知青高考录取，鼓励她一旦上大学努力学习成为有用之才。Z知青虽平时说话是不多，但今天她与a大学生说得特别的多，她心中是喜欢a大学生的。a大学生聪明勤奋，待人和善，热情，乐于助人，是个好青年。这天他俩谈了好久，谈了很多，a大学生还请Z知青一家人在饭店吃了中饭。临分手时，a大学生轻轻地对Z知青说：“我爱你，自从参加工作组第一次遇见你，就爱上你，我爱你好久了。”Z知青也轻轻地点点头，嘴上

虽说，但心里边也是早已爱上 a 大学生了。双方约好回去后一定要多通信联系。回到家， Z 知青将 a 大学生向她求爱，他们互相喜欢的心里话告诉父母，父母完全支持女儿，因为只要女儿喜欢，女儿高兴就是。很快 Z 知青接到了 a 大学生的第一封信，信中充分表达了 a 大学生对 Z 知青的爱意和思念之情。同时也把自己在学校的情况也简单介绍了一下。 Z 知青将信中内容高兴地告诉了父母，立即给 a 大学生回信，高兴地告诉 a 大学生，自己是多么爱他，尤其是她父母对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关心爱护，完全支持自己与 a 大学生相恋相爱。

自 Z 知青高考后，她父母是天天盼着女儿的高考成绩发榜，三天两头地打电话去县城招生办问询。越是这样心越急，心越急就感觉时间过得太慢，就如度日如年，后来 Z 知青父母不仅去县城招生办询问高考结果情况，还去问了一些他们认识和女儿一起参加高考的其他下放知青。当得知他们也没拿到高考成绩单和通知后才放了心。其实，Z 知青心里也着急，也想早些知道自己高考的成绩好早些放心。于是让 a 大学生去探问自己的高考成绩。a 大学生既是老师又是高考的监考老师，对招生办人较熟悉，探问起来较熟悉。

时隔十多天后，一天，a 大学生突然打电话给 Z 知青，高兴地告诉 Z 知青高考成绩近日将公布，请 Z 知青关注，但 Z 知青具体考到多少成绩，有否录取大学，什么大学，却一概不知，无法探问到。果真，第二天 Z 知青接到了从 H 城市某某高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和高考成绩单，Z 知青全家见了大学录取通知单后高兴得都热泪盈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她在第一时间第一个电话告知了 a 大学生。a 大学生知道后也十分兴奋，由衷地向 Z 知青祝贺，

并要 Z 知青好好休息，好好营养，以待到了大学发奋学习打好基础。Z 知青的父母按捺不住激动兴奋的心情，立即告诉了亲戚邻居，并且逢人便说，女儿如何地为父母争气，如何地聪明，第一次参加高考就考取了大学。Z 知青拿到高考成绩单和高校录取通知书的这一天，一家人兴奋的整夜没有合眼。而这一夜 a 大学生也没合过眼，他将自己和 Z 知青的相遇相识到相知相爱及 Z 知青刻苦自学已考上大学的事全部告诉了父母。a 大学生的父母很开明，一点也没有自己家庭是知识分子，家庭条件好，Z 知青是普通百姓家庭的门不当户不对的想法，完全支持儿子爱 Z 知青，这一夜 a 大学生和父母再三商量和讨论，最后决定，a 大学生第二天去 Z 知青家，去时带了父母买给 Z 知青父母和自己买给 Z 知青的许多营养品。a 大学生刚要出门，他父母却叫住了他，让他带上父母一起去 Z 知青家里。于是这天 Z 知青家真是热闹非凡，洋溢着幸福的气氛。两家人谈得很多很多，谈得很远很远，谈得十分和睦和亲热。两家人家都为 a 大学生和 Z 知青的未来设想着、高兴着。

Z 知青也真厉害，在全县参加的所有高考生的高考成绩发榜名单中，她位居第三名，M 公社第一名。Z 知青没隔几日，按大学录取通知单的要求去大学报到了，这次陪她去大学报到的不仅有她的父母，还有 a 大学生的一家人。Z 知青这次去大学报到除了带上必需的生活用品外，还是那些下放农村时带上的高中课本和复习资料。而下放农村时带上这些是作为消遣解闷时所用，后来才明确了文化知识的真正力量和自己的需要。现在带上这些书时，为大学学习得到更优良成绩，为了成才而刻苦努力地学习。为此，Z 知青就在她从小就梦想的高等学府的地方去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开始了她新的努力发奋的目标。

Z知青在大学里学得很认真，加上她基础好，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她为了学业为了成才，曾和 a 大学生约法大学期间不谈恋爱。a 大学生每次去大学看望 Z 知青，总要带上许多营养品，而且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大学的老师同学一直以为他俩是兄妹。都夸 a 大学生是个十分疼爱妹妹的好哥哥。每当此时，他俩也总是笑了笑而已。这时 a 大学生最想的是他能与 Z 知青两人呆在一起，多说说话，但为了 Z 知青学业不受影响，自己是不能因爱 Z 知青而拖了她后腿。Z 知青知道自己这样做，委屈了 a 大学生，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Z 知青也真是学的认真得很。每天她都要去学校图书馆，一去就是半天。Z 知青认为大学到底是大学，这高等学府的学习条件也真太好了，宽敞的教室，宽敞的宿舍，宽阔的操场，宽大的图书馆，这里什么书都有，尽挑尽看。在这么好的环境中，自己又是在班里是高龄大学生，应该抓住机会和时间多学习，多用功的。于是只要有空，Z 知青总是往图书馆跑，她总是看书写字，看呀，写呀，静静地却很忙碌地不停地吸取着营养知识。这么样的勤奋刻苦学习，Z 知青第一个学期就得了奖学金。现在的 Z 知青要比农村时活泼多了，更乐于助人了。她不仅天天把自己住的集体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经常帮助同学，经常为班级里办好事。获师生的一致好评。第一年就被评为三好学生，第二年同学们一致推荐她为班长，大家都说她不但政治思想好，乐于助人而且门门功课都好，是位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好干部。第二年，Z 知青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年当上了学校学生会副主席。

很快，Z知青三年的大学生活已过去，要毕业了。Z知青因在大学期间表现突出，成绩优秀，留校任教。a大学生一家，和

Z知青父母知道后非常高兴，齐夸Z知青是好样的，而Z知青却连连夸a大学生为了自己学习不受影响而约法三年不谈恋爱，受的委屈很多。两家人自是欢天喜地相聚相叙，相敬相爱。a大学生与Z知青两人更是十分地快乐，他们常常见面，常常诉说着心里话，卿卿我我，难舍难分。他俩沉浸在幸福之中，他俩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一年后，a大学生和Z知青结婚了，来祝贺他俩的人许许多多，有双方的亲戚朋友，有单位同事，有一起下放的知青，还有一些是Z知青下放农村生产队队长和农民。婚宴办得十分隆重和热烈，婚后第二年，他俩便有了爱情的结晶，Z知青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全家人又是高兴得合不拢嘴来。有了孩子，为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和生气，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烦恼和忙碌。为了减轻家中烦忙家务，a大学生天天早出晚归，在家里忙这忙那。为这事Z知青曾多次和a大学生吵过，坚决要丈夫留在学校安心工作，不要天天早出夜归地奔忙。后来Z知青干脆把儿子交给父母养育。

三年后，儿子4岁了，已进了幼儿园小班。Z知青自己已被上级任命为她工作的这所大学学校的副校长，而a大学生也担任了他工作的这所中学学校的校长。全家人生活过得和睦、幸福。Z知青以自己的刻苦自学终于成才，最后取得了成功赢得了幸福。Z知青是下放知青自学成才的典型之一。

Q知青来自于X城市下辖的一个小镇的一所初中学校的学生。他自幼就爱好音乐，天生的一副好嗓子，虽父母都是商店营业员，母亲是文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识，每月每次领工资办手续仅靠摁个手印或盖个章。父亲虽识几个字，但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就连写信也得请人代写。父母从来与音乐无缘，Q知青也

从来没有听到父母唱过歌或是哼过调。Q知青有两个哥哥，大哥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二哥比他大两岁，是和他一所初中学校读的书，而且和他一批同一天下放到同一公社同一大队同一生产队，弟兄俩同一屋子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哥二哥也不喜欢音乐，他们平时很少唱歌，即使是在文革中经常要唱样板戏，革命歌曲的，他们唱得就跟背书一样。而Q知青却不然，与父母、哥哥恰巧截然不同，他唱歌不但嗓子好，声音宏亮，而且口齿清楚，咬音准确。从小学一年级起，就被老师提为班里的文娱委员。后来慢慢地长大后，同学中有几位女同学能歌善舞，有几次在新学期开学选班干部时，都与他同时被老师提名当文体委员候选人。但由于Q知青的歌唱得实在是太妙、太动听了，最后班里大多数同学还是选了他。每当班里开展文娱活动或者周末活动或野营活动，老师和同学总要提议先让Q知青来首歌，提提大家精神，活跃活跃气氛的。每当这时，Q知青总是毫不推让地挺身而出，毕恭毕敬地站在大家面前，有礼貌地鞠了躬，然后润了润嗓子，认认真真地唱了起来。一歌唱罢，大家在报以热烈的掌声中，又接连地喊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当实在拗不过大家时，Q知青仍然会像唱第一首歌前一样有礼貌地再向大家鞠一躬，再亮了亮喉，然后唱第二首歌。这样连唱两首歌后，大家才算平静下来。Q知青学习成绩很一般，他虽学习很认真努力，但学习成绩始终在班里位居中等水平。他家里墙上贴了许多他获得的奖状，绝大部分奖状是他代表班级、代表学校去外面参加各种歌咏比赛获得的。父母虽然一直为Q知青担忧，担忧他的学习成绩随着年级的升高而落后，常常鼓励他要刻苦认真学习，还经常督促大哥抽出时间来帮弟弟补课，但不管Q知青如何努力，学习成绩就是上不去。当父母看到墙上许多

Q 知青因唱歌比赛获得的奖状时，心中也就宽慰多了。

Q 知青的唱歌唱得很好当然是靠天生好嗓子也是自己勤奋练习的结果。而他唱歌唱得好，善于唱歌，唱得最多、最辉煌的是在文革中。当 Q 知青刚升入初中学校读一年级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学校停课闹革命，在学校内大鸣大放辩论写大字报，接着是召开一个又一个批斗会。批斗四旧，批斗封建文化，批资产阶级思想，批走资派，由于 Q 知青的嗓音是出了名的清脆响亮，又是班里的文体委员，于是造反派常常叫他带头领着大家喊口号，他常常是喊口号喊得很认真，振着臂，亮着嗓，全力地高喊，许多次，他喊得喉咙酸痛，嗓子沙哑。当然，Q 知青也是很早就参加造反派的。而且 Q 知青参加造反派不久，他的父母、哥哥也都参加了不同名称的造反派组织。Q 知青的家庭政治条件好，父母都是苦出身，都是职工，大哥是一家工厂的工人，他和二哥是学生。全家人都是根正苗红。

Q 知青嗓子好，歌唱得好，口号喊得好，不仅他所在学校的师生都知道，而且学校外面有不少人也知道。不久学校学生从学校停课闹革命走向社会上去文化革命。当时，全社会各行各业都成立了造反派组织。镇上宣传栏、显眼的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自然这许许多多的大字报里也有着 Q 知青写的一分子。自然有许多尤其是大型的批斗会里高喊口号的人群中也有 Q 知青。很快，造反派都推荐 Q 知青为批斗会喊口号的带头人。接下来的日子里，凡镇上召开大型批斗会，带头喊口号的总是 Q 知青。当他情绪激动地振臂高喊口号，会场内成千上万的人也会群情激动地振臂高喊起口号来，场面很是宏大。同时，毛主席语录歌和许许多多的革命歌曲和文娱宣传，Q 知青都是积极参加。他每天都很忙，有

许多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后来，复课闹革命，Q 知青重又回到了学校回到课堂闹革命，这时候 Q 知青还是很忙碌的。既要大唱革命歌曲，又要参加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天天还是那么的忙碌，这时的 Q 知青不仅是学校里出名的活跃，在社会也是出了名的革命小将和“社会活动家”。

学校复课闹革命后不久，一场席卷全国各地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Q 知青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开动员大会喊口号，文娱宣传、唱革命歌曲等等干得很忙很忙。在强大的轰轰烈烈的动员宣传的同时，全校学生一张张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决心书贴上显眼的宣传栏内。于是又是一个紧接着一个表决心的大会。表决心大会后没多几日，学校宣传墙上光荣榜内写满了批准学生上山下乡的密密麻麻的名字。在这许许多多的名单内有 Q 知青的名字。Q 知青被光荣批准为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个。农村艰苦的劳动，艰苦的生活，Q 知青是知道的。因为，他的许多亲戚都生活在农村。Q 知青一家人每年都要到农村亲戚家做客，了解到而且是亲眼见到了农村贫穷落后的现象和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父母是很想让 Q 知青留在身边工作的，但政策规定，所有大中专学校学生都要上山下乡去干革命的。为了照顾 Q 知青，二哥在没有批准他参加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向学校提出和弟弟 Q 知青一起下放农村的申请。学校当然是一口答应，立即上报批准。当 Q 知青和父母知道后，二哥的名单已补在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的光荣榜内。就这样，Q 知青一家，一下子就有两个儿子第一批被上山下乡去接受再教育了，父母无奈，忙这忙那地为两个儿子各准备一副铺盖，两个放衣服的纸板箱，每人几套衣裤及生活小用品。Q 知青除了铺盖及衣裤及生活小用

品外还带了几本音乐歌曲歌谱知识。下放农村这天，Q 知青的父母、大哥一起把他和二哥送到 M 公社 D 大队第六生产队。这天，一家人不声不响地一直到 Q 知青和二哥下放的农村，直至一切安顿好后，父母、大哥才放心地离开农村回到家中。

Q 知青和二哥下放所在的 M 公社 D 大队应该来说在全公社里集体经济较好、农民收入不差的大队，当然，农民一年到头的劳动也是格外的勤奋和辛苦。Q 知青和二哥体格相比要差得多。二哥，自小喜欢体育运动，打篮球是他的特长，小学三年级时，曾被县少年体校看中后在少年体校学习三年，学会了游泳、体操和跳高，后来少年体校解散了，他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学校学习。但他养成了爱好体育运动、天天喜欢锻炼的习惯。因而练得了一副好身体。到了初中，他成了学校的校内运动员。曾几次参加了县、市及至省里的体育运动比赛，也得到过几次奖。因此，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重体力劳动也就容易适应了。而 Q 知青身材一般，体格一般，从来不喜欢体育运动和锻炼身体，即使家中的重家务活也都是两个哥哥干，他是从来不干的。下放农村干重体力活是很难胜任的。也正因为这样，二哥为了照顾他才主动要求和他一起下放到农村的。几天后，生产队召开全队农民开会欢迎 Q 知青和二哥的到来。队长知道 Q 知青唱歌水平很高，于是在会上特地请他给全队农民唱上一首歌。Q 知青爽快地答应了，他马上站起来，有礼貌地朝大家鞠了一躬，接着喝口水润了润喉咙，亮起了嗓子唱了起来，他唱的这首歌歌名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虽然是没有音响设备，没有伴奏，但他那滋润的喉咙，宏亮又入调的歌声，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场面，一下子平静了下来。在场的所有人都眼光齐刷刷地全部集中在了 Q 知青身上。这

动人的歌声在会场上空飘扬开来，飘向远处。等 Q 知青这首歌唱好，全场立即爆发出阵阵掌声和喝采声。大家都说从来没有听到过像 Q 知青唱得这样好的歌。这时不知是谁带头喊了声“再来一首”后，立即引来全场所有人的一致呼应，大家一齐喊着“再来一首，再来一首”。Q 知青立即面对大家又鞠了一躬，接着唱起了第二首歌，这次他唱的歌名是《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又是博得大家的一片喝采和阵阵掌声。Q 知青唱了第二首后原想可回到座位了，但大家不依不饶，又要他唱第三首……这样唱了一首又一首，大家越听越开心，越听越来劲，干脆要求 Q 知青唱几首大家会唱的《社会主义好》、《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当 Q 知青站在大家面前唱，大家就一齐跟着唱，大家唱得十分激动、兴奋、热烈和谐。这次生产队欢迎 Q 知青和二哥下放来农村的会议，后来变成了 Q 知青的演唱会。这次生产队召开的联欢会后，Q 知青唱歌唱得十分动听，十分动人，十分美好的传言就在全大队传开了。大家都说，六队来了位“歌唱家”、“歌手”。从此，生产队里比以往真的要热闹多了，凡有何集体的活动或会议，只要 Q 知青参加，总要要求他先来唱首歌。每到夜晚，当人们吃过饭后，就聚集在 Q 知青家里，有时聊天，有时讲故事，更多的时候是听 Q 知青唱歌。Q 知青的到来使原来冷冷清清的农村，变得热热闹闹。到了后来，Q 知青的家似乎成了歌舞场所，慢慢地有会拉二胡会唱地方戏的农民，会吹口琴、会拉风琴、会吹笛的下放知青都汇聚在这里，夜里，在二胡、风琴或口琴或手风琴的伴奏下，有时唱歌、唱戏，有时唱越剧，有时唱锡剧，有时唱沪剧，有时唱京剧，十分热闹，就如剧团演员的演出一样，引来了许许多多的远近农民前来观看。这样，使大家沉浸在快乐的文化娱乐生活中，消除了一天的疲劳，

加深了大家的联系和情谊，每一天都过得更有意义。

Q 知青歌唱得很好，大家都是另眼相看他，夸奖他，尊敬他。但他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时，特别是重体力劳动时，则情况完全不同，Q 知青挑担挑不动，甚至于人家挑一担，他挑半担都挑不起，即使挑起了也无法走得了路，往往是走几步就摔倒了。割麦，稍微割了一会，还不到十分钟割破手或脚，再或是无力了割不动了。于是队长让他干轻活，但许多轻活，他也干不来，如筛谷灰尘太多，让他满脸、满鼻孔都是谷芒和灰尘，轧麦，有好几次差点把手指都扎掉。队长见他这活也不能干那活也不能干，无奈之下，就任凭他自己能干啥就干啥吧。这情况，二哥是很清楚的，他也很无奈，多次对队长解释弟弟其实已努力的了，请队长向农民们解释多原谅、多照顾。

这一年，M公社里成立了宣传队，也要求有条件的大队成立宣传队。D大队呢，下放知青多，集体经济基础好，而且以前曾成立过宣传队，因后来有几个主角有的出嫁，有的年纪大了，就解散了。现在听说 D 大队要成立宣传队，一些爱唱歌唱戏或会拉二胡的农民，会唱能舞的知青都十分激动和支持。在大队领导干部的重视下，在农民和下放知青的支持下，很快就办起了 D 大队宣传队。Q 知青自然而然地也在其中。

演员演出主要靠平时苦练，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宣传队队员是不脱产的，只在演出时脱产，为了演好角色，每天早上 Q 知青很早起床就在树底下、在农田边，拉开嗓门吊嗓子、练唱歌，既要巩固会唱的老歌也要练习新歌。白天参加生产队农业生产劳动，夜里到大队部去练习演出。因为 Q 知青在宣传队演出中不仅要唱歌，还要会唱戏，担当戏中的角

色。这当然就需要去大队部学习戏中角色的了，在大队宣传队里当演员是许许多多人的奢望，因为宣传队演出时不用下田里干农活，而且，大队部里提供免费的中饭、夜饭，有时夜里练得晚了还提供免费的夜宵呢，况且，到底年大队部还给每位演员给予一定的工分补助。这种待遇在当时已算是很优厚的了，何乐而不为呢？因而能加入宣传队当演员是很幸运的。Q 知青学唱戏是不会有多大困难的，因为他在上初中学校读书时，当班里文体委员，曾经学过的。但演戏却从没演过也没学过。因而他学演戏时更加地认真和努力。每天都练到很晚才回家。Q 知青的二哥知道弟弟参加了大队宣传队当然很高兴，不管自己白天劳动有多辛苦，总是每天夜里不管 Q 知青多么晚回家总要烧好热水，备好夜宵等弟弟回家用。第二天一早又第一个起床把早饭做好让弟弟吃。有时又当第一观众，让弟弟把刚学会的戏演给他看，边看边提出意见。兄弟俩是相敬相爱，十分亲热和睦。

D大队宣传队练了一个阶段后，准备在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上首场演出，演出这天，在大队部前的一片宽大的场上，宣传队专门搭起了戏台，拉上了几盏一千伏的大电灯。晚饭后，全大队成百上千的农民从各自然村落四面八方地涌来，很快就挤满了整个会场，这时会场上男男女女、青年人、老人、小孩都聚集在一起，人声十分嘈杂，时间快到时，宣传队进场，拥挤的人们立即让开一条通道，通道两边拥挤的人们都相互争看抹着胭脂涂着唇膏，穿着戏服的演员。评论声、议论声不断传来：这个演员漂亮，那个演员帅，这个演员是某某家的女儿，那个演员是某某家的孩子。没隔多久，演员各就各位，台上立即响起了二胡琴声，接着是敲锣打鼓之声。当时针指在晚上七时整时，大队长站在台中央

一声哨响，亮着嗓子开始大声地说：“夏收夏种动员大会即将召开。”台下立即静了下来，大队长接着说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劳动，出色完成夏收夏种任务，今天特地请来大队宣传队为大家慰问演出，大家自学遵守会场纪律。演出结束，还要召开动员大会，请大家不要离开。大队长停顿了一下后又大声说：“现在演出开始，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宣传队同志们的演出。”于是一位打扮漂亮十分耀眼的年轻姑娘上台报幕，第一个节目就是 Q 知青的独唱《草原之夜》。他身穿一身青年装，气昂昂地走到台中央很有礼貌地向全场观众深深地一鞠躬后，在音乐的伴奏下就亮起嗓子唱了起来。他那宏亮的声音，高昂激越十分入调的歌声，深深地吸引了全场的每一位观众。大家被他那动听的歌声深深地打动。全场鸦雀无声，许久后，有人轻轻地问身边人：“这是哪里来的歌唱家？”在他身边的人惊讶地回答：“怎么，你连他也不认识，他就是从 X 城里下放到我们大队第六生产队的 Q 知青歌唱家，我已幸运地听过他唱歌有几回了。”边上的另一位人骄傲地说：“对，对，说得对，他就是下放在我队里的 Q 知青，我常到他家里去玩的。”不一会，Q 知青第一首歌唱完，台下报以雷鸣般的热烈掌声，掌声中夹杂着一阵阵喝采声，当掌声还未结束，台下又是一阵阵再来一首、再唱一首的叫喊声。于是 Q 知青接着又唱了一首，当他第二首唱完，台下又要叫他再来一首，报幕员一看这样下去，Q 知青太累了，立即走上台，向观众再三说明，宣传队演员前一阵子个个都苦练，练得太累了，Q 知青甚至嗓子都练哑了，再者，这样下去会影响下面精彩节目的演出，希望大家原谅。这样说，观众才罢休了。这次宣传队演出，Q 知青共安排两个节目，第一个是独唱，第二个是演《红灯记》片断里一名地下联络员，虽演得不是很真切，

但他歌唱得很好，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很深的。D大队宣传队第一次演出就很成功，以后又接着在各生产队去演出，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Q知青的“歌唱家”名气也就传得更远更广。每天晚上，到Q知青家来玩的人越来越多，借此机会，Q知青就把自己会唱的歌尽可能地教给来他家玩的人，而一些农民也十分乐意地把自己会唱的一些地方民歌教给Q知青。

从Q知青下放农村的第二年起，便有下放知青开始上调回城工作，因为Q知青在大队宣传队干得很好，是宣传队的台柱，二哥又是农村中农业生产的能手，大队干部经过研究，第一次下放知青上调让给其他人，而二哥和Q知青放到以后再考虑，这些决定和情况Q知青和二哥是不知道的，当他们后来知道后，下放知青上调回城工作已结束了。Q知青无奈地连续几天总是无声无息，有时在傍晚，只是望着窗外空旷的田野轻轻地唱起了郁抑情调的歌。但过不久，Q知青的这种郁闷就慢慢地淡漠了。D大队宣传队接到公社通知，要他们在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演出。大队领导立即召集宣传队成员开会传达公社通知精神，并再三强调这次演出有多重要，一定要成功，为以后宣传队去外大队演、去外公社演打好基础。会后宣传队全体队员群情兴奋，都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地干。于是他们按照分工、角色，立即进行排练。因宣传队队员是不脱产的，为了抓紧时间多练习，他们利用每天清早和夜晚刻苦地练，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演员们排练得越来越熟，演出节目虽在基本保持原先的内容外另增加了两个小品，这在排练时间上可省去许多，应该是够的，但大家仍一丝不苟地练，丝毫不掉以轻心。有的演员甚至于夜里排练结束后回到家睡在梦里还在背台词，Q知青呢，往往是回到家已半夜了，他还要练上几

首歌或几段戏。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到了演出日期，D大队宣传队，按时赴公社大会堂演出。这次演出的场面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说是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实际上各企业、各单位的领导全都来了，宽敞的会场内黑压压的坐满了人，舞台上灯光布景音响一应俱全。宣传队虽第一次在这样大的场面演出而且面对的观众全是干部，但他们有了第一次演出的经验，有了排练得较熟的功底，于是演出始终不慌不忙。照例，第一个节目还是Q知青的独唱歌曲，也同样是在观众阵阵掌声中，强烈的要求下，一连唱了几首歌。同样是在报幕员的再三解释下Q知青才离开舞台的。Q知青同样在另一出节目中《红灯记》片断里扮演一名地下联络员，虽没多少唱句和动作，但演得蛮老练，Q知青与上次所不同的是，这次演出的最后在观众再三强烈要求下，他上台又唱了一首歌，演出在阵阵掌声下才算真正结束。这次演出十分成功，赢得了公社领导的好评，D大队宣传队的名气于是流传开来，远近闻名，Q知青的名气也广为流传。这次D大队宣传队演出得到了公社领导的嘉奖，宣传队获得集体荣誉，Q知青本人也得到表彰。当他上台从公社领导手里接过奖状时，兴奋得双手微微抖动，双眼流下了兴奋的热泪。这是他努力刻苦付出所取得的成绩，这是人们对他工作的肯定，这是他有生以来获得的最大荣誉。因为这是他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后取得的成绩。他久久捧着奖状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下来。这天夜里他回到家里也是很晚了，但家里灯还亮着，二哥还没睡觉，照例做好夜宵在等待他回家。Q知青把得奖领奖情况一一告知二哥，让二哥同享这来之不易成绩的快乐。第二天，Q知青和二哥又把这喜讯打电话给父母、大哥，让全家人都为他高

兴为他骄傲。几天后 D 大队部召开全体大队干部、生产队长、下放知青和宣传队所有成员参加的表彰大会，会上重重地表扬了宣传队所有队员，也大大地表扬了 Q 知青。表彰会后，一些下放知青和宣传队队员在 Q 知青家玩，玩着玩着有人提议烧几只菜买几瓶酒为宣传队为 Q 知青庆贺。于是两小时后酒买来了，菜烧好了，大家围着桌子吃了起来，大家越吃越开心，越吃越起劲，于是再三要求 Q 知青为大家唱几首歌。Q 知青这时已喝得面红耳赤，但见大家如此看重自己，心想决不能扫大家的兴，于是稍微想了想就唱了一首歌，但当他唱了一首，大家仍要求他再唱一首更动听的，他就唱了首情歌《敖包相会》，唱后，大家仍不满足，还要他唱，实在拗不过，Q 知青就唱了段越剧戏《梁祝》中的《楼台会》，终于，这才算让大家满意了。Q 知青怎么也没料到正是这一首《敖包相会》歌一段《楼台会》戏让他受到很大打击。因为这首歌和这段戏，当时都是被批判的“黄色”歌和戏。

谁料想有人向大队部告发，几天后大队部领导找 Q 知青谈话，问他是否最近唱过“黄色”歌和戏。Q 知青一口承认。很快，Q 知青被叫到大队部写检查并立即被辞退出大队宣传队，又在全大队下放知青会议上、大队部全体大队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尽管 Q 知青和二哥再三向大队干部解释是无心的，不是故意的，但一点也没用。Q 知青心里是又怨恨又懊悔，整天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唉声叹气。二哥，几次去大队部论理，大队部领导耐心地对二哥说，大队部领导这样处理是对 Q 知青最轻的处理了。因为在众人面前传播黄色歌曲的性质不但恶劣而且十分严重的。对二哥本人，大队干部不停地表扬他，说他农业劳动表现好，并要求二哥多关心帮助教育 Q 知青。二哥回家对自己找大队干部论理的事只

言不提，却再三安慰 Q 知青把事情看轻、放宽心，仍像往常一样地生活。

下一年，D 大队又开始下放知青上调回城，这次大队部领导研究一致认为推荐 Q 知青的二哥上调回城工作。二哥知道后却找到大队干部坚决要求让弟弟 Q 知青上调回城工作。大队干部怎么也不同意，说 Q 知青还需要好好地接受再教育，彻底改变为止。二哥坚决地表态，弟弟不上调回城，自己决不上调。后来，这次上调，二哥没上调，Q 知青也没上调，但 Q 知青心里很难过，他后来知道二哥原来是完全可以上调的，但为了自己最后放弃了上调机会。造成现在这样，一切的一切都怨自己。Q 知青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二哥。当然这一切的一切二哥坚决不让 Q 知青告诉父母的。从此，Q 知青除了感激二哥外还很敬重二哥，弟兄二人更相敬相爱了。

再说 D 大队宣传队少了 Q 知青后，就等于少了一根台柱，大家心中觉得清淡了许多。每到一地，每一次演出，人们的鼓掌声和喝彩声也明显地少了，而问 Q 知青为何不在宣传队，为何不来表演的人越来越多。宣传队领导只得找词推托说他回 X 城市家去了，没法来参加。后来，有许多宣传队的队员和一些大队干部都要求负责宣传队的领导请 Q 知青继续回队演出。要求的次数多了，于是这位宣传队负责人向大队书记汇报和请示，经大队书记同意，就到第六生产队找到 Q 知青，说明来意，要求 Q 知青放下思想包袱，立即轻装上阵参加到宣传队里来。二哥听这位大队干部这么说高兴得跳了起来，代表弟弟满口答应，千恩万谢。可 Q 知青却一点也没有表情，只是默不做声，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二哥见弟弟这样，急了起来，和大队干部一起好说歹说地劝他。Q 知青

还是不肯。无奈，这位大队干部只得悻悻地离开。这时二哥其实比Q知青心里更痛苦，因为弟弟除了会唱歌外其他就没有什么可夸奖的，农村重体力劳动做不动，轻体力的宣传队工作又不肯做。自己不管怎么样劝弟弟，弟弟“软硬”都不吃，二哥心里很苦恼。但毕竟是弟弟，二哥虽无奈，也只能随弟弟决定，于是只能尽自己能力在生活上多照顾弟弟，在劳动上二哥也尽量地照顾他，帮他干。

这年初秋，M公社里来了两位X城市某音乐学院的两位教授。他们是来寻访人才，挑选学生的。他们要找既有天生的好嗓子又有音乐知识基础的年轻人，并经文化考试合格才录用成为音乐学院学生。当两位教授在Q知青下放前的乡镇时，听许多人说Q知青是个天生音乐人才时，特意寻访到M公社的。在公社里两位教授就听到许多干部推荐Q知青是音乐人才，是否让人通知他来公社，而两位教授决定到D大队去会会Q知青，见见这位是怎样真正的歌唱家，就是他们要寻访挑选的人才。两位教授一合计，决定马上动身去D大队第六生产队。公社领导要用机船送他们去，他们坚持一定要走着去。

秋天，是金秋之季，金秋的农村特别地美，天高云淡，晴空万里，蓝天下是广阔农村，一望无际的稻田，成熟了的稻穗，在阳光照耀下沉甸甸、黄澄澄地，一派丰收在望景象。在他们走过的田埂两边常常会有受了惊的小青蛙向稻田深处跑去。稻田中偶尔会飞出一只只不知名的小鸟边鸣叫边扑腾着翅膀向远处稻田飞去，这么美的农村秋景，两位教授却无心欣赏，因为他们要加紧赶路，尽快找到他们要找的人才。一个多小时后，他们便来到了Q知青所在的生产队。

说来也巧，这天，Q 知青所在的生产队正召开全体农民会议。动员大家积极投入到秋收秋种中去，照例开会前大家请 Q 知青唱个歌助助大家的兴。见这么多农民的要求，Q 知青当然答应了。于是他拉开嗓子唱起一首歌。歌声在会场上空，在一望无边的稻田上空传开，传得很远很远。两位教授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悠扬动听的歌声，突然站住震惊了，使他们难以相信是在离城市遥远的农村，在经济文化都较落后的这里的农村，居然会深藏着这么一位音乐人才，居然会有这么动听的歌声。这歌声虽唱得不是很标准，但是来自于原汁原味，丝毫没有变味造作的原声，就如同农村中流淌着清净河水的河流一样，美丽又纯洁。他们深深被歌吸引，悄悄地加紧跑到会场边，为了不惊动大家，他们蹲在开会的农民旁，静静地听着欣赏着，不时微微地笑着点点头。Q 知青一首歌唱后在大家的掌声和要求中唱了第二首，第二首唱完又在大家要求下唱了第三首。听得大家又激动又兴奋，整个会场洋溢着浓浓的欢乐气氛。两位教授在这种场合，在这种氛围，在动听的宏亮的歌声中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大家拍起了手。这时人们才发现了会场边来了两位陌生人。这两位教授于是立即向队长说明了来意，并悄悄地把 Q 知青叫到会场外的另一处，和 Q 知青谈了很久，又问了很多问题，最后又让 Q 知青唱了几首歌后就和队长、Q 知青分手离开了会场。Q 知青的二哥在边上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悄悄地对 Q 知青说：“弟弟，好运来了。”队长和 Q 知青及二哥都是知道离开的两位都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也知道他们是来寻觅、挑选音乐人才去大学深造的。但对 Q 知青谈也谈过了，问也问过了，考也考过了，Q 知青的歌也听过，却到底是录取了还是不录取，这样让大家不明不白地，他们就离开了。Q 知青懊恼地认为自己

这次又是空欢喜一场。于是许多在场的农民都来安慰 Q 知青，劝他耐心地等，两位教授对他总会有个结果和说法的，自己不必太急，顾虑得太多。二哥也对弟弟说选人才、录取大学毕竟是大事，是要经过许多考察和环节的，现在只有耐心地等，千万别自寻烦恼了。

其实，两位教授对 Q 知青考察很满意，为了对工作负责，他们不能马上当着 Q 知青面就这样简单地答复录用或不录用的，他们还要去大队部和公社了解 Q 知青的一些有关情况。他们一边朝大队部走去，一边向路上遇到的农民了解 Q 知青的一些情况时，绝大多数农民都竖起拇指夸 Q 知青是“歌唱家”、“唱歌刮刮叫”。当他们来到大队部正好遇见负责大队宣传队的这位领导，于是直截了当地了解起 Q 知青在农村的表现。这位大队干部先是表扬了 Q 知青歌唱的水平，如何为宣传队、大队争光，获得一些奖状，为农村、农民增添文化娱乐生活，受到农民欢迎。但又话音一转说他接受再教育不够，不但不积极参加农村劳动，而且还在许多人面前唱起了黄色歌曲，传播黄毒。从大队部出来，他们又向遇到的一些干部农民了解 Q 知青在农村的表现，这些干部农民都夸奖 Q 知青是个好知青。两位教授于是又特地找到了大队书记了解 Q 知青在农村的表现。大队书记对 Q 知青在农村的表现是肯定的，虽唱了黄色歌犯了错，但只要改正就好，因此，大队部、生产队领导正在对他帮助。两位教授回去后反复地研究、商量，都一致认为 Q 知青出身于职工家庭，家庭政治成分好，本人有唱歌天赋，是个人才，虽下放农村重体力劳动干不来，而且请假较多，但长期在农村，尤其是加入了大队宣传队后更是一心工作，充分发挥了作用，较好地为农村农民服务，为群众服务，取得很好成绩，这是他的主流、主要方面，他虽有错，但改正得快。更重要的是

这样一个热爱音乐又有良好天赋的青年如果不加以培养太可惜了，这也是对音乐事业的一个损失，更是我们不可饶恕的错误。两位教授意见一致后立即通电话向音乐学院党委领导作了初步情况汇报，得到领导支持后，就找M公社党委领导和D大队书记分别作了耐心解释和他俩坚定地要选拔Q知青去音乐学院深造的意见。得到公社、大队领导基本同意后方回X城。

两位教授回去后无声无息，什么消息也没有，Q知青和二哥心中都很烦恼，去大队部打探，大队干部都说具体情况不知道，去公社里打探，也都说不知道，甚至许多公社干部连音乐学院的两位教授曾来过都不知道。时间在一天天过去，Q知青和二哥烦躁得坐立不安。Q知青此时真感到了自己的困难处境，他想，上调回城轮不到自己，好不容易天赐机会，X城市音乐学院教授来觅人才，我的具体情况也和他们汇报过，问题也回答过，吊嗓子、歌也唱过，录取或不录取至今却音讯全无，看来，自己的命不好，又是空欢喜一场。看来又泡汤了。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阶段Q知青整天愁眉不展，嗓子也不吊了，歌也不唱了，人也明显地瘦了许多。二哥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但再怎么心痛也是无奈。

正当Q知青为不能进X城音乐学院这事十分苦闷之时，一天他突然收到了X城音乐学院这两位教授写给他的信，信中话语不多，意即叫他在某某日去X城音乐学院参加入学考试，到时，他们会在考场见面。这两位教授的来信，重又燃起了Q知青内心等待已久的希望和激情，这让他们哥俩再一次地无比激动和兴奋起来。这真是迂回曲折后又逢一春啊。因为虽是Q知青还要去音乐学院考合格后才录取的，但这是一个事关前途极好的机会啊，这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倍加珍惜的。于是二哥鼓励他这几日要好

好练习，争取考个好成绩。二哥更是为弟弟Q知青忙这忙那，不但家务全包下，叫他复习文化知识，天天买肉和鸡蛋给弟弟吃，让弟弟补好身子，有旺盛精力好好地复习。一眨眼，很快就到了Q知青去音乐学院参加考试的日子。这天，Q知青和二哥一大早就起床了，二人匆匆吃过早饭，就匆匆地上路向X城赶去了。到了X城又坐公交车赶到音乐学院。当他们走进考场时，两位教授已等候着他们了。这时离考试仅剩几分钟。双方几句简单招呼后，Q知青立即参加了文化考试，两小时过去了，Q知青是最后一个走出考场的考生，当两位教授和二哥问及考试发挥得如何时，Q知青只是摇头叹气。于是大家也不多问了，接着两位教授又让Q知青去另一考场参加了面试。面试时，两位教授都参加了，Q知青的面试很顺利，面试中，在场的教授对他的回答和歌都表示十分满意。考试结束，两位教授又把Q知青和二哥送上了汽车。Q知青和二哥是流着热泪万分感激，久久挥动双手与两位教授告别的。当Q知青和二哥回到农村后才把Q知青参加音乐学院考试之事电话告诉了父母。父母知道后十分开心并再三关照Q知青要有被录取和不被录取的两种准备，再三关照二哥要照顾好弟弟Q知青。这时D大队部的干部和Q知青所在生产队的队长和许多农民，都知道Q知青去X城市音乐学院考试回来了，都赶来关心他，向他问考试和录取情况，Q知青已冷落了好一阵子的小屋一下子又热闹了起来。Q知青和二哥都如实地告诉了大家。Q知青心里清楚，自己这次考试，文化知识笔试考得很差，虽面试考得不差，但录取希望很小。他心里是很不安心的，但退一步想，两位教授已给了自己机会了，考得不好不录取只怪自己文化基础差，太不争气了。而音乐学院对Q知青的考试结果评价也正如Q知青自己心里

想的一样。文化知识考试不及格，但面试成绩优秀。对 Q 知青这位考生考试录取，音乐学院领导专门作了研究和讨论。都认为 Q 知青文化知识虽差了一些，但年轻人脑子灵活，只要刻苦努力学习，可以补习的。而主要的是他的音乐天才，是个可造之才，是很难得的人才，不可错过，更不可让他荒废，把他抛弃的。至于 Q 知青唱黄色歌，犯错，只要改正就行。大家的看法和意见是一致的，就做出破格录取 Q 知青的决定。这一决定的做出中，当然两位教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两位教授在音乐学院里是权威人士，有较高的威信，他们对每位领导都做了许多解释工作。他们深信自己的判断和正确的眼光的。

Q 知青和二哥自 X 城音乐学院回到农村后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心里觉得面对两位教授这么重视 Q 知青，大队干部、许多农民都关心 Q 知青，一旦不被录取，很是对不起他们，枉费了他们的支持和爱护。Q 知青心里感到更内疚的是对不起两位教授和二哥。这样，Q 知青和二哥在心事重重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这时正值夏收夏种高峰时，二哥和所有农民一起全力以赴在田里奋斗着，天气十分酷热，且越热越要干，白天在田里抢收夜里又在生产队公场脱粒，忙得不亦乐乎。Q 知青是干轻农活儿，这阶段他就辛苦了，家里一天三顿饭是他烧的，哥哥每天换下的衣服也是他洗的。二哥实在太累了，往往一到家就匆匆吃过饭又下田干活去了，夜里半夜回来，脚也来不及洗，躺在床上便呼呼睡着了。早上天刚蒙蒙亮匆匆地吃一碗粥又出门下田去了。几乎是天天如此。繁重的劳动，紧张的生活，使 Q 知青和二哥改变了心情，对 Q 知青考音乐学院之事渐渐地淡忘了，队长淡忘了，农民们也淡忘了，大家都淡忘了，似乎，Q 知青从没有考过音乐学院一样。

虽说Q知青和二哥表面上很少提及此事，但心里却怎么也无法忘却的。这样忙忙碌碌地一天天过去，由于大家团结努力，共同艰苦奋斗了一个多月后，抢收抢种已近尾声，农活渐渐地轻松了些。这时，生产队农民就又想到了Q知青，只要Q知青在一起参加劳动，大家都会请他唱首歌或唱段戏，让大家一起乐一乐、松一松。而此时，Q知青心中十分郁闷、心事十分沉重，歌是唱了，戏是唱了，但不论他如何努力认真地唱，总是带着忧伤的味道。而往往就在这时，人们心情也就与Q知青一样，为Q知青可惜，为Q知青不平，也为Q知青感到忧伤。二哥听了弟弟的歌后虽当场不响，回到家后总要耐心地对弟弟劝上一回，并且渐渐地又像夏收夏种前那样，许多家务活仍由自己做。

现在，二哥已在农村干了多年，早已是农民的好帮手，农业生产劳动的一把好手。二哥早已晒得黑黑的皮肤，强健的身体，粗壮的四肢，粗糙长满老茧的双手，和农民一模一样，只有自己和熟识的人才知道他是下放知青。二哥待弟弟这么好，体现了很深的亲情，又劳动得如此勤奋和能干。这让农民和下放知青都佩服他，夸奖他。农村姑娘喜欢他，下放女知青也喜欢他。在他生产队里有位年轻女会计，父母都是队里老实巴交的老农民，自己高中毕业后回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不久被大队领导任命为队里会计，她见 Q 知青的哥哥不但人长得帅，身体强壮，而且吃苦耐劳，是个好青年，暗恋他爱他，但又不好意思直说，于是托队长跟 Q 知青的二哥说，二哥婉言谢绝了。同一生产队里有一下放女知青也爱上了二哥，常常有意地接近二哥，常常有事无事地去二哥家玩，有时也找机会把爱他的意思暗示给二哥，二哥却丝毫没有感觉。终于有一次女知青大胆地向二哥表白，二哥也婉言谢绝了。因为

这位女知青太娇生惯养，二哥养不起她，况且他要全心照顾好弟弟，直至弟弟上调为止。

正当Q知青和二哥等待Q知青音乐学院考试录取结果很心焦时，令他们意想不到、极度兴奋的事发生了。一天晌午，正是夏季酷暑一天中最炎热时分，无云无风，只有烈日高照，火辣辣的阳光直射大地，大地万物在高温中无声无息地耐着，唯独热得吃不消了的知了在一个不停地叫着。Q知青和二哥正在自己家门口树底下坐在长凳上静静地纳凉。但一动不动坐着纳凉仍觉炎热，心里心烦意乱，无精打采。忽然，二哥发现有两个人正在急匆匆地向他们走来，待近了定睛一看，几乎叫了起来，“是教授，是音乐学院的教授来啦。”二哥边叫着对Q知青说边用手指着远处。Q知青一看，果真是两位教授来了，“啊，真是他们，真是教授。”这么热的天，这么匆忙的赶来，总有什么要紧事吧，正当弟兄俩纳闷时，两位教授已气喘吁吁地来到了他们面前，一到面前两位教授连招呼也不打便从口袋里掏出Q知青被录取音乐学院的通知书，边兴奋地说，“录取了，录取了。”Q知青和二哥一下愣住了，接过教授递来了Q知青被录取通知书，连连看了好几遍，竟兴奋得一下子无话可说，许久才从兴奋中醒过神来，弟兄俩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于是连忙给两位教授让座沏茶，二哥还特意从队长家借来了一台台式风扇，让两位满头大汗的教授取凉，Q知青被录取音乐学院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许多大队干部、队长和农民知道后都不管天有多热，赶过来向Q知青祝贺。这时的天气虽很热很热，但怎么也热不过两位教授的温情，怎么也热不过大家对Q知青的一片热心，怎么也热不过二哥对弟弟的一片亲情，怎么也热不过Q知青对教授、对二哥对大家的一片感激之情。

弟兄俩对两位教授千恩万谢，连称恩师，热情地招待了两位教授，又立即将这一好消息电话告知父母，一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两位教授在 Q 知青和二哥家吃了晚饭就回公社去了。弟兄俩送两位教授到公社。第二天又把两位教授送上了轮船，临分别时又是对两位教授千恩万谢。

不久，Q 知青要去 X 城音乐学院报到了，临行前生产队、大队部专门分别召开欢送会，会上 Q 知青又为大家唱了几首歌。Q 知青去音乐学院报到这天，大队干部、队长和许多农民都来欢送他到村口。二哥请了一星期假，和父母一起欢送 Q 知青到音乐学院，一家人找到两位教授深表谢意，然后为 Q 知青安顿好住宿后方回家。就在 Q 知青考取音乐学院的下一年，二哥也上调回城工作了。

星转斗移，日复一日，多年过去，现在，Q 知青已成为了音乐家，是一位贴近群众，经常在各地为群众演唱，群众十分欢迎的音乐家。

Q 知青是一位人才，一位刻苦自学的人才，他的成功，在于自己的坚忍不拔，刻苦练习的结果，更在于有音乐学院两位教授慧眼识真才的真正的伯乐，得力于二哥的无私帮助和无限亲情，在于广大干部和农民的全力支持。Q 知青是下放知青中典型的又一个自学成才的好青年。

# 病退回城的知青

## 病退回城的知青

病退回城作舟楫 有真有假假亦真

在下放知青中也有通过病退回城的，有的从一开始就病退，从没去过农村的，有的是下放农村后开始申请病退的。有的病退知青的确有病，实在无法适应农村艰苦劳动和生活的，有的病退知青是下放农村后不幸得病后申请返城的，也有的病退知青没有病，而是通过“开后门”走病退途径返城的，凡事种种都有。J是个病退返城的女知青，她是位城市姑娘，她从学校一开始发动知青下放运动起，就一直提出并申辩自己双腿有严重的关节炎病，不适应农村劳动和生活。事实总归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但学校里学生下放农村是搞一刀切，更何况她父亲是右派，更是要无条件地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尽管J知青再三反复不断地申辩并向校领导提供大量病历、医疗证明，仍无济于事，因为知青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是头等大事，这是铁定的政策。J知青无奈，只得顺应潮流，而且，很快她和学校里所有学生一样，城里的户口便迁到了农村。下放农村劳动，独立生活，这对从没在农村劳动、生活过的知青是个考验，而对平时拄着双拐上学的J知青来说更是不可想象的。无奈，也的确是无奈，J知青真的是拄着双拐坐车再坐轮船再坐航船几经周折地和许多同学一起到农村报到，和

贫下中农见面，然后她又不得不随着母亲拄着拐杖，几经周折回到城里家里，J 知青有病是事实，她一面靠母亲挣钱生活治病，一面开始了漫长的申请病退回城的历程。在当时各地都在轰轰烈烈地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的时候，J 知青要想病退回城，况且是一个右派是个阶级敌人的女儿想病退回城，谈何容易。更何况申请病退从城里坐车到县城转乘轮船到乡镇再转乘航船到农村的无数次来回折腾和病退审批，通过从生产队到大队到公社到县里再到市里的层层关口，更何况右派父亲在单位停薪接受监督劳动，不得轻易批准请假帮女儿去奔波，母亲须每天工作挣钱，维持家庭生活而且同样的在单位也在接受监督不得外出。因此，就只能凭 J 知青自己拄着拐杖上下奔波了。这对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学生来说，一个尚未踏上社会从没出过远门的双腿残疾的女学生来说有多困难，可想而知。但为了工作，为了在城里有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生活，为了自力更生的安稳生活，为了今后，为了漫长的今后，她还很年轻，她必须这么做。这还不算，而在具体的向有关部门的申请批准返城的层层关口办理手续中又是何等地困难。最困难的是人地生疏，且往往是找这个领导不在，找那个领导不在，领导都忙，十分的忙，不是开会、出差就是下基层了。何况即使找到了，碰到与有的领导见面，一次两次还客气，次数多了，就嫌烦，以后再找他就难了，不是躲避，就是呵斥说她是自找苦吃。起先，J 知青走申请病退回城之路较顺利。生产队里队长、会计、贫农代表，甚至所有的农民看到 J 知青拄着拐杖流着眼泪诉说返城要求，都同情她，尤其是看到她拿出厚厚的一叠病历和医疗证明时，都极力支持她病退回城。其实，J 知青返城对生产队来说是有利的，是减少队里一份负担，否则队里要

养她，她虽无法干活，只能透支，但最起码每年的柴米是要给她的。因此，生产队里支持她病退返城的。然而到大队部找领导申请返城就有困难了，她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去的，因为她家里的情况，大队里领导是知道的，一个正在接受批斗、监督的右派的女儿。她曾找过大队部分管知青的团支部书记某某某，书记就从没正眼看过她一眼，尽管J知青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说着自己家庭是如何的困难，自己的病如何痛苦，根本无法在农村劳动。每每医院里治疗总是双腿扎满了针灸的针，这还不算，还要经常服药，一年的医药费又要用去许多，自己生活有多艰难，行动多么不便还要经常上下奔忙。J知青诉说时，团支书始终没抬头，只是嘴里嗯嗯地应着，这样，隔了好久，最后团书记表态，此事须大队里所有领导研究研究再说。这是搪塞、敷衍，大队里尚如此，那么乡公社呢？县里呢？市里呢？J知青心里十分茫然，一点没有底。但这条路是一定要走的。再艰难也得走下去。她知道要取得成功，靠得是信心、毅力和意志。而信心、毅力和意志是经过磨练出来的。她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从大队部出来回镇上没有船只能靠走。天知道，拄着拐杖从大队部走到镇上要有几里路，更糟糕的是当她好不容易走到近一半路时，肚子就饿得咕咕叫，怎么办？这里前不着村后不及店，但天无绝人之路，J知青发现在农民刚收山芋的田里有山芋“脚”，饥不择食的她立即取起在身上擦了擦吃起来，待肚子舒服些了，继续赶路，但走没多久，天忽然打起了雷，下起了雨，空旷的农村田野里，连个避雨的地方也没有，她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雨越下越大，不一会，她从上到下就被淋得湿透湿透，如落汤鸡一般。农村的田间小路难走，雨中坎坷不平的泥泞小路更难走，雷响、闪电、暴雨，路窄、路滑、路途

遥远都向她压来，她冒着雨水，流着汗水和泪水，艰难地拄着双拐一脚高一脚低地在田间小路上走着。滑倒了爬起来继续走，雨水泪水遮住了双眼，用手抹去继续走，也不知跌了多少次跤，流了多少汗和泪水走了多少时间的路，总之当她走到镇上时，走了大半天，已近黄昏，整个人面目全非，拐杖成了泥杖，人成了泥人。她走进镇上招待所时招待所阿姨见了，突然大叫起来，以为遇到了鬼。这时的她，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是如何走过来的，洗好澡、换好衣服，在招待所她发现自己双腿又红又肿，她忍着，她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还有一次是从生产队赶回镇上，这时正是冬季，这天也没坐着船，靠走着回镇，走着走着，天忽然下起了雪，而且越下越大，纷纷扬扬的大雪很快盖满了田野，盖满了小路，整个世界成了银装素裹的银色世界。看不见路面分不清方向，她只能一脚一步慢慢地摸索着前行。而最可怕的是当她走在下满雪的独木桥上时，真是艰难困苦，桥面又窄又滑，稍不小心就会掉入河中，天这么寒冷，田野举目无人，她心中十分害怕，她想：即使有人，如遇到的是歹徒，怎办？一旦伤害自己，自己是无力反抗的。即使不遇到坏人，但自己双腿残疾又不会游泳，一旦不小心掉入江中不被冻死也会淹死，后果不可想象，她越想越怕。但不过桥怎么办。如不过桥回生产队的路远茫茫，不冻死也要饿死。只能过桥，于是她硬着头皮、颤抖着身子，用双手扒开桥面积雪，拖着疲惫的身体慢慢地爬过了桥。爬过桥后，她才松了口气，这时的她回头再看着这么孤伶伶一座破旧的小桥，忽然冒出了一身冷汗，她难以想象自己竟然过得桥来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胆子会这么大，当她艰难地走到镇上回到招待所时，手和脚早已冻僵，整个人成了雪人。她在招待所里盖上厚被暖和了好长时间才醒过

神来。诸如以上类似事例，J 知青遇到过许多次。而每当她从惊险困难中过来，从农村回到镇上招待所后，她就会回想起她以前的家，她下放农村前的家庭生活，她那温暖的家庭。

J 知青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城市里一所大学的教授，母亲是和父亲同一所大学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女儿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许多欢乐。爸妈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父母为女儿买喜爱的各种各样的玩具，买十分漂亮的衣服，买许许多多的小人书和许多好吃的糖果。可说疼爱有加，特别是在星期天或节假日，父母总带着女儿逛街逛公园逛商场，一家人生活得和睦幸福，其乐融融。但在女儿 8 岁那年，父亲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原来的平静生活全被打乱，家庭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父亲被连续的批判，不停地写检查。更糟的是女儿此时查出来双腿得了严重关节炎。虽经四处求医，但收效甚微。而这时女儿正在学校上一年级。起先还可勉强走走路，渐渐地到后来路也不能走了，那时，是爸爸妈妈天天背着她上学的，后来爸妈工作十分地忙，不能再背她上学了，只能靠她拄着拐杖走着去上学。父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十分无奈。但值得欣慰的是，女儿自上学以来学习十分认真刻苦努力，品学兼优，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当女儿书读到初中时，所获的奖状已贴满了墙，因此女儿是父母的宝贝父母的骄傲。当女儿升入初中的第二年夏天，一场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掀起了。J 知青所在的城市，父母所在的学校，女儿读书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很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墙，批斗大会一个接着一个。当然 J 知青的父亲是右派是被批斗中的其中一个。让全家人永远难忘的、最痛苦的是在开始文革后的第二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全家人正在熟睡中时一阵急烈的敲门声把

全家人惊醒，母亲把门打开，随即冲进来一群戴着红臂章的造反派，二话不说就要把父亲带走，父母跟他们争辩几句，却遭母亲被推倒在地父亲被五花大绑，家具被砸。一阵口号声中父亲被带走了，并很快消失在茫茫黑夜中，黑夜重又静寂了下来，静寂得非常神秘和可怕。从此 J 知青的屋子里再也没有宁静，母女俩抱着哭了一夜。

从此，父亲接连几个月杳无音讯，接着母亲又被学校造反派从图书馆赶出来叫她拿着扫帚打扫学校厕所，有时还胸前挂着黑牌陪被批斗的人一起挨斗。女儿被剥夺了读书机会，她只能整天呆在家里。从此，母女相依为命。曾多少次，母女相拥而泣，妈曾许多次地对女儿说：“以后不要再上学不要再念书了，上学不好、念书不好，有文化知识不好。”女儿也许多次地含着眼泪对妈说：“女儿一定听妈话，上学不好，念书不好，有文化知识不好，我只要听妈话，什么都不要，只要做个听妈话的乖女儿就够了。”甚至，母女俩竟边哭边把贴在墙上的女儿的奖状一张张地撕了下来，一张张地撕得粉碎。在她们母女眼里文化知识是负担，文化知识是麻烦，文化知识是痛苦，文化知识是灾难，她们不需要文化知识，只需要全家平平安安的生活，后来，她们打听到了父亲被关的地方，也去看过父亲几次，每次见到父亲，父亲瘦削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眼里总是透着充满希望和坚定的目光，轻轻地对她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坚定地生活下去。她们和父亲一样地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苦难磨练了她们的生活，磨练了她们的意志，她们坚定地生活下去。半年后，父亲果真被放了出来，全家人得以团聚，父亲重新回到单位继续接受监督劳动。这样过了几个月后便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很快，J 知青便下放了农村。很快，J 知青的父亲却又被关了起来，被关理由是他怂恿女儿带头逃避和破坏上山下乡运动。J 知青的家庭重又成为破散家庭，重又回到原来分离的生活状态。无奈，J 知青从此只得靠自己的力量开始漫长的病退返城之路。在病退返城过程中，J 知青积累了许多经验，学到了许多理论，掌握了许多方法，结识了许多朋友。她奔忙也讲究策略，如去农村前，先听天气预报，天气不好不下乡。不盲目地找干部，在镇上先打听自己要找的干部在不在，不在，就不去找干部，为了省钱，她不住招待所，就住在一起下放的同学处或结识的朋友处。更使她高兴的是她充分利用了群众的力量。她把自己要求病退返城的情况写在纸上请队长、贫农代表签上意见，然后请全生产队农民签名，再把这份签满名字的材料交给大队部书记，而且是在大队部全体领导开会时交上去的。由于是自己的如实情况，也由于是生产队的极力反映，因此终于引起了大队部领导的重视，团书记、大队书记等竟相继在这份材料上各自签上了同意病退回城的意见，且盖上了公章。这一关的通过使 J 知青欣喜万分，因为，从此她申请病退返城只须去镇上公社里去找有关领导反映就行了，再也不用艰难地冒险去农村奔走了。这对 J 知青病退回城是十分有利的。而现在更有利的是由于 J 知青上下奔走了多次，公社里、县里的有关领导已对她熟悉，对她的事有所了解。更有利的是 J 知青有着一份签满农民名字，签上大队干部意见和盖了公章的材料。这份材料要比 J 知青口头向领导诉说要强许多倍。虽然公社里的干部更忙、更难找，且有的干部更难以说得上话。但现毕竟已过了两关，这来之不易通过的两关呀。事实上，J 知青在向公社有关部门干部诉说中也遇到周折，起先，公社干部对她是让座沏茶

很认真地听 J 知青说，耐心地听到说完，然后十分耐心地向 J 知青做起了思想工作，他从国际国内形势和当前阶级斗争新动向说到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马列主义理论说到毛主席理论和目前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势，从当前全市全县全公社知识青年下放情况到目前已取得的可喜成绩，转而说到 J 知青应克服残疾困难投身到广阔的农村去大有作为，不要迷恋城市生活，不要迷恋自己家庭成为温室花朵，要背叛家庭敢于和家庭决裂，在农村经风雨、见世面，使自己成为青松和雄鹰。为证实这观点，他举了一个又一个事例。最后，他劝 J 知青快回生产队去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重活干不动干轻活、轻活干不动看看公场还是可以的。经过 J 知青再三申辩，并拿出了厚厚一叠医疗病历和医疗证明及生产队农民联名签名和大队意见材料后，这位公社干部终于默不做声许久后表态，此事暂不考虑审批，以后再说。当 J 知青再次找到他时，他这次既不讲理论也不讲形势，而是仔细凝视了 J 知青好久后忽然说：“你在农村无法劳动，那么在农村找个人嫁给农民生孩子照看着家不就行了吗。”听了这话，J 知青几乎晕了过去。她听说，她也知道，在下放农村的知青中，有的知青的确是在农村找了对象成了家了，而且其中也的确有女知青因吃不起农村劳动的苦重负担且希望上调回城感到渺茫无望而在农村成家的。但自己呢，简直一无是处，右派父亲是阶级敌人，自己残疾，生活自理都困难，是个累赘，谁要咱，谁看得上咱，不要说城里人看不中，下放的知青无人看得上，农民无人看得上，就连自己也看不上。想到此，J 知青忽然鼓起勇气对这位干部说及自己情况并请他当一回月老媒人帮自己介绍合适的对象。这样一来却难住了这位干部，望着 J 知青瘦弱的身体，走路双拐拖着

的双腿，竟难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细细想来，也真难，J 知青那瘦弱得弱不禁风的身体不说，而且拖着残疾的双腿，谁要娶她呢？谁娶了就是娶个包袱在手。再想 J 知青也真可怜，为了病退回城上下奔走了不知多少回。再说，她确实无法在农村干活，并且病历证明和生产队大队干部签上意见盖上公章的材料是铁定的事实。于是就软下来改口说，J 知青病退回城的事待他向公社领导汇报后再定。后来，经过 J 知青多次再三地向这位公社干部诉说后，终于这位干部收下了 J 知青的材料，并让她填了病退表格。这时的 J 知青激动、兴奋，她知道填了这张病退表格，就意味着是成功了一半。就等于是说明承认 J 知青的确有病，不适应农村劳动，就等于是同意 J 知青因病回城。J 知青兴奋得全身微微抖着，她慢慢地填着表格，是用微微抖着的手填上去的，她努力地强压着兴奋，想尽可能努力地把字写得端正些、漂亮些，但无济于事，写出的字不仅松散歪斜，而且有好几处写了白字。她写了好久才把表填好，用抖着双手轻轻地递交给这位干部后，竟还对他深深地鞠了个躬，表示感谢。事后，她想起这事就十分的后怕，自己怎么会向领导鞠躬而且是深深的一鞠躬，要知道这是封建礼节，是十分严重的被批判的封建礼节。而且不仅是批判，连病退返城也成泡影，她后悔当时为啥不用握手的礼节形式并嘴里表示谢谢革命干部呢。她真有些害怕，害怕这位领导批判她，说她受家庭封建思想的教育太深。想到这她虽强作镇定，但全身在颤抖，她恐惧得快要站不住了，但事实上，这位领导并不在意她的一举一动，而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张表上。看到表上歪斜的字后摇摇头无奈地收下了。时间过去了几个月，交上去的表格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经多次打听，才知道，原来 J 知青所填的病退

回城表格一直被这位领导干部压着，根本没有交上去。原因是这位干部有位堂兄也是个双腿不能走路的残疾人，已三十多岁，至今尚未未成家。父母十分着急，多次托这位干部物色对象，让堂兄成家，好有人照顾他。这位干部也真尽心尽责，已多次为堂兄介绍了好几位农村姑娘或下放农村的女知青，但没有一个人是同意这门亲事的。实在无奈才想到了J知青。J知青虽双腿残疾但皮肉白净，五官端正，面容娇好，经和堂兄及堂兄父母沟通商量后，堂兄父母暗下看了J知青几次，最后坚决不答应J知青做他们的媳妇。他们认为J知青父母成分不好是阶级敌人，现在批斗监督。J知青自己生活自理也很困难，如何来照顾自己的儿子，况且是需要照顾一辈子的。于是这事就搁了下来。J知青知道后，就直接找到这位干部，再三要求他尽快把表交上去。这位干部仔仔细想，没有理由再把表压住，或许是一份良心，是一份责任，更是符合病退政策，没多久，J知青病退回城表和材料终于被交到了县里。而这时J知青的父亲已早被放出来回到学校，后来由于父亲积极主动改造，更是工作需要，恢复了原来的工作，母亲也重新回到图书馆工作了。甚至有时母亲还可以向单位请假帮女儿病退一起去县、市奔走了。而这时，J知青为自己病退之事已奔走了三年多，这三年多在人生中并不算太长，但这三年中J知青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吃了许许多多的苦，历经许许多多的险，流了许许多多的泪，风雨过后是晴天，虽然这时的J知青那娇嫩的容貌已经布满了沧桑。但返城希望已不远，正在前面向她招手。又是半年过后，一天我在S城里偶尔碰到了J知青，这时的她已病退返城在街道办的一家厂里上班了。只是她拄着拐杖，黄黄的布满沧桑和皱纹的脸上流露出十分高兴的样子，眼中充满

了希望和自信，她激动地告诉我，现正在厂家上班，她虽工作辛苦，但能胜任，最主要的是现在自己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地生活着。她说这话时，我看到了她全身充满了青春和活力，我心中暗暗地祝愿她今后的路越来越宽广，生活越来越幸福。

H 知青也是一位从 S 城市下放到农村的女知青，虽与 J 知青不住在同一条街、不同读一所学校，但她也是位“病退返城”的女知青。她和 J 知青同龄，同时下放同一公社，她和 J 知青不同的是下放农村后经过努力锻炼，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曾得到过农村干部、农民的一致好评。几年过去了，和她一起下放的知青中开始慢慢地陆续有人上调回城工作，但多次上调回城的幸运却始终轮不到她，她感到上调希望十分渺茫，加之农村劳动实在太苦太累，生活太单调太枯燥，于是她开始了走“病退返城”的“捷径”。所谓病退返城捷径，即是她身体其实健康，并无病，却伪造医疗证明和病历，以有严重疾病无法在农村劳动和生活为理由，通过各种关系，“开后门”，又通过各层关口关节，达到因病返城工作的目的。H 知青是和 J 知青同一下放的，她们同坐一辆汽车到了县城同乘一艘轮船到了乡镇公社后才各自分开奔赴大队、生产队报到的。原先 H 知青和 J 知青并不相识，她们是在坐着从 S 城开往县城同一辆公共汽车上认识的。刚见面时，H 知青见到 J 知青跛着双腿背着背包铺盖也下放去农村报到时，禁不住“扑嗤”一声笑了出来。心想，这样瘦骨伶仃、双腿残疾的人也都下放，这种人连走路都困难，生活也难以自理，如何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经受锻炼，何时才能成得了新一代农民啊！何时才能得到农民的肯定呢？然而当她看到 J 知青背着包和铺盖十分艰难地行走着时，嘲笑顿时转为了同情，

轻视也就成了怜悯。她不由分说地一把夺过J知青的铺盖背到了自己的背上。动作是如此的轻巧、敏捷，态度是十分地坚决和自信。因为H知青虽是个女知青，但她身强力壮，增加这个铺盖的重量对她来说是轻而易举很轻松的事。因而她一直把J知青的铺盖帮着拿到公社后两人分开为止，J知青母女便是千恩万谢。

H知青出生在S城市郊区蔬菜大队一户农户干部家庭，她们家庭说是农户，全家户口却在城市。父亲是蔬菜大队小干部，母亲是蔬菜大队的职工，父母靠领工资过活的，但说她们全家是城里人，父母却都在田地干活，干着农民的活儿。父亲虽是干部但不脱产，而是带头干农活。H知青自小就跟着父母常常去田地帮着干活，十分熟悉农活。她体格强健，在学校读书从小学一直到中学毕业始终是班里的劳动委员。这也为H知青下放农村锻炼接受再教育有了一定的基础。

H知青一到农村就受到农民们的欢迎，尤其是当农民们看到她在干许多农活较熟练，不用教就可干得很好，于是都夸奖她。H知青表现也的确不差，她清楚她需要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留下好印象，得到好评，这对她的前途是十分重要的。果然，她一下放农村就和农民打成一片，重活脏活抢着干，常常是起早贪黑地干，没日没夜地干。很快H知青在农村的突出表现就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在生产队全体社员大会上，队长亲自表扬了她，说她生在干部家庭根正苗红，说她热爱农村以队为家，说她没有一点城里人的架子，和农民打成一片，说她热爱劳动，在再教育中练就一颗红心，取得很好成绩。不仅生产队干部夸她，农民也夸她，说她身体强壮，真是农村中的好劳力，说她吃得起苦又有文化，是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甚至于有时在生产队全体社员大

会上，队长还请她谈谈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茁壮成长的体会，队长似乎在有意培养她。更令她兴奋的是队长在与她的一次谈话中无意间透露了生产队领导、贫农代表商量过想提拔她当生产队妇女队长呢。这一年，H知青在年终分配时，劳动工分被社员评为与生产队一等的妇女劳力一样高，分红竟分得了近二百元。这二百元在当时是很值钱的。这是她认真再教育的成绩和见证，也是她的骄傲。这一年是她下放农村后最开心的一年，虽皮肤晒黑了，身段变粗了，手上长满老茧，肩上由于经常挑担长了“肩瘤”，但心里乐滋滋的，在劳动之余，她还常常哼起了小调。因为她似乎看到了“生产队妇女队长”、“下放知青代表”、“新一代农民代表”等等光环在向她投来，然后呢，然后是到处演讲，在阵阵掌声中介绍她成长经验；或上调回城或在农村提干，层层提拔、飞黄腾达。然而事实呢，事实是下放农村的知青中优秀人才太多了，仅H知青的大队就有许多，连她所在的生产队，也有几位。一年过去了，H知青虽经常受到生产队、大队领导的表扬，但既没当上妇女队长、也没当上知青代表，更没到处介绍成长经验和上调回城希望。第二年过去了，结果呢，第二年的状态和第一年一样，不同的是生产队、大队领导表扬她的次数明显减少了。H知青的笑声和歌声也明显减少了。第三年，H知青坚持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信心开始动摇了，而这时在她下放的这个农村的知青中开始陆续有人上调回城，而同时，各地又在喊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扎根农村，当一辈子农民，干一辈子革命。她想：虽然自己适应农村劳动生活，但要一辈子在农村太难了，毕竟农村劳动太苦太脏太累，农村生产太苦、太枯燥、太单调。她感到了自己通过劳动锻炼上调回城已无希望，在农村

培养提拔干部也已无望，那么就必须想其它办法，通过其它途径回城工作。否则再隔几年后，自己不但上调无望而且也已成了满脸风霜布满皱纹的农村老太婆了。为此，她越想越怕。说来也巧，一天，她正巧碰到H知青。几年没见，两人相见自然话就特别的多。两人促膝而谈说起下放去农村第一天在路途相遇情景，及三年来各自的情况，各自都感叹万千。当H知青知道J知青正在“病退返城”已跨过几道关口后，就十分重视起来并详细地问J知青“病退返城”的一切手续和细节。她认为“病退返城”对她来说是回城工作的一条捷径。虽自己无病，而且在农村劳动、生活得好好的，但为了返城工作，为了自己的前途，无病可成有病，病是生出来的，J知青双腿有严重关节炎，可以病退返城，我的腿也可得严重关节炎而病退返城。况且自己有个亲戚在某某医院当院长。通过医疗证明自己腿得严重关节炎是能成功的，没有问题的。于是，从此，她开始走上了病退返城之路。从此，她劳动没有以前那么积极了，也不像以前那样，起早贪黑天天出工了，慢慢地三天有两天请病假休息，于是，她开始奔忙于生产队、大队、公社、县里、市里有关部门。起先生产队领导、队里的农民对H知青的医疗证明，和亲眼见到H知青跛着腿走路时都半信半疑的。以至后来看到H知青在生产队会议上痛哭诉说自己的病有多严重及她走路越发的不行时才真正地相信。和J知青一样在H知青申请病退的材料上，队长签了同意病退的意见，盖了公章，还和生产队农民一起签了名。当时队长和许多农民不仅当着H知青父母的面夸奖她以前在农村的表现，还说如果病退返城不成，H知青腿病治不好都没关系，生产队随时都欢迎她回来。队长说这话时是对H知青的离开表示恋恋不舍的。H知青和父母离开生产队时，一些农民还送给

他们一些鸡蛋、大豆等土产品。对队长的一番真心话对农民的一份热情和好意，H知青深受感动，她热泪盈眶，但她不得不这样做，她是无奈之下方搞病退返城的，因为这事她十分清楚，必须这样做。H知青“病退返城”和J知青一样，从此有了生产队队长签的意见和盖的公章，农民联名的这份材料后去大队部里签意见就要顺利得多了。加上大队干部都很清楚，H知青父亲是位长期从事农业的干部，母亲是长期干着农活的职工，H知青根正苗红，况且她刚来农村时表现也不差。现在她搞病退，医院里有证明，生产队签了同意病退的意见，且农民还联名呢，她病退返城对于大队来说丝毫不受影响。H知青为病退返城已来大队部哭诉了几次，哭得是十分伤心，十分可怜：要不是她的腿患严重关节炎，连走路都非常困难，她也不会哭得那么伤心，加上她父亲是对大队农业十分支持，无偿地送给大队好几次农作物优良种子，价值要有几千元呢，知恩图报，有恩必报。于是，也的确是大队部领导很重视，大队书记和大队部分管下放知青的领导分别在H知青材料上签上了同意病退返城的意见，盖了公章。这时，H知青病退返城已顺利地通过了生产队、大队两个关口。H知青在通公社签意见这关口时就更顺利了。因为H知青的父亲作为干部的代表，在文革中曾两次来公社巡回演讲。在公社干部中，在人们心中留下很深印象。而现在，H知青的腿病越发的严重，有两次是全靠父母一边一人用胳膊架着她来到公社的，公社干部见了个个都同情她，加上H知青边痛苦地哭着向公社有关部门干部诉说着自己的病有如何的严重，自己是如何的痛苦，边从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大叠病历和医疗证明时，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干部，于是对H知青的病深信不疑。这位干部一方面安慰H知青，一方面作了认真详

细的记录，最后并当即表态，他将把H知青的严重病情和要求病退返城情况尽快如实地向公社领导汇报。他还亲自把H知青及她的父母送到公社门口，并再三关照H知青，对她病退之事一定负责，请她一方面安心养病，一方面等待消息。这位干部果真如他所说工作很认真负责。当H知青离开公社后的第二天即向公社有关领导作了详细汇报，还特意地说了H知青的腿病是如何如何的严重，病痛是如何如何地折磨她，H知青和父母来公社反映情况是哭得如何如何的悲伤，添油加醋、如此这般地描述一番。公社领导听得十分感动，非常同情，并在公社领导会议上一致同意H知青病退回城。

两星期后，H知青又来到公社，这次来时与上次不同的是，H知青坐在藤椅上由父母一前一后抬着来的。来的时候在他们后面跟了一大群人，到了公社又引来了许多公社干部关心。有许多人围观、有许多人猜测，有许多人在议论。很快，在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知道情况的干部向大家解释和劝退下，大家才纷纷离去。今天H知青和父母是有备而来的。因为上一次接待他们的公社干部当着他们的面表态对他们女儿病退返城之事一定负责，并让他们等待消息的，但两个星期过去了，却毫无音讯，于是他们十分气愤，今天是抬着女儿到公社里来向公社干部讨个说法的。上一次接待他们的公社干部很快站到了他们面前，并请他们到办公室让座沏茶，经过详细解释，这才使H知青和父母消除了误会，放宽了心。这位公社干部办事效率也真高，立即拿出了病退表格让H知青填，并在填好表格的材料上签上了意见盖上公章。这时，才使H知青破涕为笑。H知青的父亲久久地握住这位干部的手，全家人热泪盈眶，千谢万谢，不停地赞扬这位干部认真负责的精神。

事情办妥后 H 知青仍由父母一前一后地抬着离开了公社。他们离开时脚步轻松、脸上没有了眼泪，他们后面也没有人跟着。现在 H 知青病退返城已通过了生产队、大队、公社的三关，以后通过县里、市里的关仅从交通上来说就要方便得多了，用不着父母抬着坐汽车再转轮船再乘航船几经周折地奔忙了。虽然要通过县里这一关也得坐长途汽车，但毕竟较以前省劲多了。而这时，他们正巧又碰到了 J 知青，从 J 知青这里知道县里对下放知青病退返城上报材料是分批的，不是有 1 份材料就立即上报 1 份的，同时他们也知道 J 知青的病退材料已由县里上报到了市里。J 知青同情 H 知青，她们同病相怜，而且看来 H 知青的病要比 J 知青更严重。虽说 J 知青是无奈之下不得已才靠自己柱着双拐杖为自己病退返城奔走。但 J 知青总是还能靠自己走走的。而 H 知青呢！看眼前，连走路都不能了，只能全靠父母抬着走，可见毛病的严重了，J 知青可怜她、同情她。也希望她能早些日子顺利地病退返城，尽早地养好病早日工作，像所有正常人一样自力更生地生活。她们俩似乎有缘相聚，而且十分亲热地和亲姐妹一样谈着、聊着，虽然她们十分亲热地谈着、聊着，但在谈和聊时，H 知青始终在言语中对 J 知青保持着似乎是一种警惕、一定的距离，因为 H 知青有一次在公社里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办公桌子上无意间看到了 J 知青的有关材料，才知道 J 知青的父亲是个右派分子，是阶级敌人。于是她似乎也明白了 J 知青为何有这么严重的病也要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原因了。似乎觉得 J 知青的下放与自己的下放有所不同。虽心里对 J 知青的下放是同情的，但似乎也觉得理所当然的。同时又对 J 知青的几次相遇，J 知青总是坦诚置腹地告诉她一切，才使她病退返城经历中少走了许多弯路。H 知青的父

母也是热情好客，他们硬是拉着 J 知青去饭店请她吃了顿中饭，并一再表示，今后她可常到他们家玩，要和 H 知青多联系。这次 J 知青和 H 知青分手各自回家是依依不舍的，她们心中互相默默地祝愿，都能如愿以偿早些顺利病退回城，早些身体健康。

H知青知道了县里上报病退材料情况后，于是县里就不用天天去，而是可以有的放矢地去进行了。虽说这样，但H知青必须要经常了解到县里是哪个部门分管下放知青的，组织下放知青病退材料情况，是否已满一批，准备何时上报，如果去找领导干部，现在在不在，等等。加上前几关经过积累的经验和J知青的帮助指点，H知青去县里市里反映诉求已熟门熟路的了。后来H知青是如何通过县、市有关部门批准返城的，我并不知道。但半年后，我在S市里碰到了J知青时她告诉我，就在J知青病退返城后不久，H知青也“病退返城”了。当她知道H知青病退返城时，她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因为当时她们的祝愿终于都实现了。这次她看到H知青时是由H知青的妈妈扶着她从一家医院里出来的。这次见面，她们都很兴奋、很激动，都十分亲热地谈了好多，好久好久才分手。

后来，我去S市里，偶然地远远看见H知青，惊讶地看到她匆匆地走着，既没有人抬她也没有人扶她，不用拐杖，就靠双腿自然地匆匆地走着。我心想：或许是高超的医学治好了她的病。或许是她凭着坚强的意志战胜疾病，也或许是医学和意志二者的结合的结果，但愿H知青和J知青都治了病，都健康地幸福地活着，自力更生幸福地活着。

在下放的病退知青中也有下放农村后由于艰苦的农村生活、繁重的农村劳动，严重的营养不良、有顿无顿饮食的生活方式，

使许多人患病。一些人得了严重的病，由于家中经济条件差，自己在农村收入又太低，没能及时去医院彻底治疗，硬挺着，实在不行就去村里医疗室配点药将就将就，以至病越发的加深后才开始走“病退返城”之路的。当然，也有不少知青带着病一直熬着、挺着，直至上调回城后才去医院彻底医治，但往往为时晚矣，造成终身得病的结果。有个别的甚至于年纪轻轻就夭折了。当然一些人虽在农村得了病，但由于及时医治，是得到彻底治愈的。B是一位下放农村得病后通过病退返城的知青。B知青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一家工厂的工人，母亲是一家商店的营业员。家中三代同堂，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连B知青在内共10口人，爷爷奶奶是农民，现年纪大了，靠儿女生活，兄弟姐妹6人，除妹妹还小未上学外，其余5人都在读书，5人中有的学费全免有的半免，平时生活仅靠B知青父母的工资收入，生活十分拮据。因而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一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一是对照国家政策，B知青家一下子三个孩子下放。子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B知青是自己要求下放的，父母是知道孩子尚小去农村劳动生活会吃许多苦，这些孩子头脑简单，没在农村生活劳动过，是不知道的，但也无奈。否则，即使不下放，在城里没工作做，家中生活也是十分的苦。而在下放的三个孩子中，两个是B知青的哥哥，B知青年龄最小，仅有16岁，又由于家中生活困难，孩子营养不良，16岁的孩子长得又瘦又小，尚未成人，就要去农村锻炼，既可怜又心痛，因此，三个孩子下放农村报到这天，个个胸戴大红花脸上笑容满面，而父母的脸上却没有笑容，只是默默地为他们每人准备着铺盖、衣服、生活用品，准备停当，也是由三个女儿送他们到乡下的。临行，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尤其对小儿子的关照，如劳动太累生活太苦就回家来。三个孩子走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依依不舍地流下了眼泪。

爸爸、妈妈对三个孩子下放的担心不无道理。原先，父母是和爷爷奶奶商量想把三个孩子都落实到爷爷奶奶原来住的农村，因为那里有许多亲戚可对孩子有个照顾。但不懂事的孩子死活不肯，结果是瞒着父母偷偷地拿了户口本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别的农村，而最气的是小儿子B知青最任性，他不肯与两个哥哥下放在一个村坚决要一个人下放另处。任凭哥哥和父母怎样劝说都没用。欢送知青下放农村这天，一位干部对B知青爸妈祝贺，说一下子为他们就解决三个吃闲饭的孩子，应该高兴。但父母怎么也笑不出来，B知青和两个哥哥却高兴得欢蹦乱跳，像是出门去旅游似的。而事实是三个孩子到了农村后很快就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难题、许许多多的困难。首先是生活上的困难。洗衣烧饭和煮菜。洗衣不是很难，在家时B知青常常是自己的衣服自己洗。洗床被、烧饭和煮菜是由姐姐和妹妹做的，现在全要靠自己做当然很难，而眼前最难的是烧饭和煮菜。起先几天，队长派专人来教B知青如何烧饭、煮菜，加上B知青从家中带来了一些熟菜。生活过得还可以，但鸟儿总要自己飞，鱼儿总要自己游。几天后，B知青不得不自己烧饭、煮菜。可结果是第一顿饭就烧糊了，菜也太咸了，没法，B知青只得硬着头皮将就着吃了后马上和社员一起下田干活。16岁的孩子呀，似乎什么也不懂，什么都不会，他虽在学校支农劳动过，那种劳动毕竟不同，是轻松和义务的，这对于经常在学校坐在教室里上课的B知青来说犹如从鸟笼中放飞的小鸟飞向蓝天一样，自由和快乐。劳动之余他和同学们在田野相

互相嬉戏，互相追逐，还摘了许多香喷喷的野花送给老师送给女同学。现在，虽田埂上，河滩边也到处长着许多野花，不知名的许多美丽的野花，但B知青无心欣赏，更无意摘采。虽然他现在的劳动是和几个农村孩子一起在田里撒猪灰。这活是队里的轻活儿。轻活儿，对于B知青来说已是重活儿了。B知青学着其他孩子样用一双稚嫩的小手第一次面对田里一堆堆猪粪，忍着臭气和恶心，硬着头皮抓起猪粪均匀地撒向四周。这样重复劳作着，一堆又一堆，一块田又一块田，一天下来，早已是满头大汗，身疲力尽，而中饭匆匆将就吃下肚的糊饭、咸菜早已消化干净，饥肠辘辘，其实，肚中饥饿是在晌午时就开始的。晌午休息时，一起劳动的农村孩子有爷爷或奶奶送点心来给他们吃，他们吃得是多么的开心和可口，而B知青只能忍着、熬着、挺着。直至傍晚收工回家，家中什么点心也没有，有的只是锅内的糊饭和咸菜。B知青没法也饿得无奈，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吃了一碗冷糊饭和冷咸菜。要知道，B知青才16岁，16岁的青年正是长身体十分需要营养的时候啊。现在没有充足的营养就别说了，这是不现实的奢求，是不可能的，那么现在却是连最起码、最简单的热饭热菜都没能保证。生活可谓很艰苦的，而这种生活，只仅仅刚开头，遥遥无期、漫长的艰苦日子还在后头呢。他太累了，太疲惫了，什么讲究卫生，什么良好习惯，他全不顾了，他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天亮，队长已早早地来派工干活了。他一骨碌从床上跳起来，他提了提热水瓶，是空的，只能洗冷水脸，立即匆匆地先烧了瓶水，因为他早上出工干活到中午回家十分饥饿时还可吃碗热开水。然后洗米煮饭，当饭还未熟透，农民已下田了，他只能匆匆地吃了碗半生不熟的饭后下田干活去了。其实，生产队长对B知青的劳动、生活

是照顾的。在生活上专门把生产队仓库隔出一小间给 B 知青居住，特地叫了泥水匠来砌砖灶，还亲自帮 B 知青打扫屋子，搭起竹床。派专人教 B 知青烧菜煮饭，在劳动方面为 B 知青请了师傅，传授技术。看 B 知青年纪尚小且又长得瘦小像孩子一样，想安排他干放牛的农活，但生产队总共只有三头牛，而且，队里要干农活的孩子多，早在干放牛农活的孩子已有好多个，最大的孩子也要比他小几岁，于是只能取消这念头，但队长是同情他、怜悯他的，派工时总让他干轻农活儿。队长的想法和照顾的事实 B 知青心中是知道的，他也较争气，在劳动中主动积极，任劳任怨，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忍饥挨饿，从不叫苦，要知道，B 知青所下放的农村是整个公社最穷、最僻远的农村，整个村子没有一家商店，农民们买油盐酱醋、买鱼买肉需要走上几里路到临近农村商店去买。当然，偶尔也有挑着货郎担的小贩来村里，农民用钱可买到些生活必需品的。当然也可用物换的，如用鸡蛋、碎布、米、面、豆等等。每当小贩敲着小锣吆喝着进村后，总是引来不少的大人小孩，有挑东西的、有交换或购物的，有议论的，有围观的，有看热闹的，这时，货郎贩总是十分客气地大方地把担子搁在地上，亮出筐内满满的货物，让大家看，让大家挑，还从口袋里掏出“勇士”或“经济”牌香烟向在场的男人们每人发一支，发了个遍。不多一会要买东西的、要换东西的会买好换好满意地走，不多一会又引来了一些人买或换物的，这样持续了几次，直至再也无人买或换物了，这时货郎贩便挑起担子边敲着小锣边吆喝从村这头走到村那头，继续做他的生意，几个小时、有时是一整天，货郎担满满的一担货物便全被农民买或换了。于是他哼着小调高高兴兴地回家去。而村里的农民兴头却还很深，不厌其烦津津有味地谈论

着货郎担卖货、换货等等。现在 B 知青身边有 2 元钱，原来是有 3 元的，来农村的第一天他在镇商店里买了 1 斤肉和几斤菜用去了 1 元，美美地吃了几顿。这 3 元钱是他刚下放时国家给予他半年中每月的补贴金。他挤到货郎担跟前，仔细瞧了瞧，货担也真齐全，油盐酱醋、肥皂、牙膏、火柴、糖果、萝卜干、生活用品基本都有。他太需要这些了，因为他家中现在什么都没有，但 2 元钱是不能全用掉的，必须最起码要剩下 1 元回家的路费或以备特殊需要。于是他想了又想，考虑再三后，用一元钱买了 2 斤盐 1 瓶酱油和几斤萝卜干等必需品。因为有了这些，生活上他可维持 10 天半月的。虽顿顿都吃萝卜干，但这要比没菜吃只吃白饭强多了，虽然他很想吃肉，很想敞开肚子痛痛快快地吃顿红烧肉。但袋中的钱不允许。当他想到吃肉或看到人家吃肉时，常常强忍着。因为此时也常常会想到家中，家中生活也实在困难，爷爷、奶奶、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仅靠父母微薄工资收入生活。家中也很难得吃上一顿肉的。因而自强自立的信念坚定着。他认为他下放农村是对的，至少，读了书无用，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给原本困难的家中增加负担，倒不如下放农村。

日复一日，生活给 B 知青带来了种种困难，B 知青在种种困难中度过一日又一日。也不知吃了多少次夹生饭，也不知挨了多少次饿，更不知吃了多少萝卜干。自然在 B 知青艰苦生活中，他也不时地得到农民的关怀和温暖的，队长有时会端给他一碗菜、一条鱼什么的，村里有些农民有时也会送给他一碗酱、几棵菜。但，对于 16 岁正在长身体的 B 知青来说，营养是远远不够的。这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首先是脸色黄黄的，经常会头晕、全身无力营养不良。去村卫生室一检查说是严重贫血。但贫血又能是什么呢？

他只得在卫生室配了些补血药，就坚持着下田劳动了，仍旧过原来的生活。其次是双腿酸痛，行动不灵活，经检查是得了关节炎。得关节炎又如何呢？靠劳动生活，挣工分过日子，他只是村卫生室配了些药，于是又下田劳动了，在他下放的日子里，父母、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妹妹都来看过他几次，每次来都或多或少地带给他些小菜，帮他洗衣服，每次问他劳动、生活怎样，他总是说他劳动很好，生活很好，身体很好，一切都好。他有病家中人全然不知。每当家中人看到他瘦弱的身体和空空的菜橱时，这是不争事实，都知道B知青过着什么日子，他的生活已到了艰苦的程度。但对此，父母没法，没有多余的钱来改善他生活，哥哥姐姐妹妹没法，因为自己生活也很艰苦，没有多余钱来资助他。B知青在生活中吃的方面如此的艰苦，而在穿的方面呢？在刚下放时他是带了一条毯子、一条棉被、一件棉袄几身单衣的，几个月过去，天越来越冷了，几身单衣在劳动中早都磨破了，每件衣服每条裤子都已打着几个补丁，别说是替换的衣裤不够用，就连挡寒遮风的衣裤也少得可怜，虽说是在大雪之天他把所有的衣裤全穿在身上，但仍觉冷，冷得索索地抖，到了夜里，寒冷的漫漫长夜更难熬，因为在白天他可努力地干些体力活来御寒，而在夜里就难了，虽然是把白天穿的衣裤全压在被上，却是抵不了多少用，往往是许多次地冷得他从睡梦中醒来。他只希望到年底分红时，能分到钱后去买几件衣和一床暖和和的棉被。如果再有余钱就全部交给爸妈，来减轻些家中负担。因此，B知青常常是忍饥挨苦，勤出工、勤劳动。全身乏力忍耐着，小毛小病忍耐着，严寒酷暑忍耐着，好不容易熬到年底，队里照顾他，得的工分比一般女劳力低但比参加劳动的男孩子要高，扣去平时队里分给的粮

食、油柴等等已所剩无几了，他拿着分到的几十元钱，回到 S 城市，为自己买了身新衣服新裤子，余下的全交给了父母。到了家中，全家人难得团聚，大家互相问长问短，父母更是一方面拉着 B 知青的手好久好久。一方面看着儿子，儿子黑了、瘦了，父母心痛但儿子脸上常露着笑容，就像远征胜利归来一样，父母心里明白，三个儿子确实都争气，都分到了红，都挣回了钱，虽两个哥哥分到了红，拿回家的钱要比 B 知青多，但 B 知青的钱得来更不容易啊，要知道他毕竟只有 16 岁呀。儿子个个都很争气，父母于是十分宽慰，很高兴，嘴上一直夸奖着儿子个个都是好儿子。真的，儿子们很争气，很努力了，B 知青已十分的争气、十分的努力了。因为他们挣的钱中包含着他们多少的艰辛和汗水啊！何况和 B 知青一起下放的知青中，有些人第一年就透支，一些人分不到红，分到红的不多，B 知青是分到红中的一个，B 知青辛苦了半年，除为自己买了一身新衣裤，交给父母一些钱，剩下的几块钱留在自己身边留作明年自己的生活开销。明年的一年生活将和上年一样，丝毫不会改善，冬天也仍将上年所穿的衣所盖的被一样，也将忍受寒冷的白天，硬是熬过一个个漫长寒冷的黑夜。这些担忧 B 知青都暗埋在了心底，从不表露出来。这一年的春节全家人都过得较开心，不仅全家人团聚，B 知青还见到了许多一起下放的知青，尤其高兴的是第一年没有一个知青上调回城，大家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身份没有高低，心里都较平衡，见面都亲热客气，无话不谈。

春节很快过去了，B 知青重又回到了农村，重又开始了他原先的农村生活，一切照旧，面对的又是艰辛的劳动，艰苦的生活。而其实这一年的生活比上一年更艰苦，国家给予他每月的生活补

助没有了，衣服破得不能再穿必须要买套新的了。最糟的是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舒服了，特别是腿，厉害时酸痛难忍，常常要去村医疗室配药，配药又需要用钱，他不得不开始向队里会计借钱，而这一年又粮食歉产，农业歉收，虽自己表现是已很努力了，但到了年底扣去队里分得的粮油柴及平时所借，已分不到红了，这年有知青开始上调回城却轮不到自己。劳动的艰苦、生活的困苦，身体上的病痛，思想上的痛苦全都向他压来。有时压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第二年B知青回家过年袋里仅有几块钱，春节穿的新衣也是爸妈给他买的，他觉得自己窝囊，他闷闷不乐地在家呆了几天，春节一过，就回农村了。这年春季，国家提倡全民皆兵，在农村大量征兵，B知青看到了回城希望，因为当时凡城市青年、知青当兵复员的都安排在城里，于是他亲自把决心书贴到公社门口宣传栏上。在公社批准B知青参加当兵体检后，他立即把这喜讯告诉家中，兴奋得一连好几个夜里觉也睡不着，在此时，只有在此时，B知青却发现自己下放的农村景色很美丽，一切都美丽，而且，凡他遇到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农民都尊敬他，亲热地朝他笑，全都和他打招呼。他早就下决心，当他穿上绿军装，跨进部队大学校里一定好好干、努力干，成为学毛选积极分子，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人。为自己争气、为父母家人争气，为青年争气。体检这天，父母哥姐妹连爷爷奶奶都赶了来，人人都露出灿烂的笑容，一直送他到公社体检站门口。命运有时嘲弄人，希望有时也会成为失望，事与愿违，体检结束，B知青因身体有病，体检不合格，没能如愿当上兵。当兵复员上调回城的希望也就成了泡影。大家一方面安慰他，一方面又责怪他有病为何不早些告诉家中，为何不早治，其实，这时B知青的身体已是很差的了。但B

知青还是强忍着笑脸，安慰大家说，自己身体不行不能当兵，可通过其他途径努力也可上调回城的，并一再表示从此一定要好好地治病把身体养好。大家带着无奈离开了B知青，B知青无奈地回到农村。B知青回到农村后，根本就没有去大医院彻底地查身体，好好地治病，而是和以前一样硬挺着。仍然承受着身体的痛苦、劳动的艰苦、生活的困苦、思想的痛苦。

这年年底，B知青身体实在不行了，胃部不适，常常痛得他头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双腿浮肿，酸痛得他几乎连路都不能走了。他只得离开农村，由队长背着他送他进了公社医院，几天后又转到了S城市的医院医治，因为在S城市医院治病，家里人可方便照顾他。经过大医院检查确诊，B知青已患严重贫血、慢性胃炎、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重病，队长把这情况告诉了B知青家中，家里人知道后都急得团团转，都争着赶到医院去。爷爷奶奶急得直跺脚，责怪B知青父母不该让他下放去农村，父母急得哭了起来，心痛地责怪B知青硬是把病熬到如此地步。为B知青看病的医生是个负责任又热心的医生。他看到B知青又黄又瘦的脸，瘦弱的身体，红肿的腿，既同情又可怜。他看到B知青患如此重的病，热心地对B知青说，患了这种重病已不适宜在农村劳动，可通过病退回城。且至今，他已为几位患病的知青做出医疗证明。B知青可一方面治病，一方面搞病退回城。医生的这番话，提醒了B知青及家人，为B知青带来了希望。于是，从此后，B知青开始走病退回城之路。当然，B知青的病生产队队长是很清楚的，生产队的农民是清楚的，大队干部也是知道的。大家都看到，B知青刚来时，虽年龄小，身体瘦小得像个孩子，但那是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灵活的孩子。B知青平时的积极劳动，艰苦朴素的生活，

大家也是清楚的，他任劳任怨，有病硬熬着，大家也清楚。这是B知青病退回城的有利条件。大家对20岁不到可又瘦又黄未老先衰得了重病的B知青是同情的可怜的。所以，当大家得知B知青现在S城市某医院治病时，商量着，派出代表带上大家送的农村土特产去医院看望他。大家还纷纷议论请队长向上反映让B知青回城。

B知青后来走病退返城的具体经过如何，我不知道，B知青何时病退返回城市的我不知道，B知青的病是否医好，何时医好，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病退返城，在生产队、大队批上意见，盖上公章是很顺利地很快就办好的。

两年后，我到S城市去，碰到曾和B知青一起下放的知青，他告诉我，B知青亏得在大医院医治，现在他已能独立行走了，且最近，他被安排在一家街道办的厂里上班。当我知道B知青一切都好后我心中默默地祝愿B知青身体完全健康、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学当『五匠』的知青

——记知青王金海

## 学当“五匠”的知青

天下三百六十行 学当“五匠”闯四方

“笃笃笃、一块八，早吃点心、晚吃鱼，中饭一碗红烧肉。”

这是在农村中农民对木匠劳动收入生活待遇的简要写照。首先木匠在室内做工，这比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露天重体力劳动要舒服多了，其次，农民干一天活，收入差点的只有一角二角，好的也在1元以下，而木匠一天的工钱有一元八角钱，收入要比农民多得多，再是农民一天到晚辛勤劳动，回到家一天三顿饭菜都很艰苦，而木匠则不同，“东家”不但要一天三顿请木匠吃饭而且请的是好饭好菜、大鱼大肉。这样，才能让木匠满意，木匠满意了才能卖力干活，做出的家具才保质保量。因此，在当时，木匠是“五匠”：木匠、泥水匠、石匠、缝衣匠、铁匠中名列前位，最吃香的。由于“五匠”有技术，收入又比农民大得多，因而在农村较吃香。一些下放农村的知青通过亲戚朋友、熟人关系拜师学艺当“五匠”。当时，各地都在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拜师学艺当“五匠”也是冒风险，需“偷偷摸摸”地进行。有许多当“五匠”的下放知青，学会手艺后也真是受益匪浅。有学木匠的，自己结婚时新房的家具就是自己打的，有学缝衣匠的，结婚生孩子后，一家子的衣裤全是由自己缝制的。甚至上调回城，后来改革开放后热门熟

路地办起了工厂成为企业家，也与学会“五匠”密切相关的。

I 知青是从 H 城市中下放来农村的一名初中生。说是初中生其实是他刚升入初中读初一年级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后来复课闹革命，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久便下放农村了。I 知青下放时年仅 16 岁。16 岁的孩子尚未进入成人阶段，而且人又长得矮小，文化程度又不高，父母怕他到农村后难以胜任农业劳动。于是千方百计找熟人托关系，拜 I 知青一个生产队的老木匠为师，当时狠批封资修、四旧，拜师傅学手艺不许跪红毡毯，不许请师傅吃蹄子、方肉。I 知青父母只是马马虎虎地暗下请队长、熟人、老木匠简单地吃了顿便饭就算是确定师徒关系了。拜师学艺规定要学三年，第一年师傅包徒弟免费吃喝，不给工钱，第二年师傅包徒弟免费吃喝，给一半工钱，第三年不包徒弟吃喝，但给全部工钱。这三年，师徒常在一起干活，师傅在什么地方，哪一家干活，徒弟也跟随师傅在哪干活。那时的木工活虽在室内没有露天劳动的农民那么辛苦，但由于劳动工具原始简单，干活也蛮辛苦的。特别是把圆木、树杆锯成木板或方形长条杆杆，完全靠手工锯成，往往是师徒二人拉着长长的锯子，起早摸黑地锯呀锯，哪怕锯得汗流浃背，脱了衣服，赤着膊，还要锯，一直到锯完为止。如果同时收了两个徒弟，那么锯木头的重活则就交给徒弟干，这还不算，在做农具时常刨、削、劈、凿、磨、钻、敲、钉等等都是用的原始工具，干的是繁重的手工活。徒弟不但要听师傅话，服从师傅安排的活去干，还要经常帮师傅磨刨刀、磨锯子、斧头、锉锯子等，生活上照顾师傅，帮师傅洗衣服、洗茶杯沏茶等等。I 知青的师傅是远近闻名的老木匠。据说他家祖上三代全是木匠，老木匠不识字，在他 8 岁时，就跟随父亲闯荡

江湖，去很远的地方干活，也去过一些大城市，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们做成的每一件家具都是既坚固，又好看，凡他们做过的人家，没有一家不夸他们心灵手巧本领高的。老木匠虽与 I 知青不是父子关系，而且在他眼里， I 知青是从大城市里来的有文化知识的青年，但他们毕竟是师徒，他和他父亲一样严格，尤其是徒弟在干活时，要求特别的严。哪怕是钉错或钉歪了一只钉，他就会眉毛竖、眼睛瞪、指着鼻子地骂“愚猪、笨猪、记不住、学不会”。如果第二次又犯了同样的错误，老木匠便会暴跳如雷，怒吼着，抡起小木棍狠狠地打徒弟的屁股和手心，老木匠认为之所以打徒弟这两处地方是因为感觉痛而不会受伤，打后还叫徒弟静思两个小时。 I 知青虽是大城市来的有文化的知青，但他并没有受到豁免，得到特殊照顾，在学徒期间也曾受到过师傅严厉的教训。他左手中的伤疤就是被老木匠打出来的。为此，常使师傅万分心痛、 I 知青也懊悔不已。事情是这样的，那是 I 知青拜老木匠学艺的第二年秋季，他们在 X 城市，为一家人家打家具，这家人家打家具要求高，要所有家具全部接的是三角榫，老木匠一口答应，而 I 知青没明确，所做的一只床头夜壶箱接的榫却全是直线的。于是这家主人与老木匠论理，非要重做和赔偿损失。双方越吵越厉害，因此，老木匠怒气冲冲地把 I 知青狠狠地打了一顿，其实老木匠手握的木棍是较细且打得不重，只轻轻几下却把 I 知青的左手心打破了，老木匠见了很是心痛，细一看，才知木棍上钉有一只小钉，打时是小钉子把 I 知青手心拉破了。 I 知青虽手受伤，疼痛难忍，但他心中自知理亏，是自己做错了，师傅才这么发怒的。他含泪忍痛地低头向师傅认错，还主动和师傅一起向这家主人表示愿意赔偿，才使事情就此了结。吃一亏，长一智，从此， I 知青干活

更是加倍认真和小心了。而他和师傅的关系也更加地密切了，不知道内情的人，也真误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严师出高徒，老木匠常对 I 知青说，徒弟在学徒时，师傅对徒弟的错，提出越及时，徒弟改得越明白越彻底，师傅管得越紧，徒弟也越乖，师傅管得越严，徒弟本领越大。I 知青勤学、勤记、勤思、勤想、勤练，两年后，师傅的木匠本领几乎已全部学会了。别人要学三年方满师，I 知青两年就满师了。第三年春天，老木匠专门和 I 知青谈了一次心，说明 I 知青已学艺成功，可以单独地去闯荡江湖，而自己老了，许多重活干不动了，既不想再招徒弟，也不想外出打工了。但 I 知青却不这么想，他想，师傅全身心地把本领传授给了自己，像父亲一样关爱自己，现在师父老了，我不能抛弃不管，再说，师傅重活干不动，可干轻活，更主要的是师傅可在边上继续技术把关和指导。于是 I 知青不论到哪干活，始终和师傅一起干，他们配合密切，互帮互助，他们愉快地干活，愉快地生活。他们四海为家，去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他们一个阶段在城里、一个阶段在农村、一个阶段在乡镇，不管是哪里，哪里有活儿就到哪里干。一个铺盖，一只工具箱闯天下。他们走的地方越多，干的活越多，名气越响，挣的钱就越多。因为他们做出的家具款式能随形势的要求而变化，他们做家具不但用材精打细算，而且款式新型、美观大方又十分坚固，这样的木工活儿家家欢迎，做成的家具人见人爱，夸他们的人多了，他们的名气响了，找他们干活的人多了，他们的钱就挣得快得多。要知道，木匠给人家干活是工钱现付现金的。慢慢地，一个阶段下来，他们身上口袋装的钱多了、满了，于是师徒两人高高兴兴地把钱带回家。临回家乡前总要在当地商店买了许多农村没有的小点心、水果等等，到家后

让家中人、让乡亲们尝一尝、饱饱口福。这时，老木匠家里、I 知青家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家问这问那，像听稀奇故事一样来听他们解说外面精彩的世界。每到这时，师傅俩的话也就变得特别的多了，他们知道他们在乡亲们的心中是重要人物，是见多识广的，于是得意洋洋地、滔滔不绝地把自己知道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全部说了出来。这时也会有人借机和他们说定请他们到家中去干活，做家具。如活儿不多，师徒就留下来几天干好活再离开。如活儿多，则先把外地人家的活干结束再回来干。当然，为本村人干活，他们重视的是亲情，工钱收得少或甚至不收。在农村大兴挖黑泥用晒干的黑泥煮菜煮饭那阵子，师徒俩曾为村中 10 多户贫困家庭、几户五保户做烧黑泥用的风箱，一分钱都没有要。得到全村农民的热烈赞扬。

师徒暂息几天后，他们又继续背起铺盖和工具箱，离开家人、离开乡亲外出打工谋生挣钱。

正当 I 知青木工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忙忙碌碌时，村里开始有下放农村知识青年上调回城，上调回城工作，这是许许多多下放知青的追求和希望，I 知青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上调回城工作啊。但自己从下放农村后，从没下田干过农活，也从没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甚至生产队一些农民、大队干部至今不认识自己，怎么会想到自己，给自己安排名额上调回城工作呢？更何况经常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奋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表现优秀的知青大有人在，自己希望上调回城更是难上加难。也的确正像 I 知青所想的那样，当公社里安排到大队下放知青上调回城名额时，大队干部开会研究商量此事时，认为应把优秀的下放知青先上调回城，I 知青一天都没有参加过农村劳

动，根本谈不上优秀，而他学木匠的目的是逃避农村艰苦劳动、逃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上调回城，不予考虑。I 知青因此十分苦恼。I 知青的师傅知道后却不以为然，他对 I 知青说，城里、农村，不论何地都要靠干活挣钱生活。天下道路千万条，条条道路通“罗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都可以干出成绩，关键是要学会真本领，木匠也是一个行业，也是有技术、靠本领挣钱的，当木匠何尝不可。I 知青想想师傅讲的话也有道理。心里也就稍微平静了些。但事实上，在以后的大队里接连几次的下放知青上调回城中，I 知青也始终没有份额。眼睁睁地看着同村同大队的一个个下放知青上调回城工作。心里充满着失落、无望、无助、无奈。

I 知青的父母听说下放知青已开始上调回城，也为儿子着急，曾请假专程到 I 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大队找到领导，希望能给儿子个机会早些上调回城工作，但无济于事。相反地干部对 I 知青父母说，要想让儿子早些上调回城，就要动员儿子早回农村好好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才有理由推荐上调回城。父母马上将干部的这些话原原本本地告诉儿子，要儿子听领导干部的话，放弃木匠生活，回农村好好劳动，好好表现。I 知青也是实在无奈，思虑再三后就和师傅回到了农村，回村后，师傅休息几天后，就在本地邻村继续干着木匠活儿。而 I 知青第二天就参加了生产队劳动。和其他下放知青一样，队长为他确定了师傅，还特地为他购买准备了一些农具。I 知青虽下放农村已多年，但他下放时年纪只有 16 岁，现在还年轻，再努力也还来得及。因而他积极劳动，事事抢着干，认真向师傅学，向农民学习劳动技术，时时处处地和农民打成一片。I 知青虽然原来没参加过生产

队一天劳动，但他当木匠的几年，为生产队农民做好事，农民是不会忘记的，现在见 I 知青回队参加劳动，大家十分欢迎，在劳动中大家乐意教他、帮助他、照顾他。见 I 知青劳动这么积极卖力，都纷纷表扬他、鼓励他。而令 I 知青想不通的是，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农业劳动呢？参加农业劳动的农民是劳动人民，而木匠也是劳动人民，自己在农业劳动中是接受再教育，而在木匠劳动中不也是接受再教育吗？ I 知青虽这样想不通，但行动上却是始终积极主动地参加农业劳动的。

日子过得很快，一晃，一年过去了，这年公社没安排 I 知青所在大队下放知青上调回城的名额，这还不说，在 I 知青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第二年秋天大队又开始有公社安排下放知青上调回城的名额。I 知青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他劳动得更努力，表现得更积极了，重活、粗活、脏活他都抢着干。队长和师傅及许多农民都表扬他，并表示要为 I 知青这次能如愿以偿上调回城将去大队部向大队领导反映和要求。I 知青父母也知道大队有下放知青上调回城的名额后，匆匆赶到农村又一次极力向生产队队长、大队部领导反映，儿子已下放农村多年，且在一年多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中得到大家热烈表扬，要求能安排儿子名额上调回城。生产队队长、大队干部热情接待了 I 知青的父母，而且满口答应 I 知青父母提出的要求，并表示将认真研究，尽力安排给 I 知青上调回城名额，请 I 知青的父母放心回去。I 知青父母听到后高高兴兴地就回去了，高高兴兴地在家等着儿子上调回城的喜讯。I 知青满怀希望地昂首盼望着大队干部前来通知他，叫他填表，然后上报，等待上调，他耐心地等、充满信心地等，等啊等，日出日落，一天两天，没见动静，一个星期过去了，仍不见有干部来

通知他。于是他去大队部打听消息，一位大队干部告诉他急不得，让他回去耐心地等。很快一个月过去了，I 知青见还是没有动静。一天，他走在路上无意中听到一位大队干部与生产队会计说，这次下放知青上调回城工作已结束，大队领导研究决定已安排了其他生产队的下放知青上调回城。I 知青又气又恼。第二天请假回家，把这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父母，表示要向大队干部论理，讨个说法，最后父母硬是阻止下来，他们对儿子分析利害关系，劝儿子不要“得罪”、惹怒大队干部，否则上调回城更加无希望。还劝儿子尽快回农村照常劳动、好好表现，相信大队干部在以后的下放知青上调回城安排中肯定会考虑的。I 知青想想父母话也在理，心中虽念念不忘，但也实在是无可奈何，只得在家呆了两天后又回到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了。

I 知青这次没有上调回城，队长和农民都来劝慰他，勉励他不要泄气，好好干。并表示今后要更加关心他，照顾和关怀他。I 知青在队长和农民的安慰鼓励下仍和以往一样地积极表现着。

老木匠见 I 知青放弃木匠活儿回产生队劳动已有两年，仍没上调回城，于是找到了 I 知青提出想师徒俩再次闯荡江湖，外出打工，并说木匠打工凭技术挣钱，挣得多，一天三顿又吃得好，不上调回城又何妨，待钱挣够了，讨一个娘子，自己打一房家具，日子照样过得舒舒服坦。I 知青被师傅这样鼓动和说理，心想自己为上调已努力了两年，到底何年何月何日能轮到自己上调呢，看来真是渺茫。哎，不上调也罢，反正自己年轻，有一身木工本领，靠技术挣钱糊口，靠技术走遍天下都不怕。于是几天后，师徒俩人又再次离开农村、离开乡亲们，外出打工，四海为家，闯荡江湖去了。

I 知青后来也上调回城工作了，他到底在何年何月何日回城的，许多下放知青不知道，和他一起下放在同一生产队的知青也不知道。但大家都知道他是全大队下放知青中最后一个上调回城的，回城静悄悄的没有人祝贺，没有人欢送。他上调进了一家家具厂当工人，这年与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第二年有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后来，按国家政策，I 知青的妻子的户口从农村迁入了 I 知青所在的城市并且安排进了 I 知青工作的家具厂，生活过得平安幸福。后来，I 知青当了厂长，改革开放后，厂转制，他买下了家具厂成了老板，日子越过越红火。

K 知青是和 I 知青从同一座城市不同学校一起下放农村的初中学生。K 知青的父母都是在同一家缝纫店里的缝衣匠。K 知青的家虽是很普通的平民百姓家，但是 K 知青自小到大从没去过农村，更没干过农村活。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K 知青和成千上万的学生一样高喊口号，踊跃报名，下定决心，坚决去农村艰苦奋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干一辈子革命。而当他到了农村干了一星期农活，而且是轻农活，双手就全是水泡。这还不算，两天后，生产队长第一次派他挑担子，而他第一次挑担就扭伤了腰，队长急得不得不马上派人把他送到公社医院去医治，一星期后，K 知青觉得稍好些了就出院回 X 城市家中养伤去了。父母看到儿子长满水泡的双手、贴满伤膏药的腰，听了儿子参加农活受伤的经过后，心里很是心疼。怎么办？父母商量，儿子身子伤成这样，是再也不能参加农村生产劳动的了。但不参加农村劳动又怎办，年纪轻轻总要挣钱过日子。父母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让儿子干脆别再去农村，在家跟父母学缝纫手艺。缝纫也是一个行当，也是一门技术。儿子学会了缝纫技术，不愁挣不到钱、日子过不下去。

于是父母把这一决定跟儿子说了，儿子一口应允。从此，K知青在家闭门不出，一心一意地跟着父母学手艺。对K知青的劳动受伤，大队干部、生产队队长较重视，不但全部承担了他的医药费，还买了水果特意去医院看望了他，并将这一情况立即电话告知了他父母。现在K知青病好了，迟迟不来农村，大家也就只是认为他在家养身子罢了。K知青学得也真认真，白天学、晚上也学，他既学书本知识，又学实际技术，他从小处学起、从基本技术学起，缝、补、开钮洞、钉钮扣，很快就掌握了，或许是K知青年轻脑子灵活，学习努力，或许是父母言传身教悉心传授，也或许是学与教双方都密切配合，半年时间，K知青就会了裁衣缝衣本领，一年后就可独立干活挣钱了。父母见儿子有如此长进，心里十分高兴。当时物资匮乏，买缝纫机需用券，为让儿子活儿干得更顺利，父母找熟人托关系，拿出他们多年来的积蓄为儿子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还专门在客厅开辟一块地方放一张裁衣作台和缝纫机。这里就成了K知青的场所，挣钱的地方，施展才能的天地。起先K知青只是帮父母单位里来不及完成的缝衣裤活儿作为外包工做着，慢慢地就外包工裁剪缝制整件衣、整条裤。又慢慢地开始转向社会，为人家裁剪缝纫衣裤。当时，有缝纫机的人家不多，会裁剪缝纫的人就更少，加之K知青做工讲究、细致、一丝不苟，于是他做出的衣裤，让大家称赞，他的名气也就随之传向四方，他的生活也就越来越多了起来。尤其是在年底，因为按风俗习惯，过年春节人人都要穿新衣的，这时，K知青家热闹非凡、门庭若市，生意特别的兴隆。K知青的父母见状，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白天上班在单位里做着缝纫活儿，晚上回家就帮儿子干活，和儿子一起干活挣钱。虽是十分地辛苦，但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

正当 K 知青在家干缝纫活儿热火朝天、十分忙碌时，生产队长来到了他的家中。K 知青的父母当然是沏茶让座，递烟，好饭好菜地招待。队长不请而至、突然找上门来的原因是，大队部领导经过商量，打算在大队部建起个缝纫作坊作为大队副业，为大队增加收入。大队部领导知道 K 知青的父母都是缝纫师傅，因而请队长前来聘请他们去大队作技术指导。同时，K 知青下放农村，因为是参加生产队农业劳动受伤的，待大队缝纫作坊建立后，就安排进作坊当缝纫工，也算是大队、生产队对他的特殊关心和照顾，也是当作对 K 知青父母来大队技术指导的回报。听队长这么一说，K 知青全家都又高兴又激动，当即表示赞同。因为 K 知青虽在家凭本事挣钱，但这是在偷偷摸摸地暗底下干的，做的是“资本主义”黑生意，挣的是“资本主义”黑钱，而在大队部缝纫作坊干活，是在集体单位工作，则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干的是社会主义活，挣的是光明磊落的钱。再说 K 知青的父母缝纫技术十分熟练，去大队指导不成问题。现在不仅是 K 知青全家高兴，而且当队长见 K 知青父母一口答应和知道 K 知青早已也学会了缝纫技术，一到大队就可工作发挥作用时，也高兴得笑了起来。自队长回农村向大队领导汇报后，很快大队部制衣厂就建了起来。一名大队干部专门负责建厂招工、工作。说是制衣厂，其实只是在大队部办公室边的一大间房子内有着 3 台缝纫机和连 K 知青在内的五位工人，其中还包括一名厂长、一名供销员。五位工人中，只有 K 知青会裁剪缝纫，是熟练工，是师傅，其他的全是不懂裁剪缝纫技术，是新手，需要辅导学习。K 知青父母常常利用节假日或偶尔也特意请假去 K 知青下放的大队部制衣厂指导，给新工人传授裁剪缝纫技术。经过大家的努力，制衣厂正式运转开始对外营业。为庆

祝制衣厂建立，大队干部宴请队长和 K 知青一家。再三向 K 知青一家表示感谢，还当场拿出 100 元给 K 知青父母作为酬谢。K 知青父母怎么也不肯收下，说，制衣厂需要钱，K 知青能进制衣厂，说明大队领导、生产队领导对 K 知青已很关心照顾的了，只要制衣厂兴旺，只要儿子有前途，父母就心满意足的了。当即大队干部也接连夸奖了 K 知青，说他聪明、能干、年轻有为，以后要培养他为制衣厂领导或有机会推荐他上调回城工作。K 知青和父母是千恩万谢。K 知青父母在农村住了一天，就回单位工作了。

制衣厂开张营业后，很快就接到第一批制衣订单，由于大家团结一心，努力工作，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了任务，在社会上就赢得了声誉。于是很快又接到了第二批订单，第三批订单，这些订单虽然数量不大，对于制衣厂来说是小打小闹。但是毕竟是制衣厂本身就是个小厂，制衣数量大一时也“消化”不了。慢慢地，制衣厂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与多家单位建立了生产关系。当然制衣厂首先立足于本地农民，为本地农民服务，为本地农民制衣价格优惠，让农民得到实惠。农民们对大队建起制衣厂是欢迎和支持的，这就是群众基础。当时社会上厂家很少，大队办的制衣厂更少，这家制衣厂是全乡办起的第二家厂家。随着制衣厂的名声鹊起，订单越来越多，生产任务越来越重，必须增加投入扩大规模，但因为许多完成的制衣订单工钱钱款是在年底时才能拿到的，所以资金投入较困难，况且一时半日都借不到，而订单任务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按期完成的，怎么办？此事被本大队农民知道后，一些家中有缝纫机的农民竟毫不吝惜地拿出来借给大队部制衣厂用，这样做，为制衣厂资金投入省去了一笔钱。大队部领导为了奖励和公平对待这些无私农民，尽可能地安排这些农民的子

女进制衣厂当工人。再继续聘请 K 知青和父母为制衣厂继续传授技术，同时又明确已学会熟练的职工开展一带二活动，尽快尽早地把自己学会的技术传授给新工人。另外，厂长、大队干部、厂销售人员一起外出催债，经过全厂上下团结一心、共同努力，制衣厂终于克服了许多困难，加大了投入，扩大了规模，赢得了发展。制衣厂又顺利完成了一宗宗订单。一年下来，制衣厂已全部赚还了成本并且略有积余。这使得所有大队干部、所有制衣厂工人、所有农民都欢欣鼓舞。这来之不易的成绩中也包含着 K 知青一家人的智慧和辛劳。制衣厂厂长和大队部领导都重重地表扬了 K 知青全家，说他们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无私地做出了奉献，并给了 K 知青的父母 100 元钱作为酬劳。给 K 知青全年劳动记大队干部一年的平均工分。这年，去掉 K 知青一年的粮米油盐柴后还分得了 100 多元的钱。这年春节 K 知青全家都过得开开心心的。

正当制衣厂红红火火地生产、蓬蓬勃勃地发展时，正是以粮为纲，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最盛时，有不少人向公社领导反映 K 知青所在的制衣厂在大队干部支持下，正在搞资本主义。大队干部不是把钱投入以粮为纲、发展农业生产上，而是在制衣厂投入了不少钱，发展资本主义，以致一些青年农民无心农业劳动，千方百计离开农业进厂工作。于是没有多久，公社里就派工作组进驻大队作深入调查。于是在全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制衣厂厂长、大队部负责人被点了名，被批评，作检讨。于是不久制衣厂不得不被关闭停产，资产被清理、厂长被免职。一个阶段后，制衣厂宣告解散，所有职工又重新回到农村生产队中去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致力发展农业生产去了。而这时 K 知青正想意气风发，施展他的才能时，制衣厂因是“资本主义”而不得不关闭，他怎

么也想不通，办厂是为集体办厂，制衣是为社会大众制衣，挣钱也是为集体挣钱，有何不对呢。现在他不但没做成制衣厂副厂长，而且是需尽快做出抉择，要么放弃自己所掌握的缝纫本领，参加农村农业劳动，要么仍然回到以前，偷偷摸摸地在家中干缝纫活，偷偷摸摸地挣钱过日子。K 知青父母虽全力支持大队部制衣厂的建立和发展，也怎么也想不通，大队办制衣厂赚钱发展集体经济有何不对，怎么会成了资本主义呢，现在制衣厂说关闭就关闭，好端端的厂一下子就成了泡影。儿子和许多职工一样，一下子由工人又变成了农民。儿子身子有伤不能再让他回田头去劳动了。何况儿子有技术，靠技术挣钱吃饭，天经地义。于是父母主张儿子仍在家里与原先一样继续干缝衣匠活。K 知青把父母的意见和自己也和父母一样的想法告诉生产队长，听听队长的意见。竟让 K 知青想不到，队长对 K 知青的想法不但不反对，而且还暗下大力支持 K 知青这样做。不过，队长的大力支持是有用意的。他对 K 知青说，生产队常年来一直以粮为纲只种粮食不搞副业，原本队里就人多田少，几年来还不断有知青下放来队里，使原来经济就落后的生产队更加重了负担。怎么办，办厂也不行，搞副业也不准许，于是队长想到了让 K 知青首先外出打工挣钱，待站住脚再带出其他人外出打工，以此来增加农民收入，减轻生产队负担。队长这种做法，在当时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是明显的在走资本主义路，是要被批斗的。K 知青简直不敢相信队长会有这种念头。但是队长讲的也有一定道理，农业以粮为纲，只种粮、无副业，粮食又歉收，又不许办厂发展经济，使得农民穷困。现在队长这个主意，公开进行，肯定受阻，只能暗下进行，做得好也确确实实能为队里减轻负担。K 知青满口答应，二人商定此事不

宜其他人知道，你知我知，天知地知，K知青为了不让人们知道自己在城市家里做缝纫活挣钱，偷偷地到另一座H城市去打工，虽他从没出过远门挣钱，但为了生活，为了更多农民多挣钱，为了减轻生产队负担，决定去闯一闯。于是他背起铺盖带上工具直奔H城市而去。

K知青虽是血气方刚，头脑灵活的城市青年，但他初到H城市，人生地不熟，做缝衣匠不得不偷偷摸摸地，他只能住在价钱又便宜、环境又偏僻的招待所里，白天逐街逐巷地每家每户上门寻觅生意，寻到活儿就带回招待所里夜里干。活儿多时，白天干脆不出门，也在招待所里干。一次、两次、三次，一回生二回熟，认识他的人多了，由熟人介绍来的人也来叫他干活，活儿渐渐多了，挣的钱也多了起来。于是他就把招待所的这间房间包下半年。接着通过写信联系又叫了一位原大队制衣厂的工人来一起干。两个人同住一间房间，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提高声誉、为了有更多的生意、挣更多的钱，他们根据需要开展上门服务、修补衣裤、衣裤改款式等项服务内容。招待所的房间似乎就成了小小制衣作坊或叫制衣车间，是地下的制衣车间。只是他们悄悄地默默地干着活。

招待所不大，仅2个服务员，是集体单位，起先是不同意K知青这样做，服务员认为不说噪音，就是暗下干缝衣活挣钱，这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一定要他离开招待所。大家都知道当时是不许私房出租的，要租私人房是不可能的。K知青好说歹说，并一再保证有何问题，全由自己承担后，服务员才算勉强同意他住了下来，但K知青必须在白天干活，而且是关起门来干，以免夜里影响人们睡觉。白天影响人们休息。时间在一天天过去，K

知青他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生意越做越好，收入也越来越多。K知青去H城市打工挣钱，起先父母不知道，后来见制衣厂解散后，许多人回生产队劳动，他们知道儿子身子有伤是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但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又干什么呢？他们不放心，于是赶到农村看个究竟，他们到了农村，队长才一五一十地把K知青外出打工的情况告诉了他们。K知青父母听了队长一番诚恳的心里话后，表示完全赞同队长意见，坚决支持儿子外出打工，为集体多作些贡献。K知青有了父母支持，有队长支持，就更大胆放心地干下去了。于是，又过了一个阶段，K知青接着通过写信联系队长又叫了一位原大队制衣厂的工人来H城市一起干。三个人仍同住一间房间，房间内两只床，一个工人睡一只床，K知青和另一位职工睡一只床。这时K知青等三个人都作了分工，K知青负责走家串巷接生意和收支账目，另两位在招待所负责干活。三个人互相配合，互相合作，工作有条有理，财务收支清清楚楚，一年工作结账，平均每人收入竟有五百多元。一个人一年的收入竟比参加农业劳动的三个正劳力还要多。这消息很快传到了生产队，农民们欢欣鼓舞，深受启发，都跃跃欲试，想跟K知青学本领闯江湖多挣钱。为此，队长专门让K知青回队商量研究，最后，决定效仿K知青的做法三个人一组在H城市分几个点：“各自为营，各自为政”，各干各的，干活挣钱，但各个点又不是互不相干，而是互通信息，哪有困难，大家相助，共同解决。K知青他们三人已在H城市较熟，有一定的客户，于是他们分为三个点，一人一个点，一个点三个人中两个熟练工带一个不熟悉缝纫的新工人，一方面找客户干活挣钱，一方面负责传帮带缝纫技术。生意工作顺利，化整为零，有困难、有问题不能自己解决的就合零为整。

当时，他们这样做是暗下里悄悄做的。虽是悄悄的，但一下子就增加了 6 个人，其中 3 人是新手，难度较大，但他们齐心协力，互帮互助，干活认真努力，讲求质量诚信，一个阶段后，新手全都成为熟练工后又全都站稳脚跟。于是，K 知青又接着写信联系队长，于是又有一批生产队青年农民到了 H 城市加入这 K 知青为首的缝纫工队伍之中。仍是熟练工帮新手，仍是三个人为一点，仍是生意、工作顺利，化整为零，遇到问题和困难难以解决时就合零为整，互帮互助，共同解决问题和困难。不同的是队伍越来越大，点越来越多，这些点分布在 H 城市的各个地方，悄悄地干着缝纫活，悄悄地努力挣钱。这样，慢慢地几年之后的 H 城市中，到处活跃着 K 知青们缝纫工，他们为 H 城市的人们服务，出力流汗、全心全意，同时，也从 H 城市的人们中得到一笔又一笔报酬。而且，他们的名气响亮，不论是服务态度还是缝纫质量，只要一提起他们，人们便会不由得竖起大拇指满意地说“呱呱叫”。随着他们的名气越来越响，加入他们队伍的青年农民越来越多，其中而且许多青年是其他生产队的。这事大队部领导干部是知道的，他们曾找过 K 知青队的生产队长谈过话，当了解到实情后，也就不反对了，而是只当没有此事或不知道此事。因为这样做，的确能减轻农村不少负担。不久，K 知青所带领的许多缝纫工中有一部分开始向周边城市发展，同样，也是暗下里、偷偷摸摸地、悄悄地干活挣钱，悄悄地、慢慢地发展队伍。发展的办法也和 K 知青他们在 H 城市一样，三人一个点，以老带新，生意、工作顺利时，化整为零，遇到困难和问题自己没能解决时合零为整，互帮互助，共同解决。

应该说，K 知青及他的父母为 K 知青下放的生产队、K 知青所在的大队农民传授缝纫技术做出了贡献，为增加农民收入、减

轻农村负担做出了贡献。虽有父母的支持、队长的支持、生产队农民的支持，但要不怕批评、阻拦，坚持外出找工挣钱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地带出了一大群技术工，很不容易地挣来了财源滚滚。

K 知青一直在外闯荡了 8 年后才上调回城被安排在 X 城市中一家服装厂工作。改革开放后，他下过海，经商，积累了些资金后，后来自己办了一家服装厂，厂里许多工人是原来他下放农村一起闯荡江湖打工的农民。据说，K 知青办的服装厂发展很快，几年后又有了两家分厂，服装不但销售国内许多大城市，而且还远销到国外。

N 知青是和 K 知青从同一座 X 城市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同一天下放在同一个公社同一大队同一生产队的同学。他们不同的是 K 知青身材中等，五官端正，长得细皮白肉，而 N 知青身材高大，熊腰虎背，浓眉大眼，不但人长得大大咧咧，而且性格脾气也是大大咧咧的。K 知青和 N 知青刚下放农村时，生产队长见 N 知青长得如铁塔一般，认定是个农业生产的好劳力，对 N 知青特别近乎亲热，K 知青与 N 知青相比要矮小得多了。尤其是几天农活干下来后，K 知青已双手长满水泡，甚至连腰都扭伤了，于是一些农民对 K 知青的冷言冷语，嘲笑讽刺。N 知青出生在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搬运工人，N 知青幼小就长得高大壮实，又常受父母影响，经常利用星期天、寒暑假跟随父母一起去干活，干些力所能及的粗活，长大后，也像父母一样，能干重活粗活了。父母干了一生的搬运，这活太粗太重太累了，他们是一心想培养儿子上大学的。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儿子就停学闹革命了，后来又开始上山下乡运动，儿子就和许许多多学生一样高喊着口

号下放农村了。父母于是很懊悔没有让儿子早些辍学进父母的单位干搬运活，虽单位是干劳力活，但好歹是留在城里了。他们单位的有一位职工儿子就是这样做的，不但现在是城里的户口、有单位上班而且月月领工资，多美啊。下放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N知青是能胜任的，但N知青较懒散，要他长期天天干粗重的农活是不愿意的。起先，K知青准备回城在家里跟父母学缝纫技术的想法告知N知青，并鼓励他和自己一起学。N知青当即一口回绝了。N知青不想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先是想当木匠，学木匠需细心，N知青很粗心，学了一个阶段，他就放弃了，后来，他改学石匠，学了一个阶段后，认为石匠太累，又放弃了，这时K知青父母正在辅导大队制衣厂新工人，K知青也想到了N知青，希望N知青进制衣厂学缝纫技术。N知青进厂学了一个阶段后，认为裁衣缝纫活儿要比木匠活更需细心，且这活儿历来都是主要由女人干的活，自己是个粗心人，不适合做缝纫匠。于是又放弃了学缝纫技术离开了制衣厂。N知青的父母见儿子这也不学、那也不学。又嫌田里活太重太累，怎么办，真是牵心挂肚，十分不安，后来一想，自家有个亲戚是当泥水匠的，虽不和儿子同在一村，但离儿子下放的这个村较近，而且儿子跟亲戚学艺，父母也放心。于是，N知青就开始跟亲戚学当泥水匠了。从此，N知青跟着师傅，走东闯西地今天在这家干，几天后又在那家干，拜师傅，学泥水匠和学当木匠差不多，第一年师傅管徒弟吃睡，不发工钱。第二年，师傅管徒弟吃睡，发一半工钱，第三年师傅不管徒弟吃睡，发全部工钱。第一年，师傅只是叫N知青做做轻活，搬搬砖头，传传泥桶，抄抄灰砂，搭搭脚手架。师傅到底是师傅，又是亲戚，见徒弟人高马大，臂粗力大，疼爱有加，但始终不让沾一点重体

力活。N 知青和师傅活多活少、大活小活都干，大到造楼房、大厦，小到砌灶头、砖墩。N 知青的师傅年纪不大，29岁，仅比 N 知青大8岁，但他外出干泥水匠已有10多年了，是个年轻的老师傅。听他说，他外出去过的地方不多，但他是干过大活的。他曾去X城市和许多匠人一起造10多层高的大商场，他还和许多不认识的匠人一起建造了县城最大的建筑物——大会堂，直至建好。大会堂内既可开会演戏，又可放电影，大会堂很大，能容纳1600多人同时观看演出。这是他一生中值得自豪和炫耀的。让他最难忘的是，大会堂建成这天庆功会上，他和许多匠人和该县县长一起兴高采烈地拍照留了影。这张照片他经常珍藏着，空时就拿出来看看，告诉边上的人，“瞧！这就是某县城的县长，是一个一点当官的架子也没有的人。”这张照片 N 知青在未下放农村时就已看到过几回的了。每回看到，N 知青也为这位亲戚感到骄傲，忍不住要夸奖这位亲戚几句，现在竟然自己会拜这位亲戚为师傅，跟他四海为家闯天下了。N 知青的师傅常对N 知青说，有志者事竟成，小小泥桶能闯遍天下，一把泥刀能干出一番事业。这一对青年，一师一徒，果然是最佳搭档，同心合力，同创事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遇事商量，志合同道。虽然，泥水匠的活辛苦，风里来、雨里去，随着时光流逝，师徒被晒得黑黝黝的皮肤和过早呈现许多皱纹的脸上告诉人们饱受风霜。付出总有回报，一分辛勤、一份收获。很快三年后N 知青已成了师傅，他们已闯荡了几个大城市，参与了几个高楼大厦的工程建设、许多高楼大厦都凝结了他们师徒的无数辛劳和汗水。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就是他们的骄傲，就是他们技术的见证。当然，他们同时也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报酬，一份他们从没拿到过这么多的报酬，这份报酬要比

他们在农村劳动收入高出不知要有多少倍。师徒俩的名字也在这些城市的同行建筑师傅之中广为流传和十分响亮起来。这时有两家较大的建筑公司邀请他们加入，工资待遇参照在编职工，还说以后有机会，还可为他们创造条件，转为在编的正式建筑工人师傅。怎么办，是加入公司还是仍像以前那样单干呢。正当他们为难之时，N知青师傅的大队派干部和生产队队长找到了他，要他立即回家干活。原因是家乡连日暴雨冲垮和倒塌了许多房子。为尽快让群众安居、恢复生活、生产，大队里将对倒塌房屋抢建抢修。N知青的师傅心里清楚，全大队个个生产队经济都不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户住的是泥打墙，屋顶盖的是柴草，这种房子遇到多日连续暴风，很容易漏雨墙坍。现在乡亲们遇到洪涝灾害，面临有家不能还的特大困难，N知青的师傅说：我决不能袖手旁观不动心，更不能只顾挣钱不理睬。我是泥水匠，是专门建房的，我要回农村，要立即回农村去和乡亲们一起去共同面对，帮助乡亲们克服困难，度过难关。N知青心想：师傅家乡洪涝灾害，房屋坍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是一个青年，一名下放知青，应该为农民群众有所作为，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于是师徒俩一合计，二话没说立即随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奔赴师傅的家乡而去。

师徒俩对造房是最熟悉不过的了，也更由于是他们救助心切，他们一到村里，放下铺盖就立即投入了抢建抢修农民住房的战斗中。N知青师傅家的房屋也是泥打墙，柴草顶，在这次洪涝灾害中，房屋也坍塌了，也在抢建抢修危房之列，可是师傅没有抢建抢修自家房屋而是带着徒弟直奔全村最需救助的一户“五保户”，对全塌了的房屋立即进行抢建抢修。抢建抢修危房的人很多，有县里派来的，有公社派来的，有外大队自愿来的，有本大队自发

组织的，破房、塌房、危房的农户早已安置妥当。几个受伤的农民也在公社医院治疗。现在最主要的是建房修房，让农民尽快安居。N 知青师徒边指挥边带头夯实泥打墙，活儿干得热火朝天。大家按照在确保住房安全前提下，为争时间抢速度，原房屋是泥打墙的修建仍以泥打墙为主，因为泥打墙，就地取土省力，修建速度快。而屋顶尽可能地以柴草为主，因为柴草家家都有，生产队公场上堆满柴草，就地取材省力速度快。为了充分发挥大家作用，很快进一步明确分工，凡泥水匠专修建瓦房砖墙，其他人专修建泥打墙。N 知青师徒立即参加对砖瓦房的抢建修行列中。大家齐心协力。不时发出一阵阵“加油、加油”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声。于是一堵堵墙被修复，一间间房子被修建好。一个个无房住的农民重又露出了笑脸。而 N 知青师徒俩参加的砖瓦房抢修建活儿干得更起劲，他们各人都有明确分工和任务的。有专门炼灰砂的、有专门搬砖瓦的，有专门立柱子的、有专修屋顶的、有专修砖墙的，各人按照分工有条不紊地进行。N 知青师徒俩建过许多高楼大厦，对于修建这种小房小屋真是不在话下。现在他们专门负责砌砖墙，砌砖墙是他们的基本功，是最拿手的活了。砖在他们手上轻巧的犹如作家手中的笔，一拿、一放、一敲、灰砂浆一涂、一刮，就平整稳固地砌在墙上，砌好了，速度之快，快到惊人，一会儿一堵平平整整的墙就砌成了。他们满身泥浆、满身汗水，但他们顾不得擦一擦汗水，也不肯坐下来歇一歇，而是连续作战，立即又投入了砌另一堵墙的忙碌之中。就这样，在县领导、公社领导的带领下，经过全体人员连续作战一星期后，全村近百间破漏、倒塌的农民住房全部修建完毕。农民望着修建好的房屋全都露出了笑容，他们重新又搬回了温暖

的屋中，他们千恩万谢，感谢党的好领导，感谢政府的关心和照顾，感谢乡亲们无私的援助。要知道，许多人一连好几天全力地拼命干活和救助，早已累得全身疲惫，四肢无力了，一些人竟被累倒生病了，N知青师徒俩，虽体格强壮，身体没受大影响，但在粗大双手长满老茧的十指上早已沾满了血泡，甚至有几根手指的指甲内都开裂出血了。他们也真坚强，从没哼过一声、抱怨过一句，只是默默地忍着、忍着，任劳任怨。一直到全村危房抢修建结束，他们和一位大队干部招呼握手时才发现的。于是这位干部当场就大大地称赞着他们的无私救助精神和不怕苦不怕累连续抢修的高尚品格。

公社在这次抗洪涝灾害，保民居安全的总结表彰会上公社领导重重地表扬了N知青师徒俩，把他们的先进事迹写成了材料在广播里宣传，在全公社三级干部大会上宣传。N知青下放所在的生产队队长、农民知道后都夸N知青，都说，正是因为自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方由一个起先懒散的小伙成为一个求上进、有爱心、肯吃苦的好青年的，这次抗洪救灾中，他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说明。不久，N知青被他所在的大队选为下放知青代表，年底参加了全公社下放知青代表大会，会上他胸戴大红花，受到表彰。隔没有几日，他又参加了县里召开的全县下放知青代表大会，会上又得到表彰。

会后，表彰过后，一切似乎又像以前一样，重归于平静。N知青知道，自己在外跟师傅打工挣钱的几年，已开始了陆续有下放知青上调回城工作。现在自己在人们眼中是个好知青，是个优秀的年轻人，如自己仍外出打工，人们将会对自己渐渐地淡忘，那么上调回城将无望，如果自己不再外出打工，好好地呆在生产

队，好好地劳动、好好地表现，那么，加上自己已有的在人们心中的良好形象，下次下放知青上调回城就会很有可能的。怎么办，是外出打工还是留在队里劳动。他去找生产队长，队长摆了许多理由要他留在队里好好劳动，才有前途。他去找师傅，师傅认为外出打工，靠技术吃饭，什么都不用怕，况且外出打工已有几年时间，有了基础。N知青问过父母，父母让他自己做主。N知青也曾去找过K知青，因为K知青既是他的同学又和他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K知青的回答是回答又似是没回答，他认为N知青外出不外出都可，如外出，像自己一样闯荡江湖靠技术挣钱，也等于上调在城里工作。如不外出，好好劳动、好好表现早些上调回城，但也要靠技术上班工作挣钱，二者都一样。正当N知青很为难时，忽然公社里建筑社要招技工，公社干部首先就想到了N知青，极力推荐N知青，理由是N知青已有几年建筑技工工作，有技工基础，更主要的是有要求上进、肯吃苦耐劳，乐于助人良好品格。于是，很快公社干部就安排给N知青大队一个进公社建筑社当技工的名额，并且指定大队干部就把N知青向公社推荐。于是很快，大队干部找到了N知青说明了一切。并对N知青说，到了公社建筑社干得好，有机会仍可上调回城工作。N知青认真考虑后就答应了下来。很快N知青要去公社建筑社上班了，报到这天，大队干部、生产队队长、许多农民、父母和他师傅一家人都来欢送他。公社干部、建筑社领导都在门口迎着他。大家一再鼓励他要努力，要好好干。

N知青进公社建筑社也真是走对了路，工作起来熟门熟路，工作干得很出色。N知青一上班就工作得如此出色，让单位领导和同事们刮目相看，就让他任一个建工小组的组长，任组长后，

他要负责对他领导的小组每一工人派工和负责全组职工工作质量。也因为他有较高的建筑技术，较好的群众基础和自己已取得的良好名誉，因此，N知青开展工作顺理顺章，N知青的领导工作干得较出色，威信也随之不断提高。不久，经他提名，他的师傅也很顺利地进了公社建筑社工作了。不过，他在建筑社工作只是临工。当然和N知青师傅一起进建筑社的还有好几个人的。建筑社在扩大，自然任务也在不断地扩大，他们除了在本地建筑房子外，还发展到外地，既有造平房、楼房，还有高楼大厦，N知青始终把自己作为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他虽是领导，但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常常一只泥桶一把泥刀与工人一起干活，还常常征求工人对自己改进领导工作的意见建议，了解工人有何困难，尽力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克服困难。

正当N知青在公社建筑工作得顺顺当当，领导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时，公社里又将开始下放知青上调回城工作。在上调回城工作中有X城市建设局下属单位建筑公司工作。于是公社领导、大队领导又想到了安排名额给N知青。这是在N知青到公社建筑社工作的第二年秋天。

N知青很顺利地上调回城在X市建设局下属单位——建筑公司上班了。到了城里工作，他还是和原来一样提着一只泥桶，手握一把泥刀，和许多泥水匠一起在工作着、努力着、为美丽的城市盖起一幢幢美丽的高楼大厦。而他的师傅仍在公社建筑社工作，但已是一名正式工人了。

M知青也是X城市下放到农村的一名初中生。与N知青在同一个公社相邻的一个不同的大队。M知青虽人长得细皮白肉，个子不高，但背阔腰粗臂粗腿粗，按农民说的强壮的人长的短、双

臂双腿短，身强壮、力气大的“五短人”。M知青从小就立志当名钢铁工人。这志向主要是他看了电影《火红的年代》中，主人翁以无产阶级工人先锋形象深深地印记在他脑海之中。这名钢铁工人雄纠纠、气昂昂，遇事雷厉风行、当机立断、敢闯敢干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向这位钢铁工人学习。

M知青的父母都是商店职员，人都是长得矮矮的瘦瘦的，他们平时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都花在儿子身上。儿子是他们的宝贝，不，是命根子。儿子自小就受父母溺爱，要啥，父母买啥，在优越的生活中长大，营养充足因而发育充分，到儿子小学毕业升初中时，儿子已是长得身粗肩阔，身强力壮的了。

M知青原来的打算是大学毕业后进一家大型钢铁厂当英姿飒爽的炼钢工，但他的学习成绩平平，看来上大学希望不大，他心想，如不上大学，那么上中专技术学校，毕业后当一名技术工人也不差，但他最后中专也没上成，因为就在他读初中二年级时，文革开始了，学校不得不停课，所有师生都上社会参加文革运动。待学校恢复上课后不久便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他不但没有上中专、技校，更没当成钢铁工人。接着M知青十分无奈地就下放了。M知青下放后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努力表现。他人虽矮但力气大，他挑着担子走在田埂上，只是白嫩的皮肤与农民不同，其他方面都像农民，像一位特能干活的正劳力农民。队长和农民都满意地笑着夸M知青，一到农村就是个新农民，来一个真正能干活儿的。队长甚至有一次高兴地用手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好地干，我这队长的位子就让给你当。”M知青忙说：“这哪行呢，你现在是我的领导，以后还是，还希望领导多多照顾。”可是队长认真的说：“我说的话是真的，因为你既年轻力壮，来农村干活没几天，农民们

就都夸你是农业生产能手，而且你又是初中生，有文化。培养农村干部就需要像你这种人。”听了队长的一番话，细想，有一定道理，M知青知道，的确如队长所说，队长年纪要比自己大近20岁，又是小学文化，而全生产队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没有一个农民文化程度是初中以上的。说心里话，M知青并不想当队长，他的愿望是多么想当一名钢铁工人啊！

M知青的住房位于生产队公场东边。而就在公场另一面，即南面，有一间草房顶、泥打墙，竹门的铁匠铺。这家铁匠铺已开了10多年了，按说是早就要关闭的。是因为铁匠铺是由大队部办的，从不经营、从不赚钱，是专为农民修补工具的，是义务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上面几次要关掉始终关不掉。铺内共有两个工人师傅，整天赤着膊、叮叮当、叮叮当地在铺内敲打着。两个师傅各有特点：一个年纪大（已有50多岁了）一个年纪轻（据说是3年前从部队复员后安排在这里干活的）一个性格内向（年纪大的常常沉默寡言），矮小佝偻（年纪大的师傅年轻时就长得矮小瘦弱，年纪大了，渐渐地干活力不从心，背也佝偻起来）。一个身高力大（年纪轻的师傅当兵前人就长得又高又大，三年工程兵当下来，已锻炼得一身肌肉，身强力壮，复员后，大队干部见他身体强壮，家境又困难，父母都有病，年年靠政府生活补助，因而安排他在大队部铁匠铺当工人，报酬按大队干部收入计工分。这工作，能按大队干部报酬计工分已是对他格外照顾的）。因为铁匠铺不在公场边，且年轻师傅又喜热闹，所以这里每天总有几个农民聚在一起聊天，什么都聊。M知青也常去铁匠铺，渐渐地也成了铁匠铺的常客。有时，他就也抡着铁锤学一学、敲几下铁。渐渐地，年纪大的师傅见他爱打铁，就教了他几下，于是慢慢地当

年纪大的师傅干活干累时，他就抡起锤子为师傅干上一阵子活。这样，日子一长，年纪大的师傅见M知青热爱铁匠工作，又见M知青天生一副强壮的铁匠身体，就有意想收他为徒。收徒弟是要生产队队长、大队干部同意才行的。于是，M知青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自己想进大队铁匠铺打铁的想法告诉了生产队队长，获得队长同意后，于是又和队长一起去大队部领导说明自己想法，这位大队干部当即表示将在大队部干部会议上极力推荐。果真，这位大队干部在大队会议上提出大队铁匠铺干活的这位老师傅年岁已高，干活已力不从心，铁匠活是重活，且具危险性，一旦出事，后果不可想象。因此须尽快考虑接班人。为充分证实，这位大队干部还特意叫来了这位干了几十年铁匠的老师傅，让他亲自表态是否真想退下来。经证实，这位大队干部接着提出了让M知青接替老铁匠干活。理由是，M知青年轻，身体强壮，热爱铁匠工作，常常义务帮助老铁匠干活。这个提议很顺利地得到大队部全体干部的一致同意、通过。但明确一条：今后如有下放知青上调回城名额须先让给其他下放知青。

M知青知道后，心想，自己理想当钢铁工人没当成，但现在可当铁匠工人，铁匠与钢铁工人多少沾点边，且不管怎样，铁匠虽算不上上调回城，但也是工人。于是，M知青立即把这一事情回家向父母详细讲述。父母听后十分支持儿子在大队部铁匠铺当铁匠，认为俗话说得对，对一个青年学而无成的批评“文不像先生（老师），武不像铁匠”。鼓励孩子，铁匠也是技术工人，既然要当铁匠就一定要学得很“像”。有了父母的支持，更是由于自己的爱好，于是，M知青立即去大队部铁匠铺报到了，他顺理顺章地拜老铁匠为师，全新地开始了他的铁匠生活。

每天，清早，M知青就来到了铁匠铺，引炉子，搬煤、搬铁料，清炉渣、清垃圾。为两位师傅用的热水瓶泡好水，茶杯内沏好茶。两位师傅见M知青勤快心里乐滋滋的。每天干活时，最吃力、最基本的活就是抡铁锤打铁，M知青总是上班后抢着干重活，常常是赤着膊、抡起大铁锤，叮叮当当地干个热火朝天。见M知青勤快干活又干得得心应手，两位师傅由心底里高兴，老师傅更是人前人后地夸奖他。

铁匠铺虽干的范围不小，还做修补铁耙、铁鎗、铁锄、铁犁等等，但以修补为主的，活不是很多，虽还要打钉，打钉也是为修补农具服务，用不了许多。因而常有空闲时光，有时农闲季节时，师徒三人一连几天都是空闲着。M知青心中常常琢磨，铁匠铺不能经营，不能搞资本主义，一年到头也只是打打铁钉、修修补补，原来两位师傅已活儿干得不多，现在加上自己，小小店铺三个人干，更是空闲得很，要是扩大范围，打造出比原来难度高得多的农具来，肯定大受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肯定能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他这一建议即向两位师傅提出。两位师傅可以对M知青的建议加以否定，仍然过着有活干干没活闲聊，反正报酬工分一分不少的日子。但两位师傅并非这样想，他们认为，自己被大队干部研究决定安排进大队部铁匠铺工作，虽户口还在农村，又是计工分的，但这是大队干部经过百里挑一挑选后的结果，是干部群众对自己的信任，是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务的前沿阵地，我们要对得起这份工作，对得起干部和群众。因而对M知青提出的建议一拍即合，立即同意。但他们认为制农具应先从简单的做起，且先暗底下先试，试成了再向大队领导汇报，领导一旦批准，制造农具就会胜券在握了。于是他们师徒三人说干就干。老师傅

干铁匠活几十年，按理说打造镰刀、锄头、铁耙简单的农具还是有把握的。但他毕竟自进了大队部铁匠铺的 10 年时间从来就没有打造过这些农具，恐怕生疏。于是自己先暗暗地试起来。他白天以修补农具活为主，空闲时就试。白天试不成晚上接着试，简单的镰刀、柴刀、斧子、锅铲、菜刀等都试成功了。而铁鎗、梨耙、犁刀试了又试，半夜三更，叮叮当当，还在试，很快年轻师傅知道了，不声不响地，没有埋怨老铁匠，也没一声多余的赞扬话，而是衣服一脱，立即和老铁匠一起投入了试验中，于是大队部铁匠铺的夜里又多了一个身影，又多了一个铁锤，又加了一份力量。叮叮当、叮叮当，不停地试、不停地干。这叮当在深夜特别地响亮，划破了深夜的时光，划破了满天星星，M 知青知道后，也没有一声多余的赞扬话，不声不响地加入了两位师傅的试验活儿。一天两天三天，一星期两星期三星期，他们终于按照老铁匠的回顾和技术的引领下，互相配合、互相商量、互相研究，最后把最难的农具——梨耙和犁刀打造成功了。至此，凡农民农业生产需用的大多农田农具全都打造齐全。为了使农民尽快用到这些农具，师徒三个立即找到大队分管铁匠铺的领导，一五一十地把他们的想法说了。第二天这位大队干部立即在大队部会议上详细地提出，立即得到所有大队干部的同意。会上，有人提议干脆以后铁匠铺打造东西多了对外经营得了，也可为大队部发展点集体经济。但这一提议立刻遭到所有大队干部的一致强烈反对。都说，大队最穷、最困难也不能走资本主义赚黑钱。

铁匠铺师徒三个的建议实现了，因而他们每天的活儿都干得十分忙碌。为了更方便农民群众挑选农具，在 M 知青的提议下，师徒仨靠自己的力量，在铁匠铺边上专门搭出一间草棚，草棚里

放上各种各样的农具，让农民需要什么挑什么，这还不算，农民如果需要的农具可预约，他们师徒仨打造或修补，如对有高难度农具无法打造的，他们可外出代为购买。这样一来，确实大大地方便了农民，农民们都称赞师傅仨为人民群众服务到家了，而自己却苦多了、累多了。这阶段，农民们的话题也总是表扬铁匠铺如何兴旺、红火，师傅仨对待农民如何真诚热心，而这些点子都是M知青出的，M知青是好铁匠、好知青、好青年。这舆论越传越广、表扬M知青的人越来越多。为了使铁匠铺继续生产，为了师傅仨自食其力、自力更生，也是M知青提出的对前来购买农具收取成本费，对修补农具的则免费。这建议也是在大队部全体干部会议上一致同意和通过的。这样做农民也乐意，大家都乐意。

正当铁匠铺师傅仨叮叮当、叮叮当地干得正欢时，干得十分地忙碌时，临近大队派干部来M知青所在大队部找到领导，说是夏收夏种中因接公社气象台天气预报，几天后将下雨，为颗粒归仓必须抢收，现急需购 100 把镰刀，望贵大队给予援助。大队部领导一口答应，但铁匠铺内总共只有几十把，还需几十把方能凑齐。而双季稻抢修是迫在眉睫之事，是无私援助相邻大队的政治任务。于是师傅仨下决心立即抢时间争分夺秒在最短的时间内打造出这几十把镰刀来。师傅仨说干就干，甩开膀子叮叮当当地干了起来，夏收夏种季节，酷热难挡，更何况在炉火旺盛炉子边高温下干活，热得是难以想象，时间在渐渐流逝，一分钟、十分钟、一小时，成果在渐渐地实现，一把、十把、几十把镰刀。汗水湿透了衣服，他们干脆脱去衣服，光着膀子干，累了他们顾不上歇一歇，饿了，就在炉子上热一热剩饭，冲着酱油汤三口两口地大口吃完接着干活，晚上，当人们从田里回来，优哉游哉休息时，

他们还在满头大汗地干得欢呢。深夜，夜深人静，人们早已躺在被窝呼呼入睡时，他们却还在为完成任务而拼命干活。虽排风扇对着他们不停地扇风，但还是热得他们不停地大口喝着开水。连续两天一夜，他们在高温下终于完成了任务，当前来求援的这位大队干部如愿以偿地拿到这批镰刀时，看着已累得筋疲力尽满眼布满血丝的师徒仨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好久没有说出话来。由于时间紧，这位干部立即付了钱，千谢万谢后就匆匆回去了。这任务是完成了，也得到了大队干部的热烈赞扬，但老铁匠和M知青病倒了，被立即送到公社医院治疗，三天后，师徒就出院了，出院后他们又回到铁匠铺干他们的铁匠活儿。没隔几日，来求援的这位大队干部带着一伙人敲锣打鼓地送来了一面锦旗，上书：无私援助，团结互助；阶级兄弟，情深似海。一直挂到铁匠铺墙上。引来围看的人们里三层外三层。人们都说铁匠铺做了大好事，为大队部干部争了光，为全大队农民争了光。大队部领导也在全体大队干部会议上对铁匠铺师徒仨都给予了表扬。于是铁匠铺的名气在全大队、在外大队、在全公社响起来，师徒仨的事迹同时也被广泛传扬开来了。大队部领导经过商量研究决定将把他们的优秀事迹在全大队进行宣传。然而，就在这时，却有人偷偷地向公社反映，M知青所在的大队部铁匠铺在走资本主义道路，非法经营农具，挣资本主义黑钱。大队部不但不反对、制止，还大加表扬和支持。公社党委对此十分重视，立即派工作组调查，经查实铁匠铺确实存在向购买农具的农民收钱的事实后，没有多久，在全公社大队干部会议上对M知青所在大队的领导进行了狠狠的批评，并责令铁匠铺立即停产整顿。不久。铁匠铺关闭，分管铁匠铺工作的大队干部作深刻检查，铁匠铺师徒仨也作书面检查。时

隔一个月，公社工作组撤掉，铁匠铺恢复生产，但仍像以前一样只是为农民无偿地修补农具和打打铁钉，不许向农民收取分文。

叮叮当，叮叮当，铁匠铺停了一个月后又继续恢复了原先平时的生产模样，师徒仨又像原先的一样有活就干，没有活儿就闲聊。

当下放知青一批批地上调回城工作，M知青仍在大队部铁匠铺里叮叮当当地抡铁锤打铁，多年后，也就是M知青下放农村第九年，全大队下放知青就剩下他1人时，他上调回了城。他上调回城后让他自己也感到有些好笑的是，他被安排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

改革开放后，企业转制，他被下岗，后来他和另一位铁匠租了间门面摆了炉子，拿起铁锤依旧叮叮当当地干起了老行当——铁匠的活儿。

据说，他生产出的产品深受群众欢迎。产品与他在农村铁匠铺生产出的截然不同，以前生产的产品全是农具，现在生产的是城市居民的生活用品，M知青靠技术挣钱，日子同样过得红红火火。现在M知青与下放农村时的M知青截然不同的是，那时他年轻身壮力强，现在他已是两鬓白发、徒弟一群的老师傅了。他说其他东西可以丢，铁匠的本领要代代相传，不能丢。

P知青和M知青来自同一个城市下辖的县城中的一所中学学生。P知青中等身材，瘦个子，整个人看上去瘦身、瘦臂、瘦腿加上慢性子，说起话来不紧不慢、细声细气，书生气十足。P知青的父母都是教师，父亲是一所中学的历史教师，母亲是一所小学的数学教师。P知青受家庭熏陶、父母影响，自小就刻苦学习，学习成绩优秀，连续多年担任班里的数学学习委员，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但当他读到小学六年级时，文革开始了，狠批封资

修，因 P 知青的父亲是中学教历史的老师。中学校的造反派以 P 知青父亲在上历史课时常常在给学生讲授历史故事中宣扬封建君臣思想、忠臣思想，毒害学生为理由对其批斗。P 知青在父亲工作的学校墙上看到许多老师学生写父亲的大字报，一时怒气上冲，狠狠地把墙上的大字报一张张地撕了下来，被造反派发现后也被抓了起来，逼着写深刻检查和站在父亲边上挨批斗。后来因 P 知青认错态度好而且年纪还小，关了几日后便被放了出来。从此，P 知青以父亲有知识没有好结果为例，暗下决心，不学文化知识，不要文化知识。当他升入初中读一年级时，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各地各学校轰轰烈烈地开展，P 知青决心离开这个是非的学校，离开这个城市，到广阔的农村去。到一个谁也不认识自己的农村去。他瞒着父母偷偷地向学校报了名。当父母知道后，P 知青下放农村已被批准。父母十分疼爱儿子坚持要向学校反映儿子瘦弱且年龄只有 17 岁，还不到成年人年龄，希望学校让儿子继续留校学习。父母这一想法刚说出口，就被学校负责上山下乡的领导狠狠教育、训斥了一顿，差点又被抓起来批斗，吓得 P 知青父母哼都不敢哼一声。实在无法，父母只得流着眼泪将还没长大成人的儿子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P 知青到了农村，虽然离开了亲爱的父母，亲爱的家，自小长大的县城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但这里没有人鄙视他，没有人辱骂他，更不会批斗他，他在这里虽生活很辛苦，劳动很脏、很重、很累，但要比在县城、在学校强多了。P 知青积极劳动，努力表现，身体瘦弱干不了重农活，但他强忍着、努力看、尽力地干着能干的农活。P 知青是聪明人，他年纪小，但没有几天在父母教授下就学会了烧饭煮菜、洗衣，最可贵的是他能吃苦耐劳，

任劳任怨。父母离开他回家去后，他很快就适应农村独立生活。艰苦的农村生活和繁重的农业劳动加上他的人生经历，使得他过早成熟和沉默寡言。他只要平静的生活，他痛恨文化知识，他谁也不怨。他默默无闻地在农村一天又一天，白天劳动，夜晚很早就睡了。

虽说 P 知青每天似乎只是田里、家里、三餐一觉，碌碌无为，平平淡淡。但他也争取过、努力过。那是他下放农村的第二年冬季，全公社开展冬季征兵工作。P 知青所下放的大队有 3 个名额。P 知青写了决心书和向大队部领导报了名。报了名的青年很多，在大队部办公室靠南面的墙上几乎贴满了要求当兵入伍干革命的决心书。当然报名当兵中有几个是下放知青。

很快，P 知青接到公社征兵办公室的通知要求他在某日去公社征兵体检站参加体检。P 知青接通知后欣喜若狂，他立即第一时间电话告诉父母，父母知道后高兴地在电话里再三关照他这几天要吃好睡好确保身体好，因为只要体检合格当上兵，几年后复员就可回城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到了征兵体检日，P 知青和 10 多位青年在大队干部带领下乘机船直驶公社体检站去。这次体检是当兵的初检，P 知青顺利通过了。他心中自是得意洋洋，时间一天天过去，很快迎来了征兵体检复检。当参加复检的青年都拿到了通知，P 知青却迟迟不见有通知来。他十分懊恼地因不明原因而去大队部询问。他连续问了好几个干部都说不知道他没参加当兵复检的原因。但这些干部相同的是都劝他说，在部队当兵与在农村干活都一样是干革命，并要他安心农村劳动，好好与农民打成一片，当好新一代农村的新农民。直至后来，冬季征兵工作结束后，P 知青才从一位大队干部口中知道，他没当成兵的

原因是说他父亲有政治问题，是批斗对象。为此，P知青在暗下里偷偷地流过几回泪。P知青无奈地也只能是忍着心中怨气继续默默无声地在农村劳动，白天劳动、夜晚早早地休息。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就在P知青下放农村的第三年，大队里开始有知青上调回城工作。P知青也努力争取过，他找到队长，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希望队长为他去大队部说说好话，让他早日回城工作，队长一口答应，但没见具体行动，于是他又去大队部找到分管知青的干部，这位干部却吱吱唔唔，对P知青要求上调回城工作的要求既不表示支持又不表示反对。最后，却说P知青想离开农村回城工作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是与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是格格不入的。并要求P知青快回生产队积极劳动，努力锻炼成又红又专的新农民。P知青受到这次严厉的批评教育后回到生产队又默默无声地参加劳动，心中虽总有忿忿不平，但自知自己无论如何地向干部要求也是无用的，到最后还是挨批评受教育，于是干脆听天由命，对下放知青上调回城不争不求。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眨眼，P知青下放来农村已是第四个年头了，四年中，当兵当不成，下放知青上调回城也有几次了，每次都轮不上自己。怎么办？自己年纪在一岁岁增加，上调回城机会一次次失去。难道就此一生在农村当农民吗，农民劳动太辛苦不说，主要是收入太低了。如自己不当农民又没上调回城机会怎么办呢？在农村生产队当会计，这念头，P知青也考虑过，但他文化水平太低了，虽说上过初中，真正算起来自己也不过是个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而在生产队里初中文化的农民也有两个呢。生产队会计一职也轮不到自己的。P知青想到过去学木匠，靠技

术挣钱过日子。但生产队里虽有一个木匠怎么也不肯收他为徒。说来也巧，生产队有个老石匠，一直在外打工，大半年也没有回家，最近刚好在家休息。于是 P 知青请生产队长为自己去老石匠家说情，劝老石匠收自己为徒。不料想，队长果真热情地找到老石匠帮 P 知青说了许多好话，并请老石匠可怜 P 知青，同意收他为徒。也不料想，老石匠听了队长一番话后居然欣然一口答应，并再三说要见见 P 知青本人。于是很快，队长把 P 知青带到老石匠面前。见面后，老石匠见 P 知青瘦弱身体就为难起来，因为石匠活干的是繁重的体力活，恐怕 P 知青的身体体力不支，累垮了身体。但 P 知青好说歹说坚决要跟老石匠学技术，表示再苦再累的活都愿干。见 P 知青如此真诚，队长又是横劝竖劝，老石匠于是心动就答应了下来。当即，队长、石匠就在 P 知青家吃了顿认饭，从此就确立了师徒关系，P 知青跟随老石匠外出闯荡江湖干活挣钱去了。

石匠的工具很简单，主要是一把大锤，一把凿子，一把钢钎，一副铺盖。石匠靠的也是心灵手巧。有时一块块巨大的不规则的石块，经石匠凿呀凿呀，凿成了方方整整，光洁平整的石块，方块圆盘或雕凿成一件件活生生的艺术品，有时一块小石头，经石匠雕呀凿呀刻呀，就成了件精美艺术品。石匠的活特别多，干的范围也很大。P 知青起先跟着老石匠去很远的山区里，和一些老石匠认识的工人们一起开山凿石，他们成天成夜生活在山里，在山里搭着简易帐棚，在山里干活、在山里生活。每天很早起床，赶路上山，在山上或用钢钎呼呼呼地凿落山石，或用炸药轰隆隆轰隆隆地炸落山石，之后就整天叮叮咚咚地响个不停。他们冒着弥漫着大片空间尘砂，团结合作地“杭唷、梳唷”用铁杠把大块

石头滚落山坡，或步调一致地用竹杠把大块石头扛下山坡。大石块积累多了，于是用凿子或小铁锤“叮叮当、叮叮当”地敲打起来，小石子、石砂尘随之四面飞溅，最后一块块按所需的尺寸雕凿而成了。如需要一批同样尺寸的石块，师傅们既是靠量尺寸，更是凭经验，长短、宽窄、厚薄，一望便知。而在热热闹闹的凿石声中随着石匠师傅的一双巧手和心意，一块块一样长短、一样宽窄、一样厚薄的石块便雕凿成了，这时笑眯眯地坐下掏出烟，看着劳动后的丰硕成果，满意地“啪哒、啪哒”抽上几口，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绳子缚好或装木箱运下山去。夜里，师傅们用水冲一冲身体，喝上一壶茶，抽上几口烟后就钻入被窝早早地睡了。有时大伙儿睡不着就打开收音机听会儿戏呀、歌呀、相声什么的，再或是大家围在一起聊天谈山海经。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开山取石，“杭唷、杭唷”地搬运大石头，叮当叮当地凿石。从早忙到晚，晚上歇工满头满脸全沾满了砂尘，白蒙蒙的，像个雪人儿。这就是山里干活的石匠，这就是石匠的生活。P 知青因身体瘦弱干不了重活儿，只是在山下跟老石匠一起用凿子凿凿小石块且还是凿技术简单的石墩子什么的。自然，他是徒弟，当徒弟需三年跟师傅干而不拿工钱的。P 知青没有工钱，但干活却很勤快、认真。

星转斗移，时间一天天过去，一晃两年，P 知青师徒俩已整整在山里干了两年了。两年来，他们和其他石匠们在这山里取下多少石头已没法记清，运出山里的石块多少也无法记清，总之，这座小山已被开山开去了一半。每人分得的钱有一大沓，按理 P 知青是没工钱的，他的所得全归师傅所有，但师傅见徒弟干活特勤快认真，于是例外地给了他 100 元钱。整整 100 元哪，这收入就相当于他下放农村生产队一个正劳力劳动一年的收入呀。P 知

P 知青不好意思地想把钱还给师傅，但师傅手中扬了扬一大沓钱得意说：“拿吧，拿吧，我这里还多着呢。”

P 知青的师傅年纪大了，这是明显的事，这两年师傅在山里干活，开山搬运大石头的活的确干不动了。虽这样，但师傅雕凿技术是精湛的。于是他们告别了山区繁重艰苦的生活，闯荡到了离山区一定距离的石雕作坊干活，这是一个有近百人的大型作坊。在这里干活，没有整天轰隆隆炸山石的爆炸声，也没需“杭唷唷、杭唷唷”的满头大汗搬运大石头下山。这里干活所需的石块是专门有人从山里运来的，主要是从早到晚将各种石块雕凿成各种所需的工艺品，由专人运送到各地去销售。那时批判封资修，有不少工艺品是不允许雕刻的，虽这样，这里的石雕石刻工艺品品种还是特多：大的石雕有大圆柱、烈士碑、城市雕塑，小的石雕有各种小动物、小石墩、小石臼、小石锁等等。简单的这些小活儿 P 知青的师傅都会，P 知青虽在山里干活时师傅也曾教过他许多，但这么多的品种式样中有许多他还是陌生的。

师徒俩第二天就到作坊围起围巾，拿起凿子铁锤，叮叮当当地干了起来。干石匠活看似粗实是细，尤其在雕凿细微之处更是要处处小心，用力均匀，雕凿到位，而且这里需雕多少，用多少力，那里需凿多么深，用多少力，心中全都有数。否则将功亏一篑，而毁于一旦，也就是说石匠雕刻活儿也需要技艺精、大胆和细心。而一旦雕凿不成毁坏要扣工钱赔偿的，尤其是雕刻人物的面部表情，雕凿的本领需十分高超，甚至多一凿或少凿都不行的。P 知青的师傅不是雕刻家，也不是具有高超雕刻水平的石匠，他只是一个干些简单的、技艺要求不高的粗活儿的石匠。而像 P 知青师傅在当时也不多见的，因为绝大部分石匠都到工厂或农村抓革命

促生产了。P 知青师徒俩每天都是勤勤恳恳地干活，在叮叮当当中，每天都是一身尘砂一身汗。P 知青边干活边向师傅学，学得认真，师傅言教身传，传得尽心，传得尽责。很快又是半年过去，P 知青跟随师傅已有两年半了，这时的他已全面学会了师傅传授的石匠技术。现在当他只要一看到眼前的石料，心中就知道大约可派何用场，雕凿成啥，一块石头不论大小在他手里，就可设想雕刻成一件什么精美工艺品。他随着时间的流过，随着实践的认识，雕凿技术也慢慢地成熟起来。不久由于 P 知青师傅受到熟人邀请，他们告辞了这个大作坊后，去 Y 城市干活去了。在 Y 城市里他们和其他十几位师傅共同合作完成这座城市的石雕——工农兵高举红旗干革命的城市雕塑像。这是一项高难度的雕刻艺术工程，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全市人民关注的非同寻常的一项工程。这座城市的领导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具体指挥这项工程的开展。石匠们各自按照自己所长和分工各就各位进入工作岗位。P 知青师徒的分工是认真雕刻好雕塑像的底座。他们按照图纸开工，在石堆中找到合适石块，于是起早贪黑地“叮叮当当”整天地埋头在雕凿石头的活儿中。他们的工作认真细心，可说是一丝不苟。师徒俩使出全身本领，争取以最快速度、最优质量来完成这项政治任务，来做好这项高难度的工程。师徒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共同努力，累了就地歇一歇继续干，渴了喝口水再干，甚至一天三餐将就着吃干粮也在工地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城市雕塑终于完成了。在落成典礼时，所有石匠和工作人员都得到了市领导表扬。P 知青师徒俩高高兴兴地领到了奖状。第二天又领到了优厚的报酬，现在 P 知青已满师了，他现在同样地领到了和师傅一样多的报酬。他高兴，师傅更高兴。

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P知青师徒俩走了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干了一处又是一处。他们闯荡了许多地方，干过许多难度较高的活儿，留下他们一处处的许多成绩。他们干活越干越多，朋友越来越多，钱也是越挣越多。他们不管离家多远、活儿多么的多，但每隔半年一定要回村里一趟，每次回家师徒总要带些农村没有的土特产送给队长、会计、乡亲。有时在家休息时间稍长时，师徒俩总要想方设法为生产队的集体或为农民做些好事。如为生产队公场铺石块地，为生产队多家农户家前河边修筑河桥。这些活都是义务的，不收一分钱。这些好事都是师徒主动自觉干的，越是这样，农民们越是见情。他们在感谢的同时，也送给师徒俩鸡蛋等礼物，让师徒俩在外打工时补补身子。每次师徒俩离家外出打工去，乡亲们总是热情地送他们到村口。

时光过得飞快，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P知青在外闯荡已有多年了，石匠技术也掌握得很熟练了，闯荡江湖的经验也很丰富。但P知青师傅老了，再难以外出闯荡江湖了。老石匠满头白发，满脸沧桑，印记着他闯荡江湖几十年的辛酸劳苦。师傅外出打工不行，但师傅是闲不住的人，他说自己没能外出打工，但可以在家干些干得动的石匠活。他鼓励P知青不要因师傅没能外出打工而受影响，而是要比原先干得还要好，挣的钱还要多。P知青在师傅的鼓励下，继续外出闯荡干他的石匠活去了。而在P知青下放的大队却近几年来每年都有下放知青上调回城，而每次知青上调都轮不上P知青，似乎P知青不是下放农村的知青，P知青与上调回城根本无缘。这些情况P知青都知道，心里也明白，自己常年在外闯荡，从不在农村干活，当然无人记得推荐自己，当自己回到农村时，知青上调回城工作已结束。因此上调说什么

也轮不到自己的。算了，一切算了，反正自己是成为下放知青上调回城被遗忘的角落。干脆，我行我素，我还是继续干我的石匠，继续闯江湖。我凭技术挣钱，我凭勤劳干活吃饭。说真的，P知青，现在不论到何地方，哪座城市，在石匠同行中只要提起他，可说是谁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知名度高并非是说他技术如何地精湛和高超，而是他的工作态度，工作的严格要求，勤快的劳动热情是出了名的。可以说他到处都可找到工作去挣钱，也到处有他熟悉的朋友乐意帮助他，为他介绍活儿。P知青在外闯荡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日子过得十分顺利。

正当P知青风风火火闯九州地到处闯荡打工挣钱时，正当他抛弃上调回城希望时，说也真奇真巧。Y城市一家大型国有大理石厂需要招工，特别是要招有一定石匠技术的下放知青。这时，大队干部才忽然地想到了P知青，这才发现全大队下放知青未上调回城的就只剩下P知青了。P知青是全大队下放知青中最后一个上调回城的，这次他虽顺顺利利地办好了上调手续，而且没有多少日子，他就告别了生产队队长和农民，告别了老石匠，告别了他在农村住的小屋，顺顺利利地去Y城市大理石厂上班了。但他静下来时细细地想了想，他在农村当石匠虽苦吃了许多、钱也挣了许多，但他始终是成了上调回城中被遗忘的知青。要是这次没有厂来招工，或招的不是石匠，很可能自己至今仍在农村，还在闯荡江湖，还在整天在尘砂中在叮当声中苦苦劳作着。P知青出生于书香门第，却学会了武活——石匠活，P知青长得书生味很浓的身体却干着身强力壮人干的活儿，更有趣的是P知青上调回城进大理石厂上班这一天，正巧又适逢是他父亲开始退休的第一天。是时代，是命运造就了他当上石匠师傅的。

# 留守农村的知青

## 留守农村的知青

### 激情岁月下农村 广阔天地留守人

在上山下乡知青中有少数的知青是我们永远也不能遗忘的，他们就是至今仍留在农村的下放知青。他们不但把自己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广阔的农村天地里，而且把自己的整个人都留在了农村，他们在农村生根、开花、结果，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现在他们的脸上已几乎看不出城里人的痕迹了，更看不出当时下放农村时的知青特有的青春气息的痕迹。他们皮肤黑色、两鬓苍苍、满脸皱纹，这是许多年的风霜日晒，艰苦和辛劳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和老农民一样，只是农民中的一分子。他们是激情年代的产物，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最后坚守农村的那一代的新农民。他们同时也见证了知青下放农村直至上调回城翻天覆地的变化。

O 知青是来自Y城市的一名女知青。她今年已近60岁，乍一看，她与农村其他老太一样没有任何差别。她说的是当地农村的方言，穿的是当地农村老妇人穿的衣服，苍苍白发、黑黑的皮肤、满脸皱纹。但事实上她是一名下放知青，是一名来自大城市的一名姑娘，当年是一名风华正茂、充满青春活力的初中生。

O 知青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生。父亲是Y城里一家大医院的中医医生，母亲原是小学老师，因婚后一场

大病使两腿得病没有工作，常年在家，每月只拿到基本生活费。O知青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全家仅靠父亲一人工资维持生活。在O知青考上初中那年，大哥高中毕业，二哥考进高中，妹妹上小学五年级，父母是极力要培养大哥上大学的，但大哥看到家中生活很困难就坚决地放弃了上大学而早早地进厂工作，将挣来的工资贴补家中开支，供弟妹上学，于是全家生活开始有所好转。

在〇知青读初二时，文革开始，父亲因出身于富人家庭受牵连和平时说了些不三不四的反对造反的话，被造反派抓起来批斗。母亲出身于普通职工之家，又没单位没工作也没有啥错，因此没有批斗。父亲挨批斗，工资停发，家中生活更加困难，因此常常是借债度日。后来，父亲虽被放了出来，但是工资没有恢复。再后来恢复工作后，才有了工资，但要还债，儿女还要上学交学费，生活过得仍很贫苦。上山下乡运动开展后，〇知青和二哥被一起下放了，二哥支边，〇知青下放农村，家中人送走二哥去支边又送〇知青去农村，二哥和〇知青是含着眼泪分手的，家中人是含着眼泪送二哥和〇知青的。亲人分手难舍难分。父母更是十分难过，因为他们担心从没出过远门又从没独立生活过的儿子要去千里之外的艰苦边疆去独立地过艰苦生活，儿子能否适应环境，能否适应艰苦生活，繁重劳动，身子是否吃得消等等，然后父母担心了儿子又担心女儿：一个女孩，从没出过远门，从未独立生活过，虽下放地方没有儿子那么远，但也毕竟过的是艰苦的农村生活、干的是农村劳动啊。担心、担忧虽没有任何作用，但总越想越担心、越想越担忧。全家人夜不能眠、日不思茶饭。

18岁的姑娘啊，就如春天开放的花儿，在阳光照耀下，在春风吹拂中，青春、美丽，人见人爱。O知青中等身材，皮肤白晰，

长发披肩，圆圆的脸蛋，细眉大眼，樱桃小口、红唇白齿，如玫瑰花般婀娜多姿，站在人面前，婷婷玉立，说话轻声细语，如春风轻拂，春雨沙沙，直让人感觉如沐春风细雨，让人滋润得微微地陶醉。

O 知青在父亲、大哥、妹妹的陪护下坐了半天的长途汽车到了县城，就直接转乘 D 公社派来迎接的机船直接到了 D 大队，在大队部会堂里大队分管领导组织召集和 O 知青一起下放的 10 多位知青和各生产队长见面互相介绍情况后就各自奔赴生产队了。在 D 生产队里，队长和农民们早就知道来了位城里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全队男女老少都来看个究竟。O 知青的住房是队里早就准备好的，是土改时没收村里一家富家几间房子中打南面的一间，队里把这间 10 多 m<sup>2</sup> 的房子用芦苇隔成两小间，外间砌一小砖灶、放一小桌子、桌边各放一小方凳，里面安置一张竹架竹榻的竹床。O 知青和家人在队长引领下，在一阵鞭炮声中走进了为 O 知青安排的住房之中。看热闹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把小屋围得水泄不通，大家见 O 知青长得如此漂亮、楚楚动人，赞美声、议论声、嘈杂声，人声鼎沸，有的说，城里人到底长得不一般，嫩皮细肉，谁见都爱，有的说，这么美的姑娘从没见过，真像天仙美女、电影明星。有人说，这么美的美女，能在农村呆久吗，能过苦日子，干累活吗。各种议论热闹得很。队长见全队乡亲都来了，干脆随机应变，把现场临时变作会场。他把 O 知青和 O 知青的家人一一向大家作了介绍，并要求大家从今以后要从政治上、生活上、劳动上都关心照顾 O 知青，要让 O 知青对全队所有人都留下一个好印象。接着队长请 O 知青的父亲说几句，O 知青的父亲先是说队里为女儿住房特意作了安排，费了不少心思和劳动，对队长和农民表示感谢。

然后说女儿响应党的号召下放来农村，现在把女儿放心地交给生产队，还望大家多关心、多培养女儿。O知青也向大家表示，一定要向农民们多学习，自己尽量要多努力，在农村广阔天地里使自己尽快成长起来。她的话说得虽简短虽很慢但很轻很温和，不得不让大家顿然寂静无声全神贯注地听，但仍有许多屋外的人没有听到声音。这天夜里在生产队会议室，队长特地宴请O知青和她家人，菜是队长亲自走了几里路到乡里商店买来的，菜不少且都是普通的鱼肉蔬菜等。但看热闹的人还是挤满了门口。这天夜里，队长、农民和O知青及家人谈话语得很晚很晚才休息。从此的许多日子里，农民们每天都把O知青作为谈话的中心内容，O知青不论走到哪里，哪里的农民遇见了都要夸她美得如何如何，直把O知青夸得脸红为止。O知青的父亲、大哥、妹妹住了几天不得不离开O知青回Y城了。临行前父亲把O知青的生活照顾托付给了队长的母亲，给了队长母亲几十元钱，让她在生活上教教女儿多照顾女儿。队长母亲一口答应，并再三表示自己只有队长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一定把O知青当作自己女儿来对待。父亲虽把女儿的生活托付好了但还是心有忧虑放心不下。临行父女俩都流下了眼泪。

队长的母亲是个热心人，丈夫是本乡商店的职工，现退休在家，儿子年纪轻轻已当上队长。一家三口生活平安快乐。起先她一天三顿总是让 O 知青在她家受餐。隔了一些日子后，她就每天到 O 知青家，手把手地教她洗菜煮菜烧饭等等家务劳动。O 知青是个聪明的姑娘当然是没有几天就学会了。慢慢地 O 知青也就开始自己买菜烧饭煮菜地独立生活了。她虽长得如娇嫩的花朵，但她性格倔强，她下决心要改变自己，要在艰苦的农村中做个坚

强的女人。她努力地参加农业劳动，从力所能及的轻活干起，她不怕脏、不怕累，起早贪黑地和农民一起干活，烈日把她的脸晒得通红通红，农具磨擦得她双手长满了水泡，虽她干的活儿微不足道，但她已很努力、很尽力了，农民见了心疼她，劝她多休息，队长母亲见了也很心疼，对她说休息几天吧，否则将累坏了身体，别亏待自己。队长见了也心疼，鼓励她想当名副其实的新农民别急于求成，慢慢来。夜晚收工回家，还特意地让母亲为 O 知青送饭送菜，帮她洗衣服用针帮她挑破水泡，涂上自制的草药。O 知青从心底里对队长母亲表示感谢。队长母亲这天晚上聊起了家常，从队长母亲口中 O 知青知道，队长父亲长年在镇上工作，母子俩一起生活，队长自小就是个乖乖孩子，读书刻苦认真，在校是个好学生，年年得奖状，在家是个好孩子，常常帮助妈妈干农活干家务。自留田、自留地的活都是儿子干的，而且每年暑假、寒假还要参加队里生产劳动。前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回乡务农，农民见儿子年轻力强，为人老实，样样农活干得都很出色，就选他当上了生产队长。自从 O 知青来到队里后，队长经常在母亲面前夸 O 知青是如何如何的漂亮，为人是如何如何的真诚，劳动又是如何如何的刻苦，一个人在这里生活是多么多么地不容易，千叮嘱、万叮嘱母亲要多关心多照顾 O 知青。这使 O 知青感到很开心、很温暖、很感激。

O 知青真的很努力地自觉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当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实在太累了，才不得不休息一天，然后第二天又坚持着去参加劳动了。农民们见了都夸 O 知青吃得起苦，不怕苦、不怕累，是个好知青、好姑娘。队长和队长母亲见了心中更爱她了。

队长今年 20 岁，黑黑的皮肤，身材中等，体格强壮，长长

的脸上浓眉小眼，长长的鼻子、大大的嘴巴，脸虽长得一般，却有着青年男子的青春活力和阳刚之气。队长的家庭在全生产队甚至于全大队也是算得上生活水平好的家庭，父亲是位退休老职工，每月有几十元钱工资贴给家里，母亲在农村是件件皆能的生产劳动能手，是在家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勤俭持家的家庭好主妇。而且，队长母亲待人热情又能说会道，年轻时还曾当过一阵子妇女队长呢。现在见队里来了位如花似玉的城里姑娘，心想真是老天有眼，说不准与儿子有缘，成为夫妻，还真是前世修得来的福啊。何况，自己的儿子多么地喜欢 O 知青啊，每天要几次去 O 知青家，问寒问暖，找题找借口和 O 知青聊天。还常叮嘱自己要多多关心照顾 O 知青，虽队里下放的女知青有几个，但儿子就特别地喜欢 O 知青。

队长真的很喜欢〇知青，家里有何好吃的总亲自拿着往〇知青家里送，派工时总让〇知青干轻活，时常关照〇知青要注意身体、多休息，不久，还让〇知青当了队里的读报员和记工员。队长和〇知青谈话也较投机，他们谈人生、谈理想、谈前途。队长的理想是当一名军人，这理想不难实现，因为队长身体强壮、政治条件好，父亲是老职工、母亲是农民，自己是干部。〇知青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但这不可能，一是父母坚决反对，说父亲当医生当得被批斗的下场，女儿决不能当医生走父亲的路。二是当医生需要许多高深的文化知识，而女儿只是个初中生，不可能成为医生。因而当医生，对于〇知青来说只是一个奢望，一个梦想，不可能实现的梦想。队长耐心地劝〇知青，说虽当不成城里医生，可在农村当赤脚医生，同样可圆梦，实现理想，现在他没有权力可派〇知青去当赤脚医生，但他一定会努力，待他当上大队领导

后一定让 O 知青实现梦想。于是 O 知青鼓励他当个好领导，也感谢他为自己着想。

O 知青虽是如花如玉娇嫩的城里姑娘，但她一点城里人的架子也没有，很快地和农民打成一片。她每天除了到田头为农民读报、记工分外，还常常主动地参加劳动，半年下来，雪白的皮肤渐渐地被晒黑了，双手渐渐地长满了老茧。O 知青工作十分地认真，她对每个农民每天的劳动都记得清清楚楚。这让农民让生产队会计十分地满意。都说 O 知青办事，我们就放心。

O 知青在上初中时是全校出了名的美丽，是学校一枝花，曾有多位同学暗中追求她，写情书给她，她都一一回绝了，文革中，有一造反派头头看中她，向她求爱，也被她婉言回绝了。下放农村后，一些下放知青熟悉的不熟悉的都来追求她，也都被她婉言回绝。现在队长向她示好，特别关心照顾她，这在知青中，在全队农民中都广泛流传，都认为队长在追求 O 知青，但 O 知青认为，队长也的确格外照顾自己，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在追求自己，因为自己很美丽，最多也只是对自己怜香惜玉罢了。即使队长真的在追求自己，我也不可能嫁给他的。我将来要找就找个城里工作的、长得帅的青年作为我的丈夫。

在 O 知青下放的第二年，大哥结婚了，嫂子也是工人，新房就是自己家里。也是这年，大队里开始有下放知青上调回城，而 O 知青没轮到。第三年，大队里又有下放知青上调回城，O 知青名字被队长报到大队后，被大队干部抹掉，原因是家庭复杂，父亲是批斗对象。这年春季，全公社大搞农田水利建设。O 知青的生产队农田水利在队长带领下，农民干得热火朝天，短短一个多月已按规定按计划提前完成，队长受到大队领导、公社领导的大

力表扬。这天队长在公社开完表彰会后，与几位朋友在饭店里吃了许多酒，而后醉熏熏地回家，他没有回自己的家，而是直奔O知青的住处。O知青见队长醉熏熏来到，马上为他倒水沏茶。但队长却一头倒在O知青床上呼呼大睡。O知青急得连推带呼地想叫醒他，叫他快离开，但无济于事，于是拼命地拉他，“扑通”一声，队长被O知青拉下了床，仍趴在地上呼呼大睡，任凭O知青如何拉也拉不动。事也凑巧，这时有几位农民来O知青家玩，一踏进家门见队长衣衫凌乱躺在O知青房里地上，立即叫来队长母亲，在众人相助下好不容易地把队长扶到家里，然而第二天，不，就在这天夜里开始，“队长睡在O知青房里，床上被褥凌乱”的谣言四处传开，而且谣传中绘声绘色，加油加醋。有的甚至说队长和O知青早就发生过男女关系，他们早就是夫妻的了。O知青知道后大哭了几次，队长母亲知道后立即来劝O知青千万别把这当回事，自己干自己的，像往常一样生活就是了。而队长第二天醒来了知道自己闯了祸，害了O知青，主动上门向O知青道歉认错。这时的O知青身上长满嘴也都无法澄清事实、讲明原因真相的了。O知青十分痛苦、十分怨恼，接连几日病倒在床，闭门不出，是队长，是队长母亲叫来了赤脚医生上门为O知青诊治，是他们一连几日几夜守候在O知青身边，递水喂饭，喂药，这使O知青十分感动。

不久，此谣传传到了O知青父母家中，大家听了十分震惊，都不信O知青会干这种事，于是父母和妹妹赶到农村把O知青接回家。O知青如实地把事情告诉了父母哥妹，大家半信半疑，再三商量认为队长的家庭在农村是个不错的家庭，队长虽相貌一般，但他真心爱O知青，再说O知青经常得到队长母子无微不至

关怀照顾，O 知青在农村几年至今轮不到上调，看来回城希望不大，倒不如和队长结成夫妻，以后有机会当个赤脚医生，那么也是不差的，至少比当农民强多了。于是父母不但没谴责队长反而劝女儿嫁给队长算了。女儿在家里父母的劝说下，思来想去，父母的主意有道理。几天后，O 知青在父亲、妹妹的陪同下回到农村，向队长说明了想法，队长和父母亲听了喜出望外，当即满口答应，第二天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欢天喜地地谈论商量队长和 O 知青两人的婚事。从此以后，队长就正大光明地天天去 O 知青家，有时还送给 O 知青从乡商店里买来的花布，常常叫 O 知青去家里吃饭。慢慢地有时也干脆在 O 知青家过夜。他们虽然没有登记没有结婚，但大家都知道他们现在已和结了婚的夫妻没什么二样。队长母亲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她拿出所有的积蓄忙碌着准备置办儿子结婚所需的家具、烟酒糖果等事宜。这年国庆，队长和 O 知青结婚了。婚事办得隆重热烈。所有的大队干部，下放知青和生产队农民都参加了他们的喜宴。大家都来祝贺这对新人，尤其是祝贺队长福气好，桃花运高，取得美若天仙的城里姑娘当老婆。这年冬季农村征兵，队长果真实现了他的理想，很顺利地当兵去了。但 O 知青当赤脚医生的愿望还没实现。在队长当兵去的第二年，O 知青生下了一个儿子。O 知青于是更忙了，她白天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夜里还要照顾好儿子。两年后，队长从部队复员，儿子已三岁了，队长当兵回来仍然当队长，干着老本行，O 知青仍然当生产队计工员。而这时，O 知青在农村已有多年，黄中略黑的皮肤，额上脸上一条条皱纹，长满老茧粗糙的双手，似乎与农村家妇差不多，而此时，全大队的知青经过多次上调已所剩无几，一直至后来，队长始终没能当上大队干部，O 知青也

没能当上赤脚医生，但 O 知青却竟意想不到地上调了，公社领导考虑到她已成家，于是安排她进了一家社办厂工作。后来，落实政策，O 知青的丈夫——D 队长的户口也迁进了乡镇，成了城镇户口。户口是迁进了城镇，但工作却不安排，于是 O 知青找人托关系送礼物找门路，为丈夫找了几个单位的工作都是临工，每次工作都是高高兴兴地开始，怨声怨气地结束，丈夫不适合在企业工作，执意地回生产队继续当他的队长了。O 知青十分无奈只得早出晚归，早上去社办厂上班夜晚下班回到农村。这样干了几年后，社办厂转制，O 知青被买断工龄，下岗了。这时照她这个年龄，她这个初中文化的条件，要找到单位工作较困难的，她只能时常打临工，这单位干一阶段又到那单位干一阶段，干的全是重体力操作工的活。两年后，她实在找不到工作，于是又回到了她下放的农村，她在自己的家中和丈夫一起干农活了，虽然 O 知青的父亲、哥、妹为她安排了城市打临工工作，她回绝了，因为这里的农村是她的家，她的结果在这里。此时，O 知青已脱胎换骨地成了与当时下放农村时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成了一名农民、一名留守农村的下放知青农民。直至最后 O 知青也没实现理想当上一名城市医院的医生，甚至连赤脚医生也没当上。那么她丈夫呢，她丈夫实现了理想当了兵，但始终没能当上大队干部，因此也没有权力最终让 O 知青当上赤脚医生。但他们都努力过。他们至今仍在农村干活，O 知青至今仍留在农村。虽然，她是至今留在农村的下放知青中的极少数人，对于她，我们不能遗忘，对于他们的努力，我们不能淡忘或者漠视，他们毕竟是激情岁月中高喊“扎一辈子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下放知青中留守农村的城市青年，是实实在在广阔天地里艰苦奋斗的共和国建设者们。

Q 知青是一名高中生，来自 H 城市一所中学。说是高中生，实际文化程度是初中生，因为当他升入高中时便开始文革，后来上山下乡运动中是 H 城市第一批下放农村知青中的一个。Q 知青出生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父亲是一名工厂普通工人，母亲是一位商店职员。父母亲都不识字、无文化，因而千方百计要想让儿子学文化，自己省吃俭用，为儿子提供创造优裕的条件，除儿子学习用品一应俱全外，还为儿子买了许多课外读物，常常为儿子请家教。但尽管父母如何省吃俭用为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儿子的成绩一直是很普通、很一般。儿子性格很内向，不善于和人交流、交友，甚至于与父母交流也很少，因而对他在学校的表现、学习成绩很少了解，有时，直至老师家访时才知道儿子学习放松了，有两门功课不及格了，于是心急火燎地立时去请家庭老师来帮助儿子补习。儿子校内校外朋友都很少，虽朋友是少了点，但也平安无事。其实，儿子性格虽内向，言语很少，学习却是很努力的，虽然平时测验常有不及格补考，但是年年升级。特别到了初三，Q 知青主动向父母提出要请家教。父母听了自然是十分地高兴，立即四处奔走，请来了家庭老师为儿子补习功课。儿子虽和家庭老师很少交流语言，但看得出，儿子很努力，每天深夜还在灯下用功呢，每天夜里儿子什么时候睡觉，父母不知，儿子补习后学习成绩到底怎样，父母也全然不知，但中考结束后，儿子考上了高中，这是儿子为父母争气，是父母莫大的光荣，也是父母最大的骄傲。于是父母下定决心，加倍关爱儿子，常常叮嘱儿子要加倍努力，为父母争气，争取考上大学，彻底改变家庭现状。当儿子真的要加倍努力地学习时，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是全校师生停课参加文革运动。待学校恢

复上课，当Q知青坐进教室准备努力学习时，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不久，Q知青和全校学生一样，高喊口号，背着铺盖、戴着大红花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父母愿望被落空，儿子理想被落空。但也无奈，因为比Q知青更优秀的学生大有人在，他们也都和儿子一样地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啊。

Q知青去农村这天，父母为他买了许多许多的干粮。火油炉和许多肉干。主要是如果儿子一时烧菜烧饭烧不熟就吃干粮和肉干。这样还不算，Q知青母亲还特意请了10天的假，专门教儿子烧菜煮饭、洗衣服。待儿子的确会做了才离开儿子回城里家中。父母最担心的是儿子遇到困难不吭声，不向队长说，自己默默受苦。临走，把儿子情况详详细细地向队长和儿子师傅说个清清楚楚。

父母离开了Q知青，Q知青开始一个人过起了独立生活。他参加劳动积极，做任何农活，从不计较，只要队长分配的话，他都默默无声地去努力干，正由于他性格特别内向，整天沉默少言，就更加引起队长、师傅、农民的注意，都说他人老实，肯干苦活、脏活，大家都愿意帮助他，照顾他，都尽量的不让他干重活。Q知青在农村一个阶段后，他的老实名气到处传说。虽说平时很少有下放知青或生产队农民和他交流、聊天，但大家都认为他是好人，没有一个人欺侮他。

Q知青虽性格内向、沉默少言，但他内心还是很热情的，凡有人求助于他，他会毫不犹豫地尽力帮助。一次，一户农民售猪给下伸店（小商店）请他帮助算账能得多少钱，他爽快地一口答应，立即用纸和笔算了又算，很快，十分准确地算出了这户农民应得钱数。另外几户农民找到他要他帮助算他们劳动了半年应得多少

工分，很快他就算出了他们应得的工分数，这个工分数和后来会计算出的数是一样的准确无误。于是Q知青不但人老实而且热心助人的名气更传向四方。Q知青不管人们如何说他，如何赞美他、评价他，他仍像以前那样，沉默少言。

时间过得很快，一年过去了。再说Q知青的父母自离开儿子回到城里家中后，常常为儿子在农村独立生活而担忧。暗底下悄悄地为儿子找对象，想让儿子在城里找个对象，早点成家，早点生个大胖儿子，父母也就放心了。但事情并非像Q知青父母想的这么简单，当时，一位下放农村的知青，尤其是男知青，要想找个城里工作的对象谈何容易，退一步说，要想找个下放农村的女知青也困难。一些下放农村的女知青宁可嫁给农民而不愿嫁给男知青。因为农民干活胜任，工分挣得多，能养家糊口，而且一家老小全在农村，生活上有依靠、有照顾。男知青则不然，劳动不熟练，工分挣得少，自己也难养活自己，怎么再能来养家糊口呢。

父母为Q知青找了一年对象都没找成。于是把这想法告诉Q知青，Q知青嘴上不吭声，心里明白，父母年纪大了，要自己早点成家，想趁还干得动，早点领孙子。但自己是下放知青，虽努力劳动挣工分，一年下来却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生活，更谈不上照顾老婆、养家糊口的了，能有谁肯嫁给自己啊。

Q知青所在生产队队长是位年岁已大的老队长，他只有一个女儿名叫小花，已初中毕业，由于学校停课、学生上山下乡，女儿也只能回到农村参加生产队劳动了。女儿长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队长夫妇为女儿婚姻也着实担心，曾再三托人为女儿介绍对象，女儿总是不称心，总没成功。队长夫妇虽担心女儿婚姻，但无奈，只是心里干着急。但说也奇怪，自从Q知青下放到生产

队，女儿相识他后，似变了一个人一样，像与 Q 知青有谈不完的话，Q 知青越是沉默少言想避开女儿，女儿却越是接近他，找他谈话，特别女儿看他很老实，又听到许多人表扬他说他是助人为乐的大好人时，就更加主动接近他、了解他，但 Q 知青却不知也不觉，对队长女儿只是不冷不热，后来他俩接触多了，队长女儿更加觉得，Q 知青老实，乐于助人，是个难得的好青年，更喜欢他了，时不时地跟着父亲到 Q 知青家去白相，帮助 Q 知青洗衣洗被做家务，小花时不时地从家中拿些好吃的给 Q 知青吃。日子一长，两人混得十分热络，小花有时把 Q 知青的家当做自己家一样，和 Q 知青一起煮菜烧饭，一起同桌吃饭。

在农村，一个农家姑娘，常常主动地到单身男知青的家中帮助忙这忙那地干家务，一起同桌吃饭，难免要遭来一些农民的风言风语。尤其是队长的女儿，一个干部的子女，单身一人常去单身的知青家中，一呆就是半天，人们当然要流言四起了。有人说 Q 知青真福气，天上掉下个大姑娘送给他，有人说，小花嫁给这样一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人要受苦一辈子的，甚至有人说 Q 知青是呆人有呆福，是他前世修得的福，小花多好的姑娘，怎么嫁给了他。种种言论都有。小花，在生产队里是众多小伙子追求的对象，她有知识，是全队农民中唯一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位初中生，有地位，父亲是队长，她是干部子女，劳动是能手，她虽才从学校回来只参加了一年多劳动，但她自小就在农村长大，样样农活都会干，而且十分勤快，更动人的是她性格活泼，身上充满青春活力。有这么多的优秀条件，哪个小伙子不爱她，不追求她呢？但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队里许多优秀的小伙子追求她，她却谁也看不上。自从 Q 知青来队里后，她却竟

看上了这么一个下放知青，这不仅是所有小伙子都料想不到的，就连自己的父亲也料想不到，至于Q知青更是料想不到的。Q知青见小花经常来自己家玩，做这活干那活，主动与自己套近乎，谈话聊天，甚至一起同桌吃饭，有时找机会向自己表白爱意。心里既激动又高兴。想想自己父母不是常在为我找不到对象而担忧吗，现在小花这么好的姑娘追我，我不能放过这机会，我要试探小花是否真心爱我。一次Q知青和小花吃饭时对小花说小花样样都优秀，自己配不上她的话。小花心想，Q知青是否婉言回绝自己与他交朋友。于是思考再三后回家把自己如何爱上Q知青，却遭到Q知青如此答复自己的事向父母说了。队长听女儿这么一说火冒三丈，立即赶到Q知青家问个明白。当Q知青向队长详细解释后，才知这是误会，是小花错怪了Q知青。队长干脆趁机向Q知青挑明自己女儿爱上了他愿意和Q知青交朋友的意思。Q知青自然是高兴都来不及，当即满口答应，并向队长表示自己将用一生来待好小花。从此，小花和Q知青公开地谈起了朋友。他俩谈朋友在农民眼里是知识分子的结合，Q知青是高中生，小花是初中生，他们是全生产队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是知识分子。他们又是城乡结合，Q知青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小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一位十足的农村姑娘，他俩结合是代表着城乡结合。他俩又是十分有缘，小花姑娘很优秀，这么多小伙追她，她谁也看不上，偏偏就看上了沉默寡言的Q知青。这就说明他俩有缘，十分地有缘。Q知青和小花谈起了恋爱，他们常常是在夜晚收工回家，当人们在家乐悠悠地休息时，他俩漫步在河堤上芦荡边或是在大树下、小河边，卿卿我我，窃窃私语，缠缠绵绵，这是与当时农村小伙姑娘躲在家里悄悄地谈恋爱截然不同的。

一段日子后，小花父母已开始为女儿准备嫁妆，Q知青也专门回家向父母说明情况，当父母知道儿子有了对象，且女方父母已在为女儿准备嫁妆时，买了许多补品立即随儿子一起赶到农村与女方父母见面，商量儿子婚事。这年年底Q知青与小花结了婚，在村里办了几桌酒，双方家长见面有说不完的话，全村人都来庆贺，婚事办得虽简单但十分热闹。

第二年 Q 知青和小花便有了爱情结晶，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人们都说女儿长得很可爱，脸蛋和小花一模一样。现在小家庭多了个可爱的女儿要热闹多了，Q 知青和小花在家的时候大多时间总是围着女儿转，抱小孩、换尿布、洗衣服、喂奶粉……忙得不亦乐乎。原本性格开朗活泼的小花，话更多了，有时候，虽女儿听不懂，却爱和女儿说说话。而 Q 知青呢，还是老样子，一天到晚沉默寡言。后来女儿大了，性格就像 Q 知青，内向、沉默少言。

在女儿 8 岁上小学那年，Q 知青上调了，原来他是可以上调到 H 城市父母身边的，但是父母退休了，来在农村 Q 知青家中生活。而小花的父亲年纪大已不当队长了，母亲有病需父亲照顾。最后 Q 知青和小花一合计，Q 知青向公社提出上调乡里商店工作，大家可以互相照应。不久 Q 知青如愿以偿，就在乡里一家商店上班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自己父母、小花父母加上自己、小花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其乐也融融。两年后，Q 知青又想方设法把小花安排进自己商店干临时工。接着又在乡里离自己上班的商店不远处租下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干脆把双方家长都请到乡里，大家生活在一起。至于农村的自留田、自留地就全由 Q 知青和小花两人种。夫妻俩也的确很忙，既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孩子，既要上班挣钱

还要去农村种地，可能是许多年艰苦的农村生活，也可能是常年辛苦劳作的缘由，夫妻俩已过早地显得衰老，头上已有许多白发，脸上布满皱纹，Q知青甚至已驼背了。

在女儿初中毕业这年，Q知青单位转制，自己下岗，小花被辞退出来，夫妻俩一合计，决定女儿和Q知青父母继续住在乡里，女儿在乡中学上学，父母照顾孙女。小花父母和他们一起回农村，夫妻俩一边种田，一边在家养猪养鸡养鸭，靠勤快干活多挣钱使家中生活尽量过得幸福些，为女儿读书创造良好的条件。夫妻俩一天到晚地忙着、天天忙着、年年忙着，直至现在，他们仍在农村忙着，对他们来说人们本来就应该忙碌，忙碌就是他们人生的责任。

现在虽然Q知青已到了退休年龄领到了退休工资，女儿也已结婚成家，应该好好享受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的了。但是他们夫妻仍旧还坚持在田里干活，仍在家中养猪养鸡养鸭，仍旧天天忙碌着、一起在忙碌着。Q知青身上当时下放知青的迹象和气息早已荡然无存，在他身上只有农民的朴实和勤劳，他们觉得勤劳忙碌才是最实实在在的生活。

S知青来自于Y城市一所中学的一名高中毕业生。他和O知青同时下放在同一公社同一大队同一生产队。S知青的父亲在一家百货商店当会计，母亲是一名小学老师。S知青虽是独生子，但父母从不溺爱他，常常教育他要勤俭节约，不要乱花钱，要做家务，听父母的话，要刻苦学习，多学文化知识。S知青在父母教育引导下学习很努力很刻苦，上小学时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而且跳了一级。上初中时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员，上高中时当上了学校的团支部副书记。当他上高三时，全力以赴地准备复习迎

考努力考上名牌大学时，文革开始，接着是停课闹革命。文革开始时，S 知青和父母曾斗志昂扬激动振奋地加入了造反派队伍。常常参加各种会议、各种活动，也常常振臂高喊口号，狠批四类分子、走资派。同街邻居、同事、同学、亲戚、朋友、熟人，见了他们都满脸堆笑地主动热情和他们打招呼，都十分敬重他们。他们也感到光荣气派、得意洋洋。每天一家人在一起总是谈论参加造反、参加批斗的感受和体会。每天早上一家人都小心翼翼地戴上红臂章，晚上回家，睡觉前又小心翼翼地脱下红臂章，然后毕恭毕敬地放进床头柜抽屉中，因为他们人人都知道戴上这红臂章走出门去，这主要的并非是神气、威严，最主要的是种政治待遇、权力和象征干革命。在不论什么场合，戴红臂章的遇到戴红臂章的，就互相知道对方是革命同志、是一个队伍里的自己人。不戴红臂章的遇见戴红臂章的，要主动热络戴红臂章的革命同志，尤其是被批斗对象，见了得主动避让，以防不测被抓了批斗。S 知青一家三口人人都加入造反派组织，人人都戴着红臂章，人人都在干革命，他们是革命的家庭。

但是就在他们加入造反派组织的半年后，在他们人人都得意的时候，S 父亲单位的造反派了解到 S 知青的父亲有海外亲戚，于是找了 S 知青父亲几次谈话，要他主动坦白。S 知青父亲爽快地承认了的确有亲戚在海外，但许多年互不来往，到底是什么亲戚关系已说不清道不明了。造反派是不管这样的，他们需要的是只要 S 知青承认有海外关系，那么就说明他是混进造反派队伍的阶级敌人，要批斗的敌特分子。于是 S 知青的父亲立即被造反派抓了起来，关在一间黑乎乎的，夜里只点一盏小油灯的屋子里叫他写检查、坦白罪行，S 知青父亲一下子由造反派、革命者成了

反革命、特务分子，这很可怕、后果很严重。虽然没多几日，父亲被放了出来，但全家人已没有了往日的激昂和兴奋，大家变得沉默寡言，但很快 S 知青的母亲也被开除出造反派组织、写检查、揭发丈夫敌特罪行，S 知青也被学校开除出造反派组织，并且还不让他到学校上课，只许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就这样，S 知青心情也一下子从沸点跌落到了冰点。他整天耽在家里洗菜、煮菜、烧饭干着家务。空下来时，就久久地望着窗外远处，呆呆地望着，母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儿子一下子从革命造反派成了看管对象，不能去学校又不能上街，整天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很可能要生病。于是偷偷送儿子到农村亲戚家去住一些日子，在那里无人瞧不起他，更无人责骂他，而更多地能得到亲戚的关心和照顾。

S 知青跟着母亲坐了两个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来到了一个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村落。这里就是他的乡下亲戚住的地方。乡下亲戚是 S 知青的姨妈。她见姐姐领着 S 知青来做客，十分热情地接待了。姨妈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有两个儿子，都是初中毕业后因文革停课先后回到农村务农的。这两个儿子性格脾气都像妈妈，他们见 S 知青的到来，都热情主动地和他一起玩耍。姨妈的村庄坐落在偏远山区，风景特好，有山有水，有树有花，有各种飞鸟，特别是春天晴好的天气，风景真是美极了。在蔚蓝的天空上，飘着一朵朵白云，远处是草木葱茏，开放着各种鲜花的青山，近处是一陇陇长满碧绿麦苗和一片黄澄澄花儿的油菜田。田边不远处，是宽阔的河流，河流边草地上有三五头牛和马，一群羊慢慢地吃着鲜嫩的草。两三个农民正在田里忙碌着。多美的地方啊！就像画里一样的美。S 知青感到来这里玩，真让他兴奋、激动和陶醉。S 知青在姨妈处尽兴地玩，他在姨妈两个儿子带领

下去山上采野果子和各种鲜花，去草地骑牛骑马，去田里捉蝴蝶和蜜蜂，去河滩钓鱼和钓虾。心情十分的愉快，把苦闷和烦恼忘得干干净净。但在姨妈家玩的日子里，他也了解到当地农民虽致力于发展以粮为纲的农业生产但收入仍不理想，生产队里有些人干了一年活，到头来还要透支。不少农民只能自己劳动维持着自己的生活。他很同情这些生活困难的农民。在姨妈家玩了一个阶段后，妈来接他了，因为学校已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要 S 知青立即回校。于是 S 知青跟随着妈妈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姨妈一家人，离开他十分依恋的村庄，回到了 Y 城市家中，回到了许多日子没有去上过课的学校。

S 知青回校不久，便和学校的许多学生一样胸前戴着大红花在父母陪同下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匆匆忙忙地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S 知青为何要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匆匆忙忙地来农村呢。因为 S 知青自姨妈农村处回校后，在一次和同学谈话中无意间提到了他了解到在姨妈农村中有农民干了一年活还要透支的话。他说时无心，听者却有心，有人立即去向学校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汇报。S 知青立即被学校召开的大会批斗，写检讨。有人还提议，把 S 知青的父亲一起抓来，让父子俩戴高帽游街。S 知青吓得心惊肉跳，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来学校上山下乡领导班子研究后认为 S 知青早些下放农村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改造灵魂较合适。于是很快，S 知青和许多学生作为第一批下放对象奔赴农村去了。

S 知青到了农村，被生产队安置在一间新搭起的泥板墙草屋里。靠门口一堵泥灶，灶边一口水缸，灶对面靠墙一张桌子两条木板凳。靠屋子里边即是两堵泥墩架着一张竹榻，算作是一张床

了。整个屋子黑洞洞的，只有当门敞开时，才能看清屋子里的一切。正是这屋子太暗的缘故，队长特意请电工在屋内装了盏电灯。队长对 S 知青说，全队没有一家农户装电灯，为他装电灯是格外照顾，而且 S 知青在白天也可以开灯。S 知青家人见队长这么说心里已是感激不尽，对队长表示感谢。

S 知青是个有文化的聪明人。他来农村是有准备的，他不但完全可以学会独立生活，而且能够学会劳动技术，能够过艰苦生活。他坚信自己一定能克服困难成为生活的强者。他笑着对父母说，自己长大了，而且又有文化，在农村锻炼也有好处，自己完全能够适应农村的，请父母放心回去。父母离 S 知青回家去了，S 知青在农村在这里开始了他接受再教育的生活。

S 知青下放农村的第二天就开始下田干活了。他在农业生产劳动上的师傅是位贫农代表，文革时曾去公社大会上多次忆苦思甜，是位政治上过硬的老农。老农夫妇都在农田干活，他们有个女儿名叫小意，正在乡里一所中学上学。夫妇俩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十分地疼爱，女儿用功读书，从一年级到现在的初二，从没留过级，父母为女儿努力学习感到高兴，一心一意地要让女儿读上大学，做个有文化知识的人。在 S 知青未来农村前，师傅女儿小意是村里人眼里最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现在 S 知青来了，S 知青是高中生，高中生要比初中生文化高深得多。因而人们眼里真正的知识分子是 S 知青，而不是小意。S 知青每天努力地跟着师傅干农活，空闲的时候掏出口袋中的小笛，轻轻地吹上一曲，轻曼悠扬的乐曲随风飘扬开来，引得劳动的农民放下手中活来静静地听着。S 知青会吹笛子，也是在他去姨妈家玩时姨妈的大儿子教他的，待他学会后就大方地把心爱的小笛送给了 S 知青。S 知青有了这支

小笛，使生活增添了色彩，他在空闲时、烦恼时、高兴时都要掏出小笛吹上一曲。S 知青在队里参加劳动累了歇息时也吹上一会，这样不但自己觉得全身轻松了许多，而且让其他听他吹曲的农民也可在享受中使身体放松放松。

S 知青劳动积极勤奋，干活时又吃得起苦，任劳任怨。如割稻，一天下来手上就会长满水泡，队长劝他第二天休息，他仍坚持着参加劳动。挑稻，一天下来，肩上磨出了血泡，大家让他第二天休息，他不肯，仍坚持和农民一起挑稻。队长、师傅、农民没有一个不夸他的。半年下来，S 知青已全部学会了师傅教他的一切农活。虽只是半年，这短短的半年时间，可就把他的脸晒黑了，劳动把他的双肩双手长满了老茧。他，正像自己说的是农村生活中的强者。一天，S 知青和师傅一起劳动，中间休息之时，S 知青照例掏出口袋中的小笛吹起了《敖包相会》的曲子。正巧师傅的女儿为父亲送点心来，听到 S 知青动听的乐曲时，愣住了，她连连夸奖 S 知青吹得好。但不知谁去大队部告发，第二天，有大队干部来调查核实 S 知青昨天是否用笛子吹了黄色歌曲。师傅和女儿挺身而出肯定地保证说没有的事，这位干部又问了许多农民，都说没这回事。最后因证据不足，此事不了了之。S 知青吓得再也不敢吹笛了，师傅和女儿表示为他撑腰，支持他让他放心地尽管吹笛。使 S 知青很受到感动。

无巧不成书，无缘不相识。师傅女儿自见了 S 知青一面后竟喜欢起 S 知青来了。但她又不好意思跟父亲说，更不好意思对 S 知青说。于是思来想去想办法要多与 S 知青接触。最后她想出了个让父亲出面请 S 知青为她补习辅导功课的办法。这样，便可名正言顺地常与 S 知青在一起了。她的办法也真灵，父亲听她一

说，立即答应，马上跑去和 S 知青说了。S 知青一听，师傅来请自己去为他女儿辅导数学功课，当然应该，于是立即表示同意。没几日后师傅的女儿小意就主动去 S 知青家请他补习。帮小意补习辅导初中数学功课，对于读书读到高中毕业且成绩向来优秀的 S 知青来说不是难事。S 知青一下子就很快切入题意，头头是道地对小意辅导。并且还时不时地问小意懂不懂，时不时地耐心解答小意提出的问题。这样，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一月两月，经过 S 知青的两个月的辅导，小意功课进步很快，一次班里数学小测验竟得了全班第一的成绩。乐得小意和父母都高兴得直夸 S 知青聪明，有知识，肯帮助人，是个好青年。此后小意去 S 知青家请他辅导更起劲了，S 知青当然也是尽力的。最后期中考试，小意原来功课最薄弱的数学，竟考了个全班第三名，这是小意从来没有取得过的数学成绩。小意父母知道后对 S 知青又是感激又是欢喜，提出让 S 知青做他们的干儿子。S 知青一口答应。从此，小意就可经常大大方方地随时都可去 S 知青家了，也不怕别人流言飞语，因为妹妹去哥哥家是天经地义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晃几年过去了，小意也快要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了。而此时的 S 知青已完完全全地成了一名老农民了。为了让女儿小意顺利考上大学，这年冬天师傅夫妇商量让女儿早些作高考准备，决定让 S 知青尽量多些时间辅导女儿功课。于是女儿天天往 S 知青家跑，天天晚上请 S 知青辅导，尤其是学校放了寒假后，小意更是往 S 知青家跑得勤了。甚至有时干脆一天三餐在 S 知青家吃，小意父母虽知道女儿这样做不太妥当，但为了女儿学业、为了女儿顺利考上大学，他们也感到无奈。寒冬的天气很冷，冬天里空旷农村的寒冬更冷，更何况没有一点取暖设备的 S 知青的家里是

十分寒冷的，唯有那一盏亮堂堂的电灯显示出稍有一点热量和温暖。这天夜里又忽然下起了雪且越下越大，夜深人静，在 S 知青草屋里电灯下，S 知青正在认真地为小意辅导着数学。辅导结束，小意忽然想到了要回家，开门一看满天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正下得起劲呢，看来已无法回家了，于是只能在 S 知青家里过上一夜，到明天再说了。但是一男一女，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姑娘，在一起过夜且整个屋子十分寒冷的情况下，只有一张床啊。更何况这一男一女常在一起，互有好感的情况下呢。这时 S 知青坚决让小意睡床，小意首先主动地睡进了床上被窝中，而 S 知青自己忍着寒冷伏在桌上。小意睡了一会儿见 S 知青这样很是过意不去，穿衣起床硬是拉着 S 知青一起上床睡在一个被窝。这天夜里小意和 S 知青睡在一个被窝发生了他们两位男女间不该发生的关系。第二天一早，小意的父母在 S 知青家找到了女儿，知道了一切。于是一方面劝女儿冷静别急，还是应该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大学。一方面当即征得女儿、S 知青同意，立下意愿今后不管怎样，他们俩人一定要成为夫妻。因而此事平静了下来。因为下大雪又是一大早，农民还没起床，此事无人知道，只有小意父母知道。小意呢，仍像平日一样，常去 S 知青家请 S 知青辅导。日子一天天很快过去，一转眼，小意要高考了。但不管 S 知青尽力辅导，小意如何勤学，小意总是学习不专心，成绩上不去。最后高考落榜。小意回到了农村家里，参加队里农业生产劳动，师傅夫妇见女儿没考上大学最后还是回到农村。于是和女儿、S 知青商量干脆结婚成家得了。S 知青立即叫来了父母，两亲家见面，又亲热又客气地商定了儿女的婚事。这年新年，S 知青就和小意结了婚。新房就在小意家。第二年他们有了个女儿。两家

人家都为小女婴的到来而快乐无比。小意的父母岁数大了，不能再下田干活了，小意父亲又得了哮喘病，小意夫妻又要抽空去照顾小意父母，帮他们种自留田自留地。这时 S 知青的父母已都退休，他们就干脆和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当 S 知青的父母到农村儿子儿媳处生活时，儿子却上调到了公社社办机械厂工作了。于是儿子白天去公社机械厂上班，晚上下班回到农村家中，儿媳白天参加农业劳动。孩子由公公婆婆领。全家人忙是忙了点，但很满足、很快乐。

小意回队劳动几年后，因她是队里唯一的高中生，大队部经研究，让她当了名生产队会计。小意干会计工作是很得心应手的。所有账目都计算得很准确，很清楚。赢得全队农户的一致好评，后来，小意又当上了大队会计，一直当到了 S 知青退休。

S 知青退休后，妻子小意已从大队会计岗位上退休了。他们的女儿考进了 H 城市的一所艺术学校上学去了。S 知青夫妻为了更好地照顾两家老人，他们干脆和两家老人一起在村里生活，他们整天忙忙碌碌地既要种好两家的自留田自留地，又要照顾好两家的老人。他们夫妻俩至今仍恩恩爱爱地生活在农村。他们为自己的女儿能考上大城市艺术学校而骄傲。因为女儿比他们俩都强，他们并不羡慕和向往着许许多多的下放知青上调回城过着幸福的城里人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命运将他们结合在一起，命运使他们留守在了农村。这里就是他们真正的家，农村就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家。他们，尤其是 Q 知青也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农民了。

## 后记

1968年，当文革开始三年后，学生们接到通知相继返校复课闹革命，相继办起学习班，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经常给学生忆苦思甜，上政治课。不久便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于是街头、学校到处张贴着宣传标语和学生上山下乡决心书。街中心广场的宣传台上经常有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娱节目演出。学校广播里整天都在不断地播放着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内容。全校各年级各班都积极动员学生表决心，请老农民、老知青、农村干部来上课，请他们谈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情况和参加建设的体会。全校学生意气风发，干革命决心大，干革命劲头足，在许多次的学校会议上高举手臂、高喊口号，坚决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

1968年9月开始，我们初中学校学生除了极少数留在学校继续学习外，其他学生，开始陆续分批去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14号这天，是个难忘的日子，我和许多同学作为第一批下放知青，一起乘坐两条机帆船直奔J公社，从此在这里开始了我们漫长的接受再教育的农村生活。

我下放的这个村离乡集镇较远。我和其他八位外地来的知青的到来，让农民们感到特别奇怪和新鲜。在村沿河两岸站满了人。

我们先在大队部休息，不久，各生产队队长来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向下放知青一一介绍后，大家就各自跟着来引领的队长去生产队报到。我下放在第八生产队，和另一位外地男知青住在一间平房里。在以后的几年中，我所在的大队几乎每年都有知青下放来这里。全大队下放知青最多时共有 30 多人。下放知青的到来丰富和活跃了农村生活。同时，也使下放知青在农村艰苦的生活和劳动中学到了农民们吃苦耐劳、勤奋、诚朴的品质。我是 M 大队第一批下放知青中的一个，也是 M 大队最后一批上调回城的知青中的一个，我在农村整整十年，直到 1979 年 1 月才上调回城进厂工作。由于长时间生活在农村，因而在农村亲眼目睹了一批批知青的到来，又一批批知青的上调回城，亲身体会到下放知青在农村的生活感受，亲自看到和听到或是了解到下放知青在农村经历的各方面各种事情。而其中许许多多事情，是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不了解、不明白的，于是从中挑选出一些事例，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个时代，不忘那个时代，记住那个时代的下放知识青年。

本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吕锦华、俞前、沈文荣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吕锦华、俞前同志分别为本书作了序，沈文荣同志为本书作了认真修改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是我在连续 3 个多月的时间内，依靠不断回忆、不停写作，一口气写成的，加上本人文字功底浅，因而不足、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广大读者谅解和指正。

作者 2009 年 7 月于吴江

# 回望激情岁月

著 者：马定海

责任编辑：于二辉

装帧设计：雪 妮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盛达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7.625

字 数：2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335-1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3.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